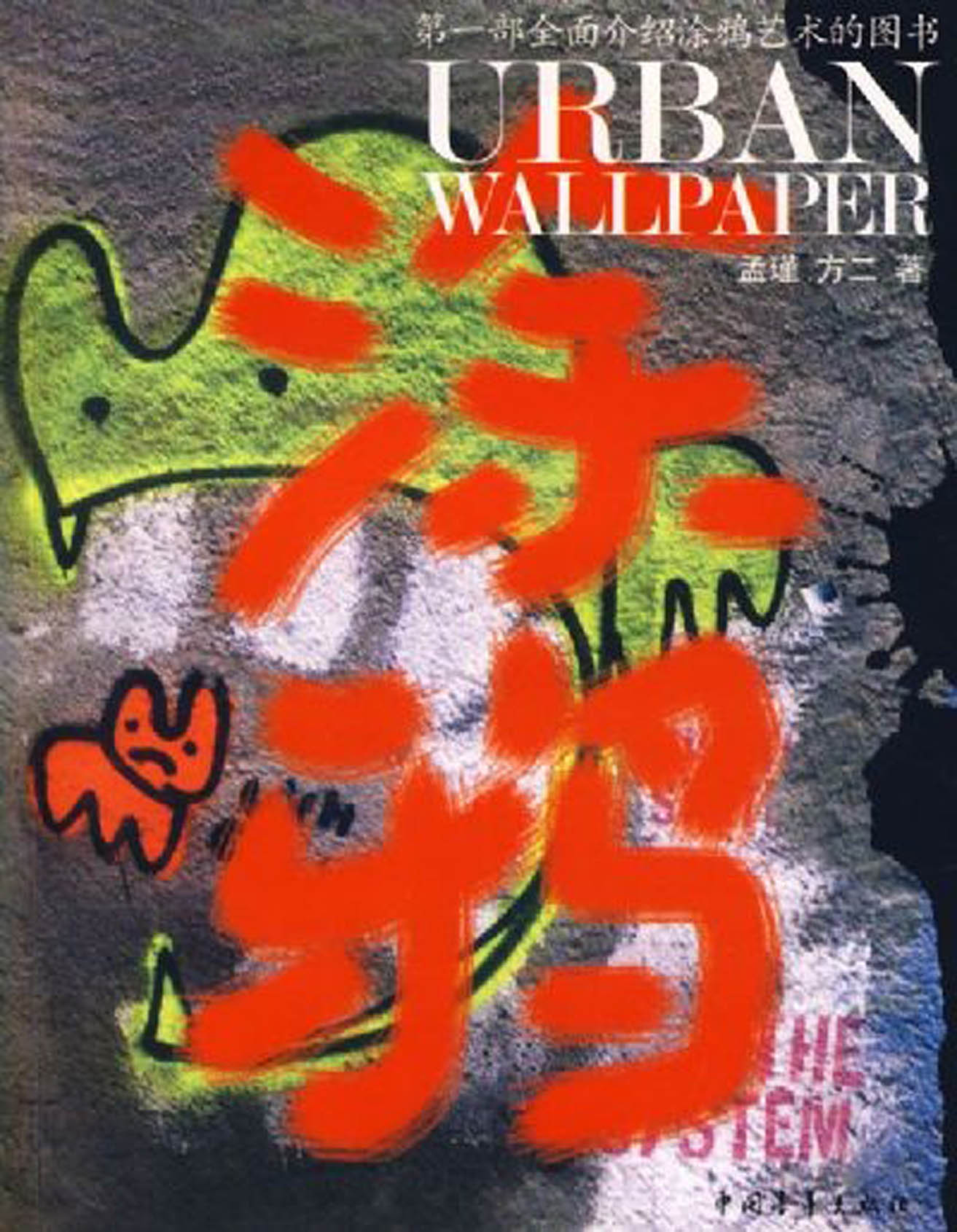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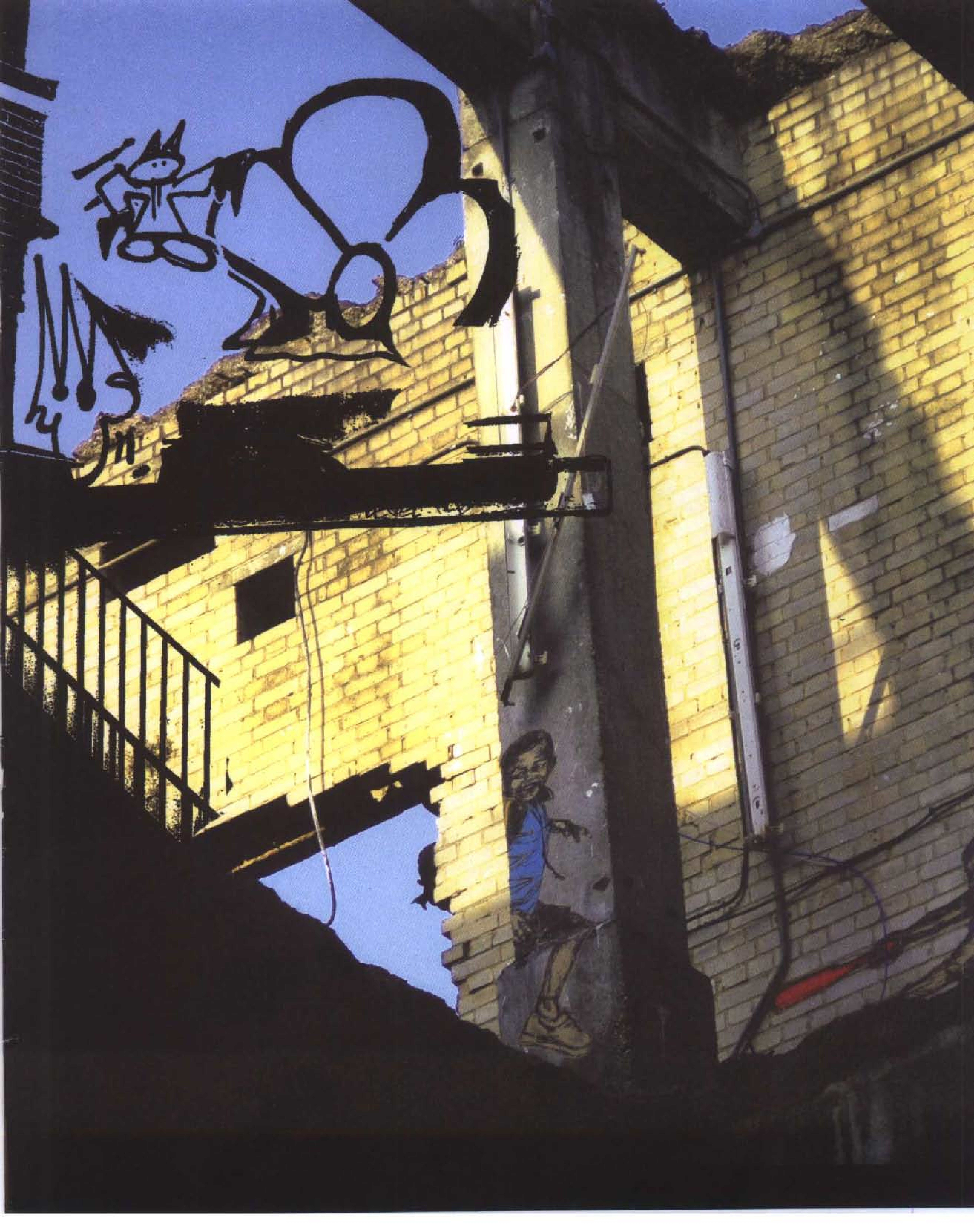

第一部全面介绍涂鸦艺术的图书
URBAN
WALLPAPER
孟瑾 方二 著
涂鸦
中国青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钦 仁
摄　　影：孟　　瑾
　　　　　方　　二
装帧设计：**FakeDesign**

[目录]





Nothing can last forever,
When the sun shone in all its splendour,
It disappears in the oce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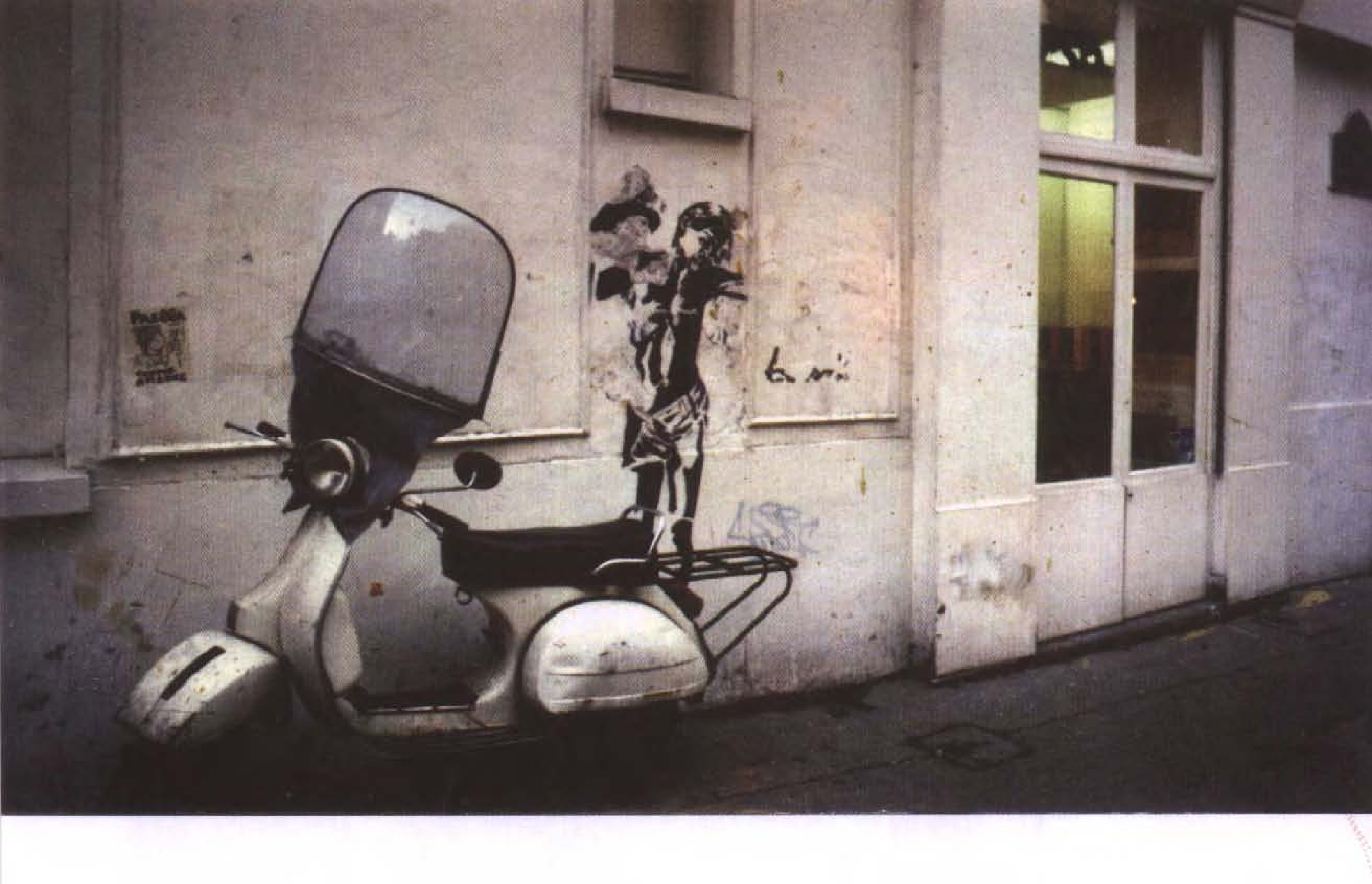
（涂鸦文字，发现于古庞贝城朱里亚斯官邸的入口处）

In the spectacular surrounding,
look only meets the things and their prices.

（涂鸦文字，发现于 1968 年 5 月的巴黎）







序 Blek Le Rat[①]

涂鸦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我们在世界的许多城市中发现了涂鸦的踪迹，而且我们了解到，很早以前涂鸦就在各个地方存在着。

在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附近的古城——庞贝，这里的墙上所留下的涂鸦是欧洲发现最早涂鸦行为的记录。这座意大利古城建于基督诞生之前，由于公元前79年8月24日的维苏威火山爆发而被长期埋葬在熔岩底下。这一灾难却为我们完整地保留了罗马人在那段时期的生活记录。

在1960年，现代城市涂鸦开始有了自己的审美取向，我们应该感谢法国艺术家Greard Zlotykamien和美国的Taki183。人们不仅是在墙壁上留下文字来表达自己，而且新的、图像感的涂鸦也随着都市的发展而逐渐成熟。直到今天，这种对审美的追求从未间断过，没有一座城市的艺术家不试着在自己的城市的墙壁上创作。这是一个最大规模的艺术运动，来自世界各地数不清的艺术家参与中。



1981 年，我在自己所生活的城市——巴黎，第一次尝试创作。我选择了一种非常古老的方法，这种技巧就是纸模（Stencil）。在当时还没有人使用这种古老的制图方式来制作涂鸦。纸模的原理是利用厚纸板或者已有轮廓的纸张来复制图像。在从前，纸模技法是使用毛刷来上颜料，而我当时突发奇想，改用现代的喷漆来取代旧有的工具。纸模涂鸦的最大优点在于它能多次地在不同地点重复使用。而图像能获得的最大功效就在于，同一个观者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看到同一个图像。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图像时，可能没有感觉，但当我们再一次看到时，我们会自动开始识别它的存在；如果再有几次，它就可能进入我们的心灵，引发我们的想像力并调动我们的幻觉意识。纸模涂鸦就是在一种自由的气氛与游戏的心情下所产生的艺术，但这种为大众创作的艺术并不受到金钱和名利的驱使。

到了 1984 年，在我用纸模创作街头涂鸦几年之后，我惊讶地注意到，城市的墙壁上慢慢出现了其他艺术家使用纸模创作的作品。这股潮流逐渐影响开来。先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的德国，然后英国在 90 年代开始有大量的纸模涂鸦艺术家参与进来，最后影响到美国，纸模涂鸦在此呈现出高度的发展。今天，几乎在所有的城市里参与创作涂鸦的艺术家或多或少都使用了纸模技术。

Tag 和 Graff 起源于美国。喜欢绘制 Tag 的人，绘图的动机犹如一种生命本能上的需求。他们需要被特定的群体所认可，而并不太关心其绘制的东西是否被一般人识别或者被读懂。对于没有接触过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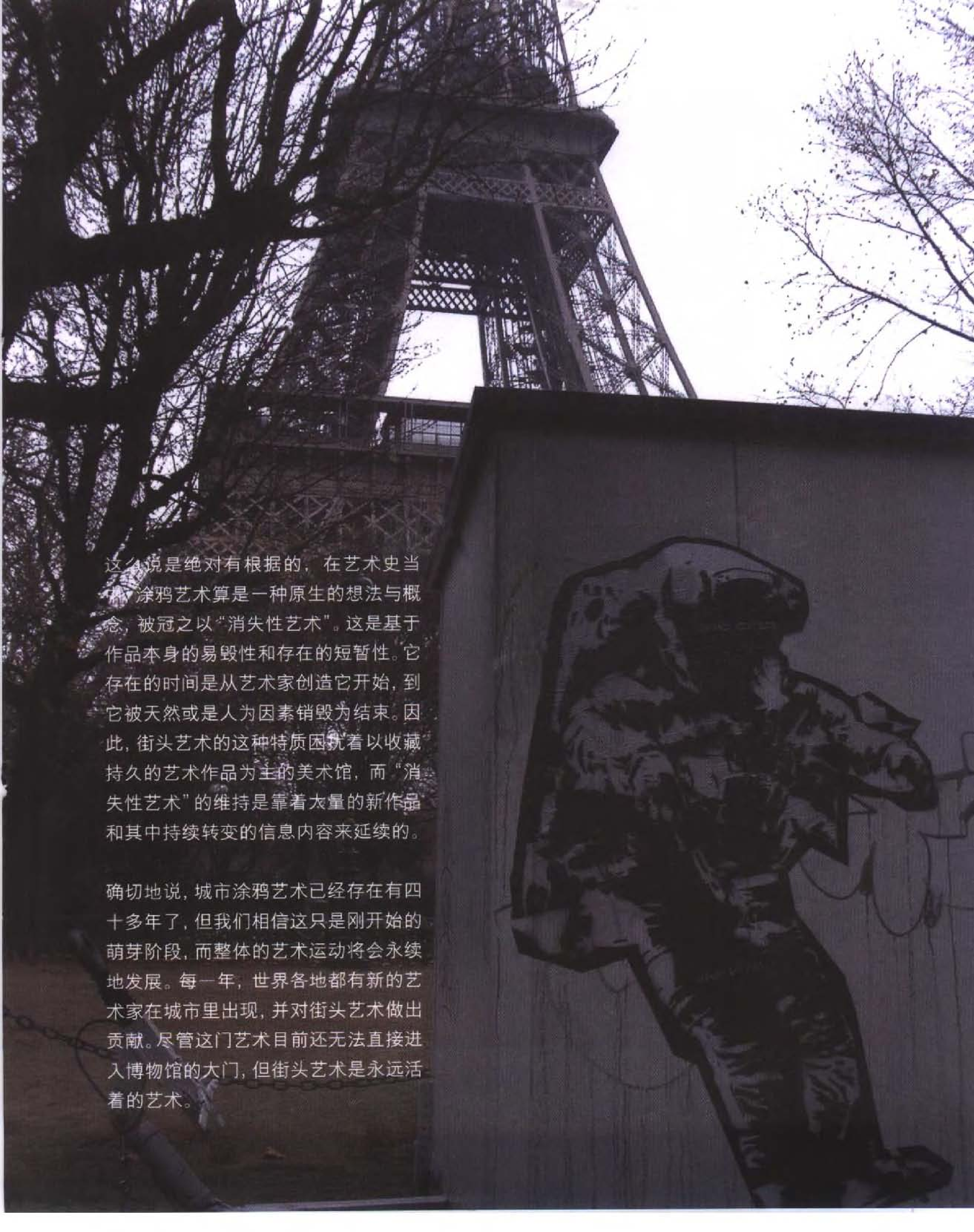
① Blek，法国人，第一位纸模涂鸦艺术家。

类艺术的人来说，要求他们读看一个Tag是非常令人费解的。相反地，纸模涂鸦设计的对象是当地的居民，让每个人都能看懂和接受。这种涂鸦方式所呈现的图像简单而有效，公众与艺术家的交流是直接的。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对于纸模涂鸦艺术的反应不是负面的，而对Tag则比较容易引起反感。Tag是挑衅的，而纸模涂鸦让观者感觉到一种惊喜。

我在世界各地城市的街道上创作已有二十多年。我发现，人们在看到这些街头艺术品的反应是被逗乐的、质疑的和赞成的。我经常注意到，一些人用马可笔、铅笔或者其他工具在我的作品附近添加其他信息。这种感觉就像是我和其他人在建立沟通和互动。

涂鸦当中存在着反叛的概念，对抗那些已经发展成熟的传统艺术机制。当艺术家在选择街头创作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种想要跳脱社会机制的动机。在所有的社会体系里，正常传统的艺术机制其运作方式是这样的：一个想要成为艺术家的人，先要开始接受几年的绘画艺术教育，然后他的作品必须在艺术圈里被承认有一定的价值或者被认可，再加上个人的运气，这样所谓的艺术家才有机会在画廊展览，并且等上几年的时间来让他的艺术得到公众的反馈。如果这个人的作品没有被艺术圈承认有意义与价值，他将永远没有机会被公众认可，而最终被社会遗忘。而街头涂鸦艺术可以说是对这种传统艺术机制形态做出了革命性的改变。简单说来，一位不知名的艺术家在街头创作，大家很容易注意到并且很快被公众所认可。也就是说，一个纸模涂鸦可以在短短几星期内被几千人注意到，这就是这种艺术最大的效率。街头艺术家并不需要经纪人来经营他的作品和处理大众对他作品的关注，艺术家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可以自己来管理与经营。





这么说是绝对有根据的，在艺术史当中，涂鸦艺术算是一种原生的想法与概念，被冠之以“消失性艺术”。这是基于作品本身的易毁性和存在的短暂性。它存在的时间是从艺术家创造它开始，到它被天然或是人为因素销毁为结束。因此，街头艺术的这种特质困扰着以收藏持久的艺术作品为主的美术馆，而“消失性艺术”的维持是靠着大量的新作品和其中持续转变的信息内容来延续的。

确切地说，城市涂鸦艺术已经存在有四十多年了，但我们相信这只是刚开始的萌芽阶段，而整体的艺术运动将会永续地发展。每一年，世界各地都有新的艺术家在城市里出现，并对街头艺术做出贡献。尽管这门艺术目前还无法直接进入博物馆的大门，但街头艺术是永远活着的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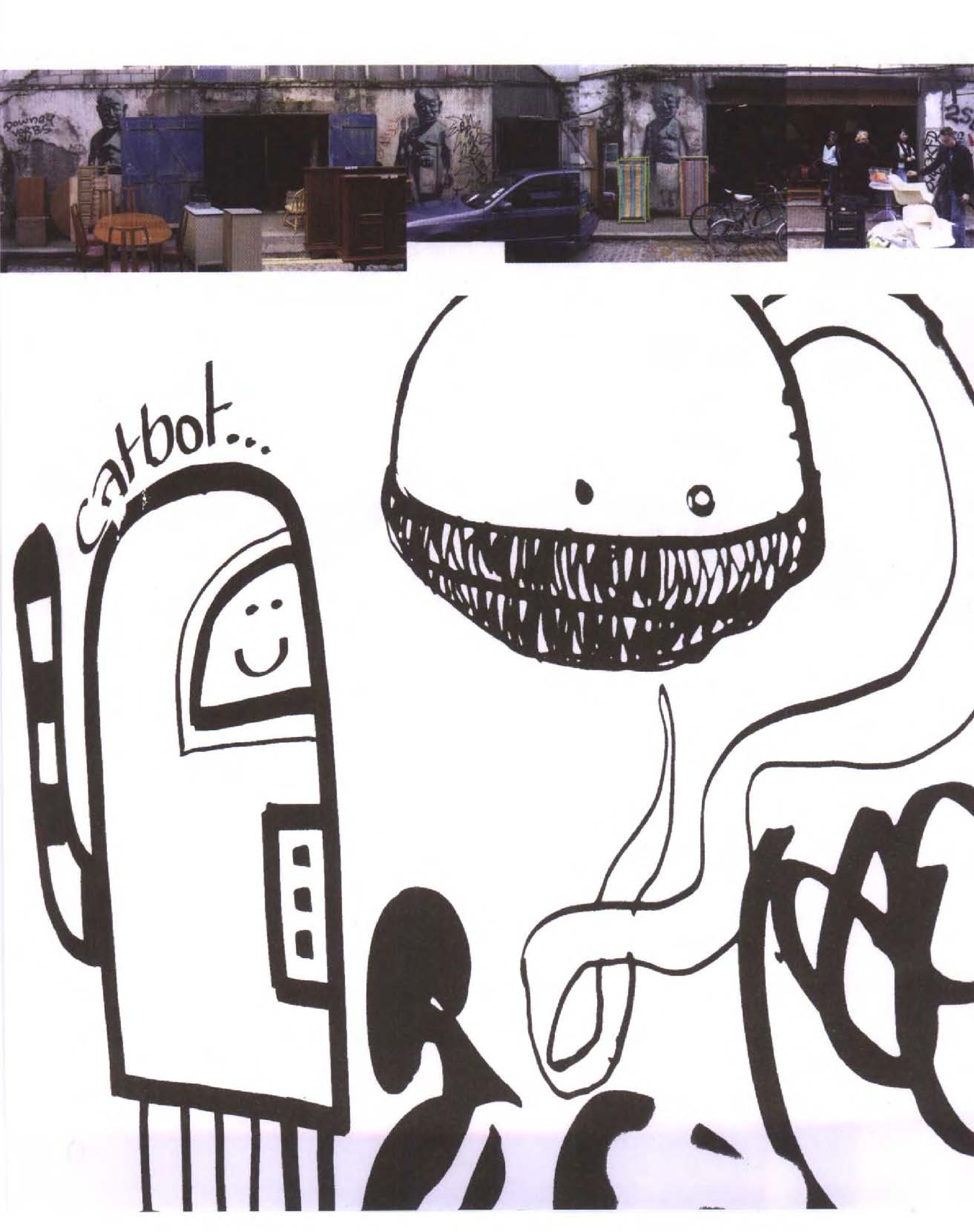


[引言] Jin & Nina

第一次被街头涂鸦吸引是在东伦敦的砖街（Brick Lane）：一个微笑的女孩怀抱着炸弹。黑白色的图像被喷在褐色的砖墙上，显得格外突出。打扮各异的行人在旁边静静地走过，湿润的空气里混合着啤酒和咖啡的味道，远处隐隐传来印度餐厅悠远的音乐声。一切都是那么和谐，一切又都那么陌生。

在伦敦，涂鸦已经成了这个城市日常视觉的一部分。而当你看到时，并不会和美国纽约涂鸦脏乱、贫穷、地下、争斗等等负面印象联系在一起。伦敦的涂鸦就像在试探性地给你一个邀请、一条线索，或是某个神秘故事的一个片断。它们静静地停留在墙上，和你在秘密交谈。无所谓文化的差异或者语言的不同，这些安静的图像和周围的环境融合在一起，只要你身处其中，那一刻的感觉，就只属于你自己。

如同法国哲学家萨特所说：存在便有存在的理由。这些涂鸦的存在，在传递着伦敦这个多元文化城市的某些声音。究竟是谁做的这些？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里面具体有什么含义？这些随之而来的疑问与好奇触发了我们这本书的诞生。


catbot...



[东伦敦的糖果地图]

如果仅仅按照旅游观光指南里面建议走访伦敦，你是很难找寻出伦敦涂鸦的踪迹。这个世界闻名的大都会有着绚丽的外表，就像一盘精致的视觉糖果，而我们想要的却是最可口的那一颗。大致说来，伦敦的涂鸦和街头艺术分布在城市的各处，但最集中的地区在伦敦的东区。我们找寻涂鸦的旅程便从收集到的第一个作品——班克斯（Banksy）的涂鸦作品开始。由于伦敦东区的艺术人文景观是在90年代以后才逐渐兴起的，所以，很多旅游指南对这里只是匆匆地一笔带过。

伦敦的直线地铁（District Line），是潜入东区的最老的一条地铁线路。这条破旧地铁线的很多车站还保留着木地板和木楼梯，那些黑黑的站台和粗大的铸铁结构，据说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和伦敦其他的城区相比，东伦敦堪称破败和脏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这里饱受纳粹德国炸弹的折磨。20世纪60年代以后，外国移民逐渐在这里聚集和定居。犹太人，穆斯林，印度和巴基斯坦人，他们带来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形成了伦敦一个典型的多元文化城区。由于地处泰晤士的下游，这里也充斥着大量的码头建筑、工厂仓库以及废弃不用的火力发电厂。

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重建，东伦敦的街景混合着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城市风景。这个曾经是中下层人居住的廉价地段，如今已是英国艺术时尚界推崇的艺术新区，同时也是欧洲最大的一个艺术家聚居区。也许是当初便宜的房屋租金招徕了这些艺术家、设计师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又吸引了随之而来的独立画廊、书店、酒吧、咖啡馆、设计工作室以及越来越多的特色小商店，逐渐形成了今天伦敦东区活跃的艺术景观。这里正在变成新一代艺术家和年轻设计师感觉最自然的创作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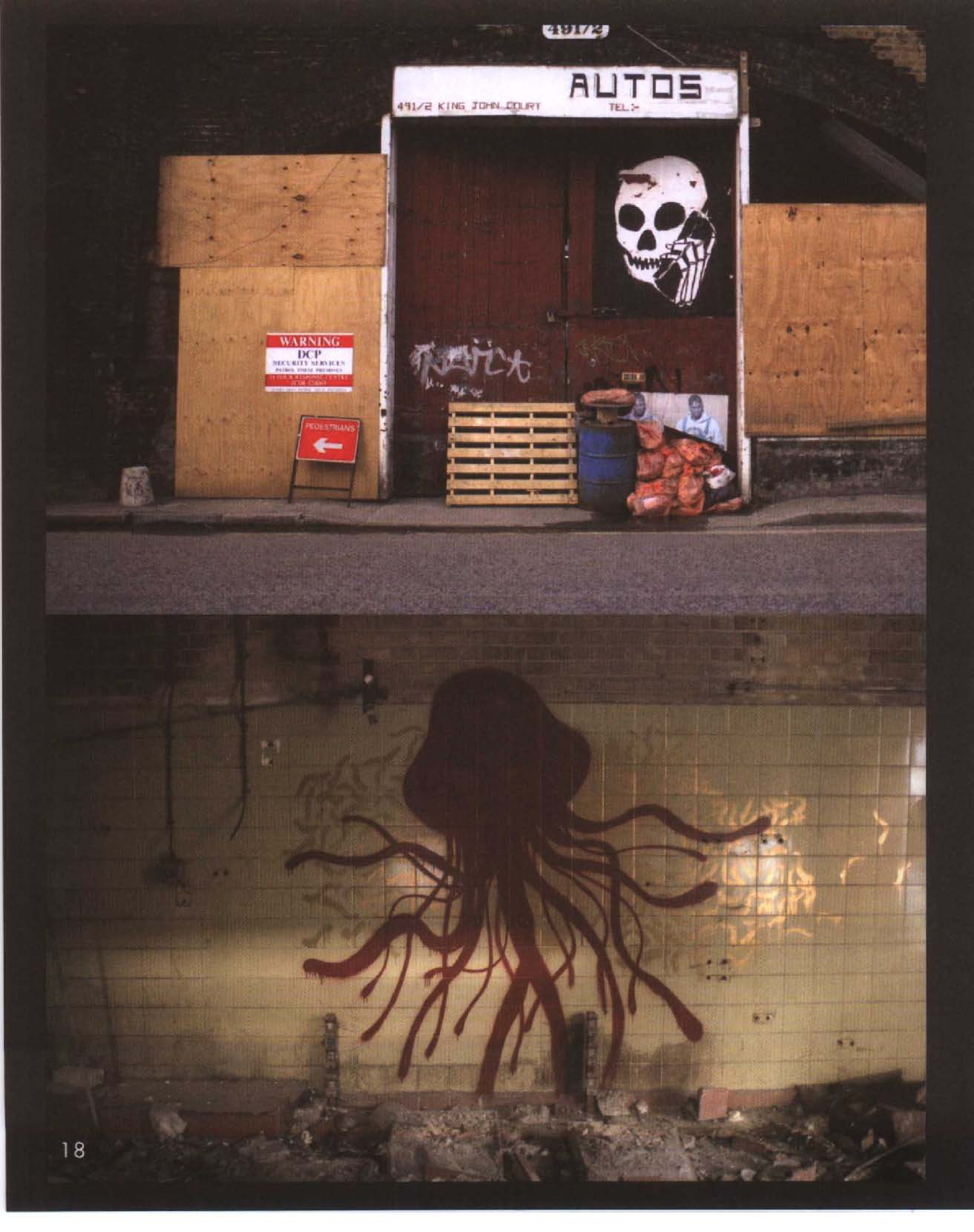
伦敦东区的休迪奇（Shoreditch）和白教堂（Whitechapel）曾经拥有漫长而黑暗的历史。妓女、犯罪集团和蔓延的贫民窟交织在一起。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直到60年代，西方的经济在二战之后的重建过程中逐渐繁荣，新兴的文化时尚逐渐被创造出来。迷恋意大利电影的伦敦青年，在50年代末租下这里原本是犹太人开设的裁缝店，剪裁自己喜欢的紧身西服和细条领带，因而这里也是英国现代时装设计艺术的一个发源地。这里标榜反文化、反主流的时尚。如果沿着休迪奇的主路肯仕兰路（Kingsland Road）漫步，可以看到无数的街头涂鸦、贴纸和海报。几乎所有的路灯、垃圾箱、路标都被涂鸦所占据。和主路交叉的一些小街里，更是隐藏着大量的街头艺术作品。如果你看到一面干净的墙面几乎没有涂鸦的痕迹，那里则多半是一家独立画廊。这种默契是东伦敦所特有的艺术气质。



老街（Old Street）是东区最靠近伦敦金融区的一个街区。从 90 年代末期开始，很多新兴的网络公司、建筑设计事务所和其他领域的设计公司纷纷在此出现。从几个人的小工作室，到几百人的大设计公司，散布在新楼旧巷之间。比如 Foreign Office Architecture，他们设计了 9 · 11 之后的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以及新的 BBC 演播中心。近年来名声大噪的建筑师若曼 · 福斯特，他设计的新瑞士中心，外形像一颗旋转的玻璃子弹，简洁独特的造型已经成为伦敦的新地标。老街（Old Street）就像是艺术区和商业区过渡的一个地段。这里的街头涂鸦更新速度很快，这是由于政府整顿市容，频繁地清洗街道，再加上警察严加防范的结果。然而那些涂鸦者则声称，社区的街道清洗只不过是为他们准备新的画布而已。所以，气息活跃的街头艺术源源不断地更新着这里的大街小巷，而一些精美的涂鸦甚至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而且数量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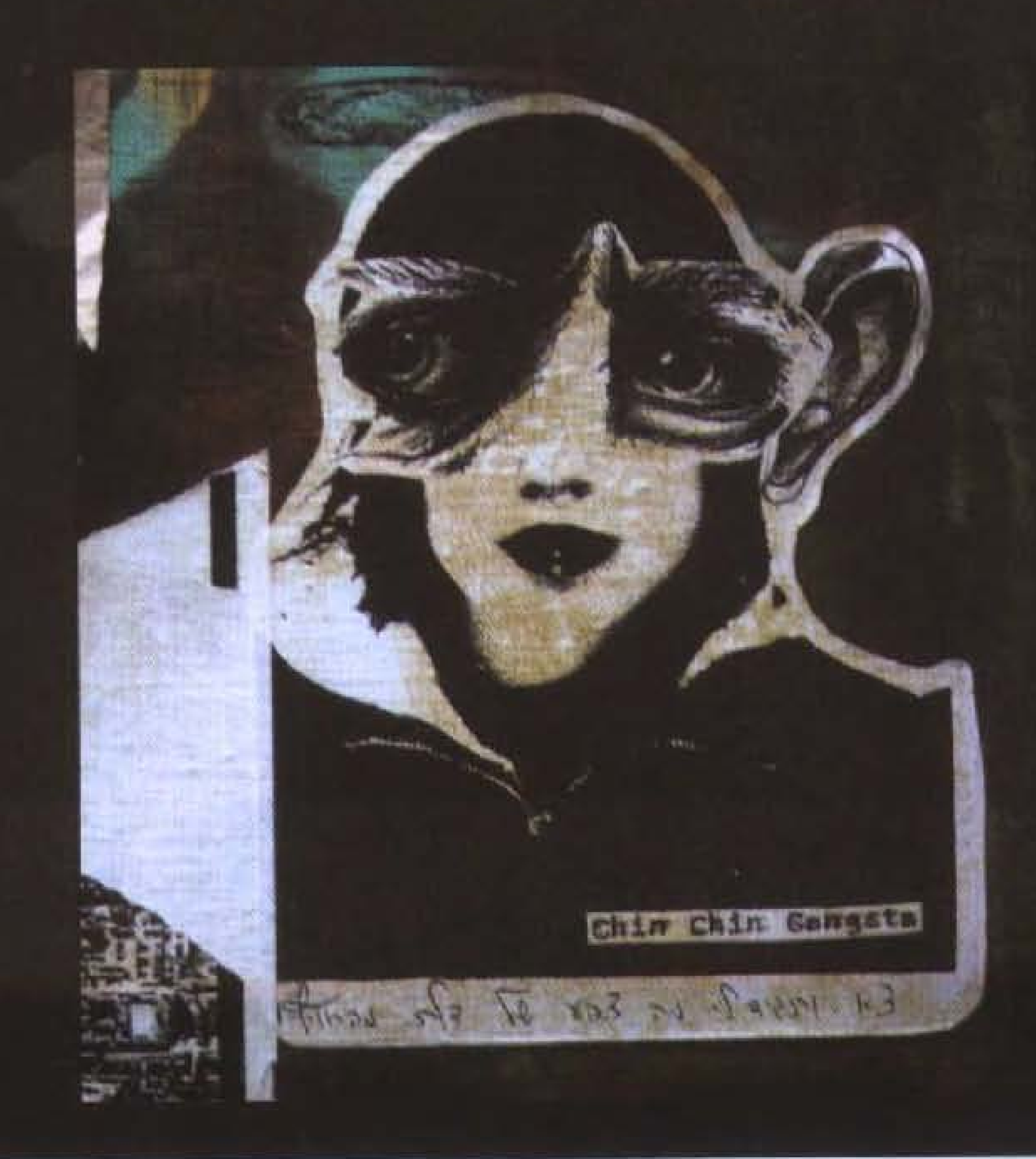
东区的另一个新兴时尚生活的城市坐标是斯比费尔德（Spritalfields）以及人气最旺的砖街（Brick Lane）。斯比费尔德原本是一个巨大的修道院，而砖街则是砖瓦生产工业的所在地。在17世纪中期，很多有钱人纷纷搬离这里，取而代之的是大批的印度胡格诺教的难民。他们在这里建立起强大的纺织工业以及其他的一些工业，比如酿造业。如今在斯比费尔德中心有一座著名的创意时装市场。年轻时装设计师和刚刚毕业的时装专业的学生利用周末，纷纷在此摆摊设点，售卖自己设计的产品和创立的独立品牌。由于这些新鲜的手工服饰非常原创，被吸引而来的不只是旅游观光客，更有很多大百货公司和名牌服装厂商派人来此挖掘新的产品和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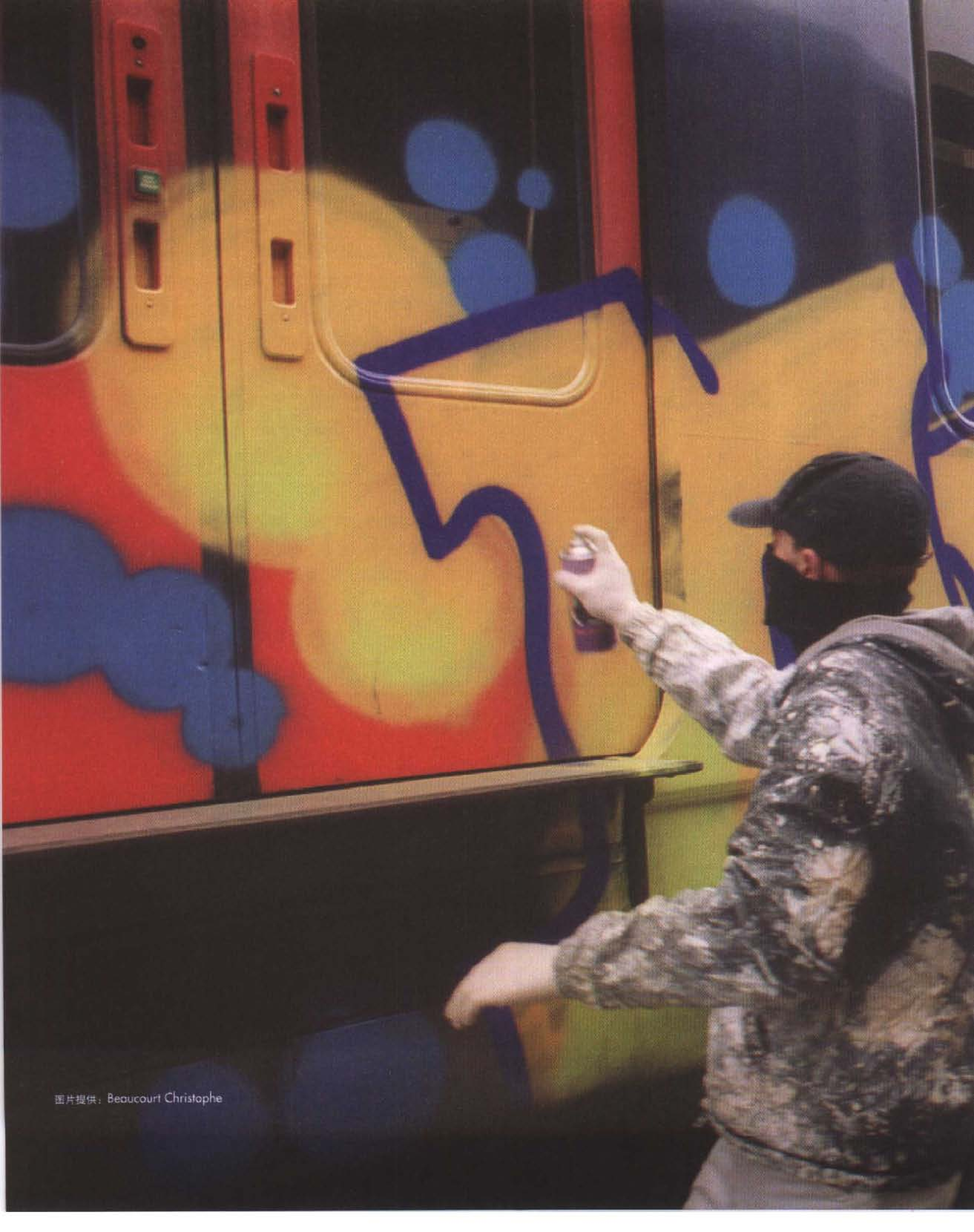


491/2
AUTOS
491/2 KING JOHN COURT
TEL:-
WARNING
DCP
SECURITY SERVICES
PEDESTRIANS



砖街是一条并不宽大的小街，被赫赫有名的杜鲁门酿造厂（Truman Brewery）分为南北两段。北段聚集了伦敦著名的印度餐厅，南端则以其频繁的艺术展览和周末跳蚤市场而著称。杜鲁门酿造厂始建于19世纪，现已完全废弃，但依然完好地保留着高耸的烟囱和黑色鹰形标志。如今，厂房建筑群的主体部分已经改建成画廊，剩余部分也已纷纷被改建为酒吧和设计商店，包括一家专门售卖古典伟仕牌(Vesba)摩托车的商店。酿造厂东侧的一幢三层混凝土建筑目前几乎完全荒废，一半的天花板已经坍塌，里面杂草丛生。不过，这里却是一个秘密的涂鸦者的乐园。里面汇集了很多涂鸦作品，从纽约风格的泡泡字，到最新的人物贴纸涂鸦以及奇特的装置作品，在这里都可以看得到，就像一个自发的街头艺术的展览场。但是如果没有人陪伴，建议不要独自前往，这个几乎被世界遗忘的地方，同时也吸引着吸毒者和酒鬼在此聚集。




图片提供：Beaucourt Christophe



涂鸦的不死精神

THE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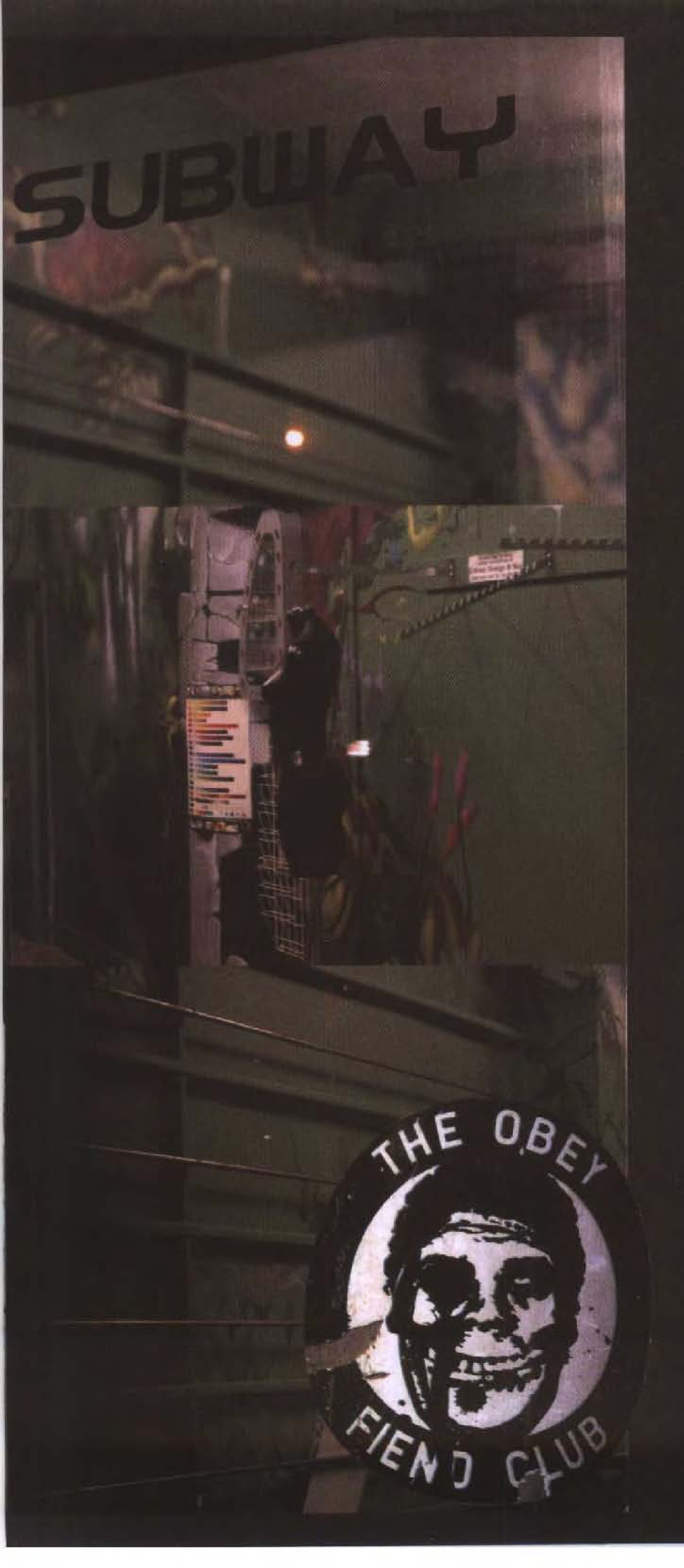
很难确切地说现代涂鸦从什么时候开始的。60年代美国加州南部的小青年，在自己生活的环境周围画下记号，来标榜和识别自己领地。这种被称为Tag的方式逐渐蔓延开来。一些流落于社会主流之外的边缘人群、黑人和美国的少数种族以此表达自己的存在。到了70年代，这些涂鸦出现在铁路沿线、公路桥梁以及城市建筑上面。在纽约，涂鸦几乎占据了地铁系统所有目光所及的地方。地铁艺术（Subway Art）成了当时涂鸦运动的一个视觉成果，成了纽约城市景观的一部分。这段时期，签名式涂鸦发展出很多不同的书写方式，喷漆罐的使用也变得更加考究，呈现出丰富多样的风格。一些涂鸦者非常严肃地进行创作。涂鸦成了那些年轻人街头生活的一个重要事情。涂鸦也被冠以"喷漆罐艺术"（Spray Can Art）。这些影响通过美国文化的传播，很快散及到世界各地。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涂鸦。从80年代开始，涂鸦者的行列里不在只是那些精力充沛的青春期小孩，受过正统艺术训练的人也慢慢加入进来。作为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的学生，哈林（Kings Horry）意识到，真正的公共艺术是与更多的人交流。于是，他开始把他的火柴棍小人画在纽约地铁里面那些废弃的广告牌上面，成为拥有国际声誉的超级艺术明星。而他的朋友，原本混迹街头的纽约黑人青年巴斯奇亚（Basquiat），在1981年的曼哈顿下城喷涂了上千个"SAMO"的字样。他在路边家门上的涂鸦画作，成为艺术商争相夺取的东西。这个的年轻人成为美国艺术界谈论的宠儿。在欧洲，街头涂鸦也在这一时期慢慢苏醒。毕业于建筑学院的法国艺术家Blek开始在巴黎街头喷制纸模涂鸦。他的作品包含了更多的图案元素，不只是喷涂泡泡字和传统的签名式涂鸦。Blek的涂鸦转向了传统的插画样式，创造出介于漫画和海报之间的视觉风格，大大拉近了公众对街头艺术的理解和接受程度。

60年代晚期，涂鸦还被称之为"小玩意"，但到了70年代，它们慢慢变得有影响力，高质量的涂鸦逐渐被正统的艺术机制所认知，被称之为"作品"，甚至"大师作品"。然而，由于涂鸦从未得到台面上的许可，所以，它的合法性从一开始就成了一个两难的选择。有人声称涂鸦是自由表达的艺术，而反对者则声称这是文化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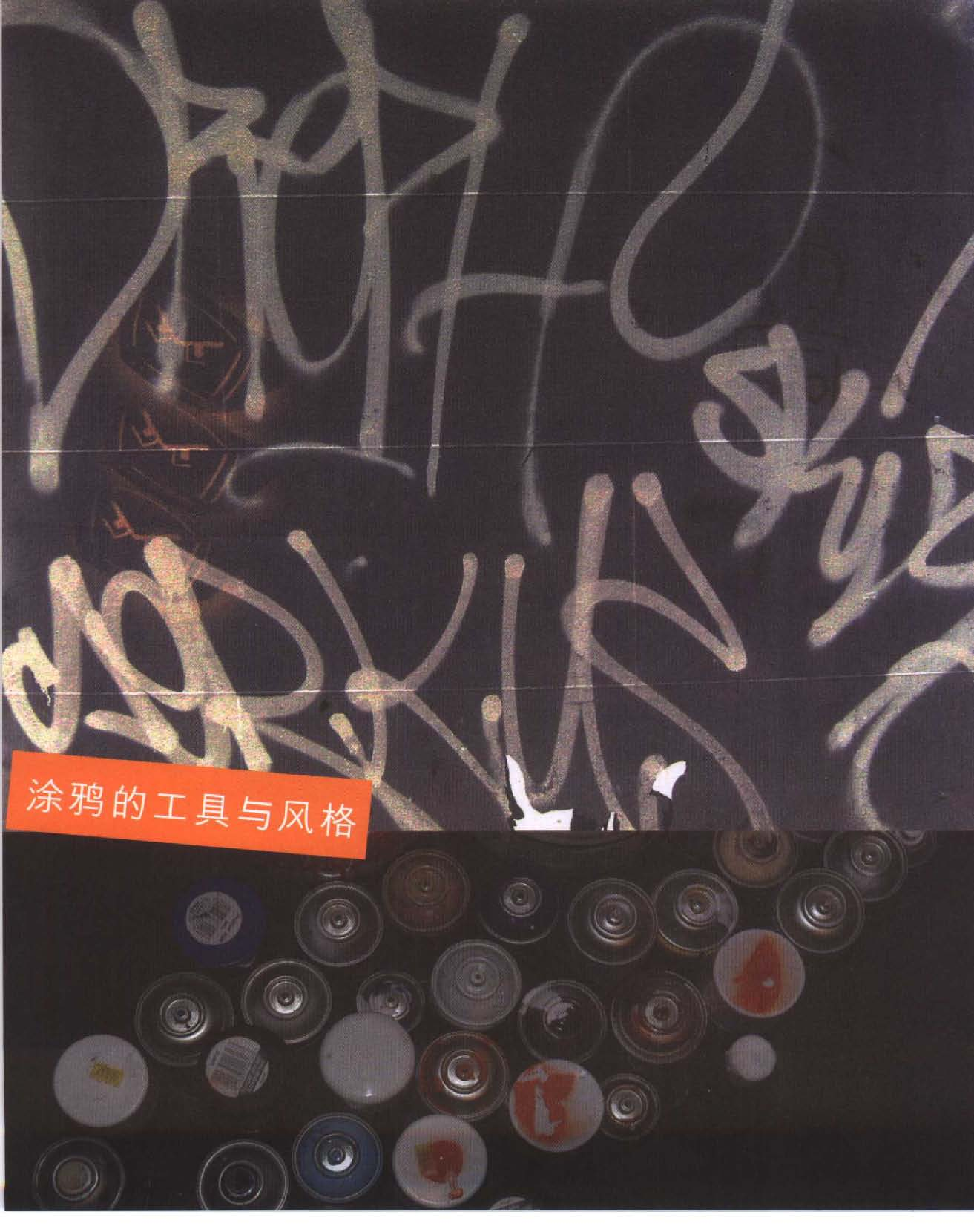

图片提供：Beaucourt Christophe

图片提供：Beaucourt Christophe



到了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初，新的涂鸦作者和艺术家不断加入，新技巧和新的风格也不断被创造出来。涂鸦渐渐呈现出更富艺术感和更注重与公众交流的倾向，逐渐转变为一种新的公共艺术。街头艺术（Street Art）成为涂鸦的新名称，也有人称之为后涂鸦（Post-graffiti）。新一代的涂鸦艺术家使用模板、贴纸，甚至空间装置，继续非法地扩散着他们的街头艺术。美国的“牧羊人菲里”（Shepard Fairey）创造了“服从巨人”（Obey the Giant）的贴纸，从80年代末发起了“服从巨人”运动。他把一个苏联摔跤冠军的头像，做成纸模和贴纸符号，并将这个荒诞的头像在城市里四处散播。这个不销售任何产品的图像符号却像成功的商业广告，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然后扩散到世界各地。这种游动和跨国界的创作方式大大地激励和影响了新的涂鸦艺术家，街头艺术渐渐蔓延开来，成为全球性的潮流。

当代活跃的涂鸦艺术家们，在独自创作的同时，也在不断打破和传统艺术设计之间的界限。除了设计滑板和组创乐队，他们也创造自己的地下服装品牌。街头的图像和传统媒介也相互结合，如采用版画和油画以及雕塑的方式来创作，作品也被送进画廊展出。英国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班克斯（Banksy），其作品充满对时事的批判。他创造的纸模涂鸦漂亮、幽默，其影响力已经远远扩散到时装、音乐以及纯艺术领域。在今天，涂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的规模，在视觉上已经成为西方街头文化的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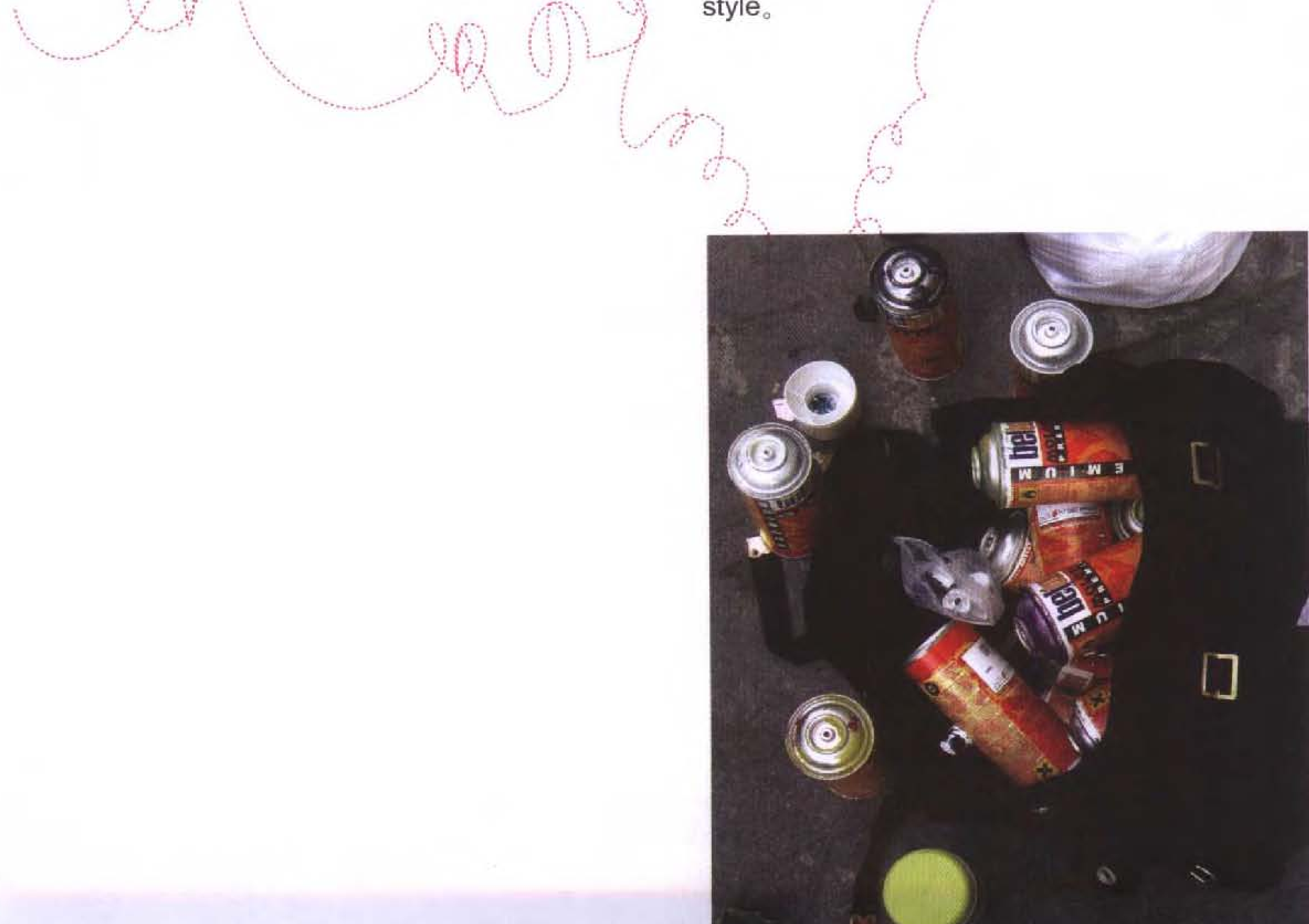


涂鸦的工具与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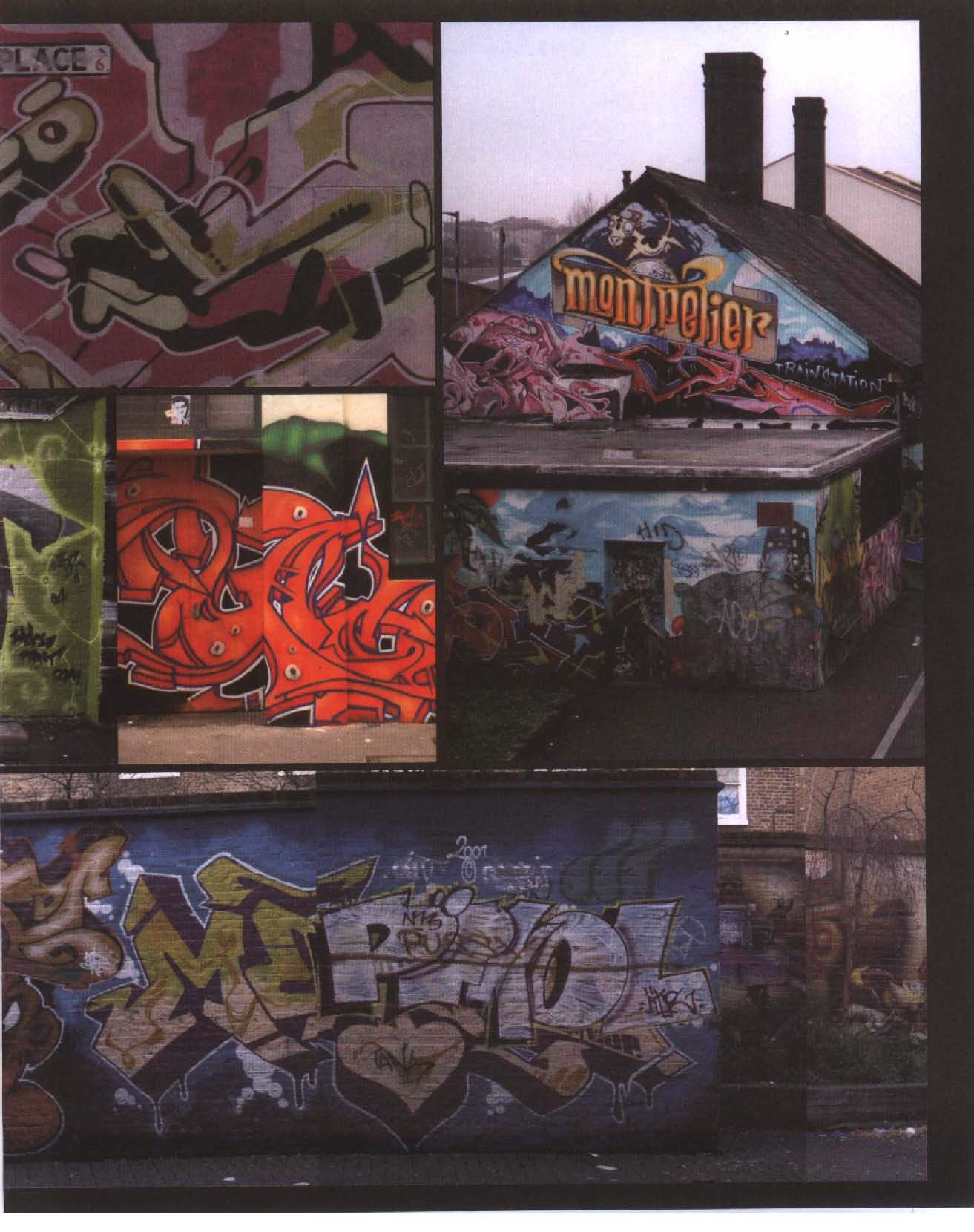
[喷漆罐和马克笔]

SPRAY CAN & MARK PEN

这是典型Hip-pop涂鸦的主要创作工具。涂鸦者被称之为“Writer”。他们通常使用马克笔书写自己的Tag(签名),而用喷漆罐制作大尺寸的Tag。典型的视觉风格是泡泡字和3D效果的字母，以及绘制漫画风格的涂鸦壁画。经历了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Hip-pop涂鸦已经有了很多不同的风格。各种颜色的喷漆和不同粗细的喷嘴使涂鸦作品呈现出多样性。由于Hip-pop涂鸦在发展之初与帮派文化联系甚密，宣扬反叛和不合作精神，所以备受青少年喜爱。一个独特的Tag往往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来提炼，这种风格也被称之为wild style。




ALBERT PARK
04
BUSK
WITNESS THE VOPNESS...


PLACE
montpelier
TRAIN STATION
2001

[纸模] STENCIL

纸模是将设计好的图像做成模板，然后用喷漆将图像喷制在物体表面的手法。这原本是一种很古老的复制图案的技法，因其简单有效的方式，在战争时期，被大量用于复制政治标语和军事符号。相对Hip-pop涂鸦而言，纸模涂鸦有更多的优势：纸模不但可以制作漂亮简洁的图形，而且在街上复制图像速度较快，有利于躲避警察的干扰。从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涂鸦者使用纸模涂鸦，使其逐渐演变为涂鸦艺术的一种流行方式。简单的纸模涂鸦，可以是单层的，使用一个纸模和一种颜色的喷漆。也可以通过不同的图层和颜色创造出复杂的图象。使用纸模涂鸦者年纪相对比较成熟，其中包括许多学院派出身的人，他们制作的涂鸦作品往往希望折射出社会和现实的问题。






FREE


COLAB
11 + 14 =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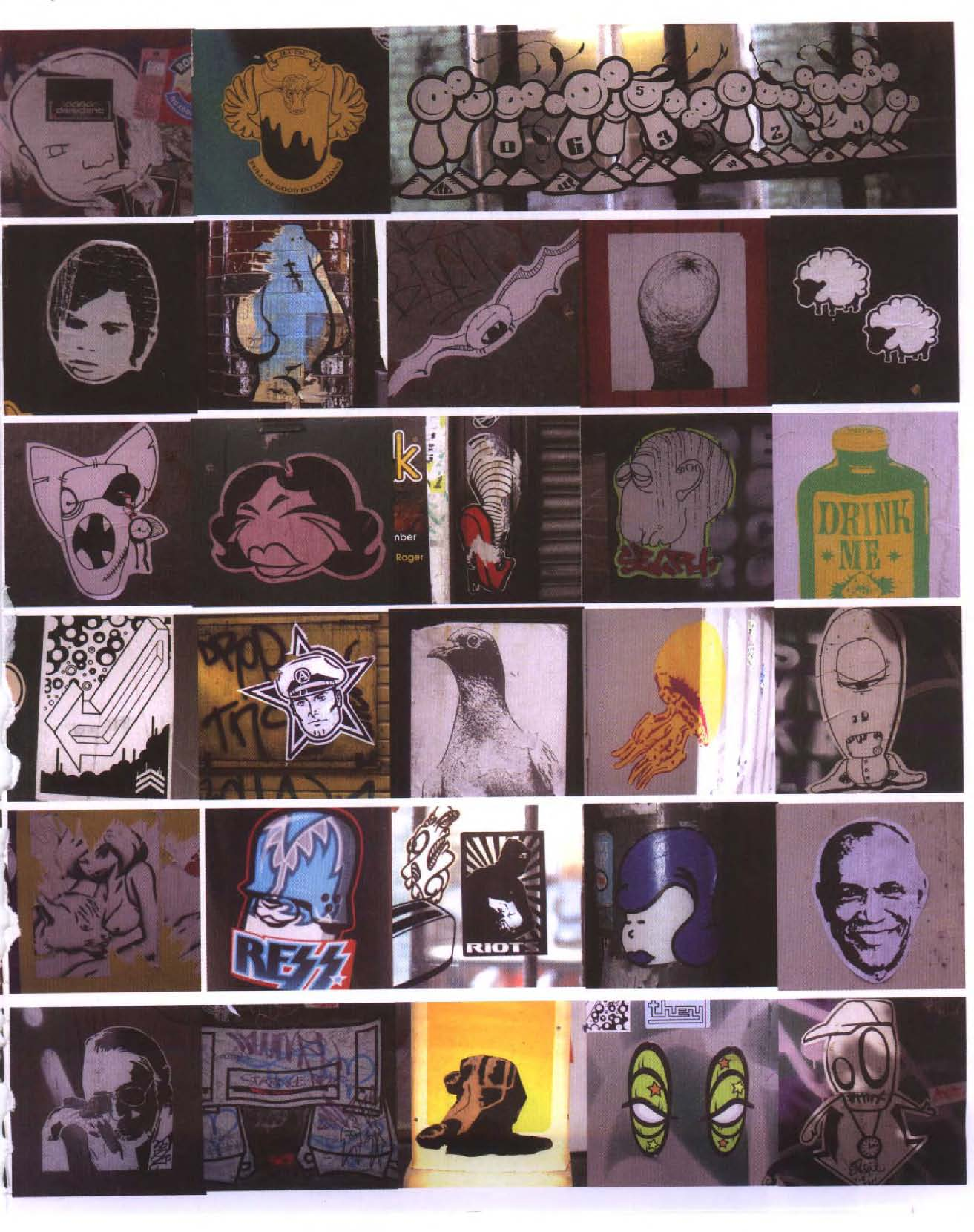
[贴纸] STICKER

贴纸很像是小幅的海报，里面承载了艺术家想要传达的信息，视觉风格和纸模涂鸦很接近。贴纸和纸模涂鸦在很多时候是同一个图像的不同表达方式。很多涂鸦艺术家既使用纸模，也使用贴纸。由于贴纸对建筑物表面的破坏较小，所以有人称贴纸是一种更为环保的涂鸦方式。大部分贴纸是用机器印刷，另有部分的贴纸是由艺术家自己手工制作。贴纸涂鸦的创作过程是，首先将图样手绘或利用纸模喷制在纸张上面，然后剪出图像的外型，再利用喷胶或刷白树脂将作品贴到街上。和直接喷涂在墙上的纸模涂鸦相比，贴纸保存时间较短，一些高质量的贴纸涂鸦甚至会被热衷者小心揭走拿去收藏。但由于张贴一个贴纸比喷绘纸模涂鸦更快，在一些对涂鸦立法比较严厉的城市，贴纸会出现得比较多。


STOP
NOTHING MEANS
STOP
THE WAR
ON IRAN
SAFE
dieaze
I Jack
RawFlex
DON'T GIVE A F**K
ABOUT CELEBS
dieaz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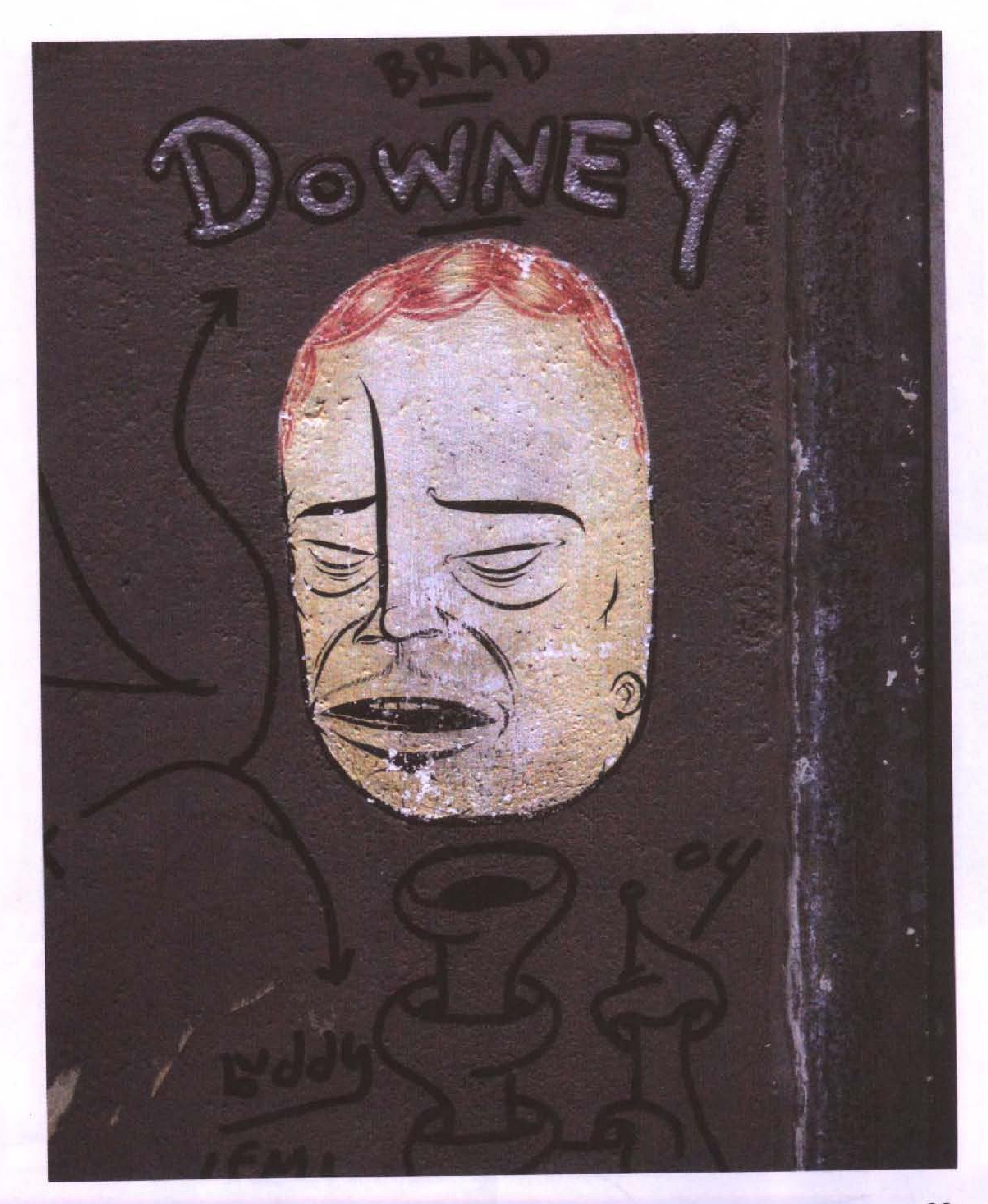
HOLLOW
cool yet?
COCKFIGHTER
EINDHOVEN
POLICE
POLICE


FULL OF GOOD INTENTIONS
nber
Roger
DRINK
ME
RIOT
they



[徒手绘] HAND DRAWING

这算是涂鸦制作手法中最传统的一个。使用的工具也是因人而异，炭笔、粉笔，甚至油画笔都是可以使用的工具。但由于徒手绘制一个涂鸦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它们往往出现在比较隐蔽的场所，以避免在画到一半的时候受到警察的干扰。从事徒手绘制的艺术家，也是通过一段时间来提炼自己的标志性图像，然后通过不断地练习，利用熟练的技法将图像传播到城市各处。


BRAD
DOWNEY
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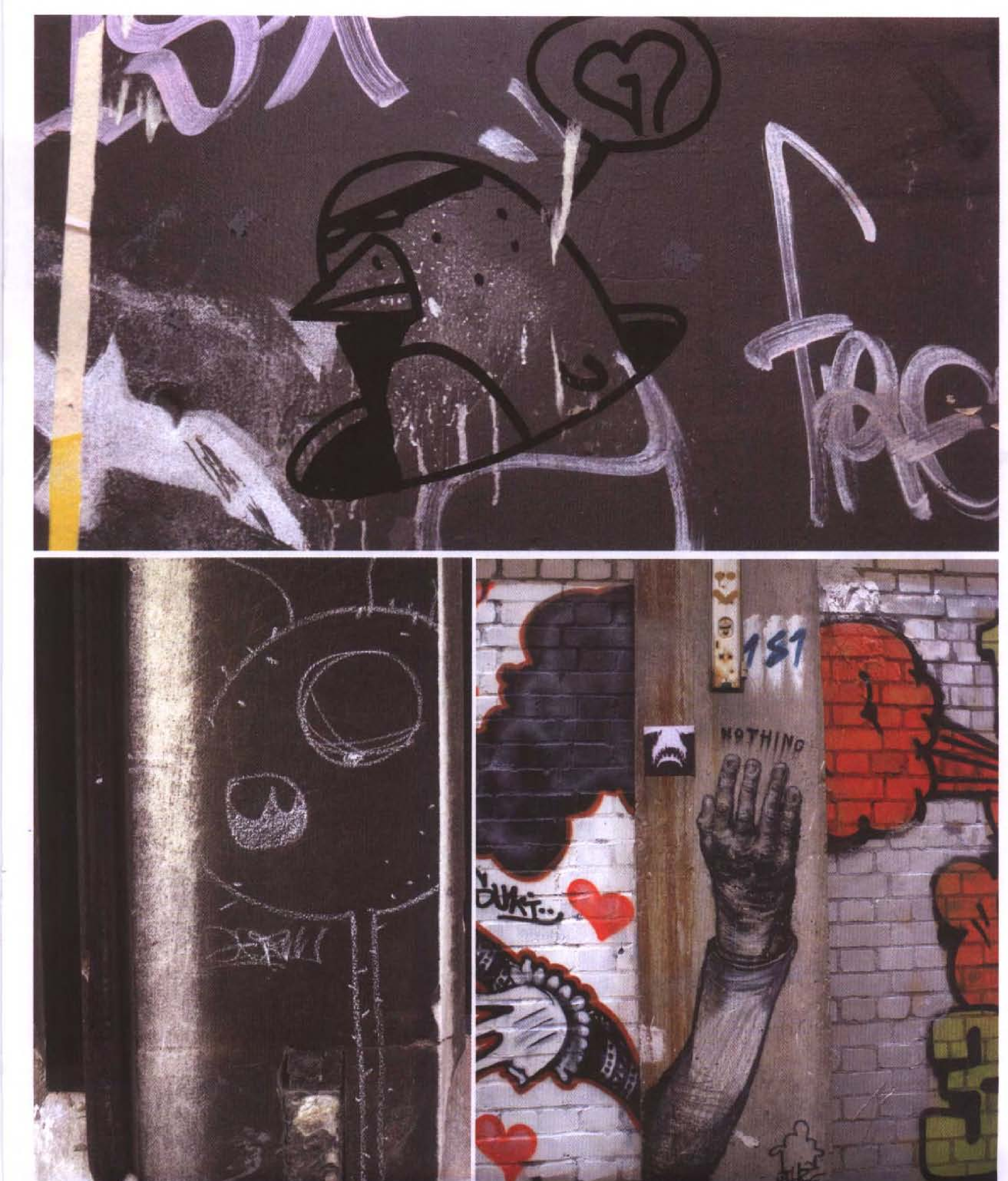
EVIL
ZONE
LABRONA


DOG




I HAVE
NO LEGS




NOTH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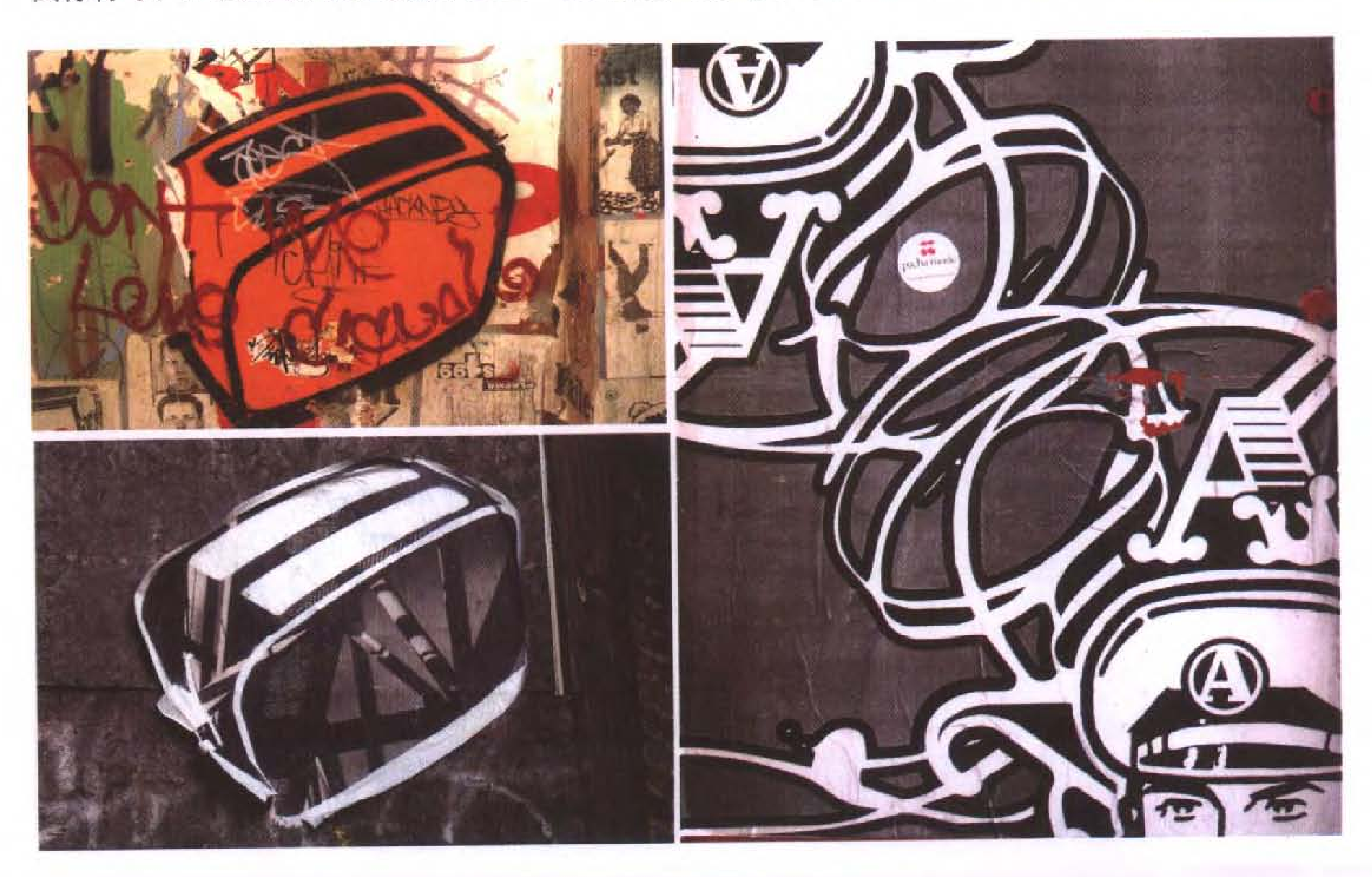
存在主义者的理由

现代涂鸦自从在城市里出现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与Hip-pop音乐（黑人饶舌歌）、街舞以及DJ文化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被称为嘻哈文化的四大元素。这或多或少限制了大众对于涂鸦的理解。涂鸦行为本身普遍根植于青少年的反叛性格特征当中，强调宣泄个人的不满，并玩味只是在涂鸦者之间理解的谜语。这种涂鸦大多出现在城郊、铁路沿线以及城市里一些“地下”的空间，如地下通道、桥洞等。所以，Hip-pop涂鸦在视觉上带有粗野感，甚至侵犯性。

80 年代以后在欧洲重新苏醒的涂鸦运动，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和公众的交流。新一代的欧洲涂鸦艺术家们扩展了达达主义和波普艺术的想法，借用流行文化和日常用品的图像作为表现主题。达达主义拒绝所谓的“高雅艺术”，并自诩为先锋派，这跟涂鸦运动反主流、反精英的初衷相吻合；而波普艺术创造的图像，是通过大量复制的方式来描述艺术和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而且波普艺术的图像没有个人特征，没有赞扬和谴责，也没有任何评论，只是把日常的存在直接转换为视觉的存在来获取表达的意义。当年安迪·沃霍尔就是这种艺术创作策略的发起者。他一手缔造的视觉帝国含混了纯艺术、流行时尚以及生活产品之间的界限。

事实上，新的涂鸦艺术家已经不再满足于最初的波普艺术家复制照片和流行杂志的方式，变得更加幽默和诡异。涂鸦艺术家把波普艺术从画廊带到大街上，和城市的现实环境混合在一起。惊喜往往来自于无意间看到一个不具备现实意义的图像，比如一头母牛、一个烤面包机、一个奔跑的男孩。由于这些图像都被创作在本身就带有交流性的公共空间，它们和空间里的其他视觉元素混合在一起，开启人们的思想，产生出相关联和功能性的信息。在这种语境下，那些看起来孤立的、无意义的图像便具有了颠覆性。

涂鸦艺术家选择波普艺术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共同分享一些主题，都从日常生活中找寻灵感，获取图像符号。日常起居、家庭宠物，甚至一颗白菜都可能给予涂鸦艺术家无限的灵感。每个人都会对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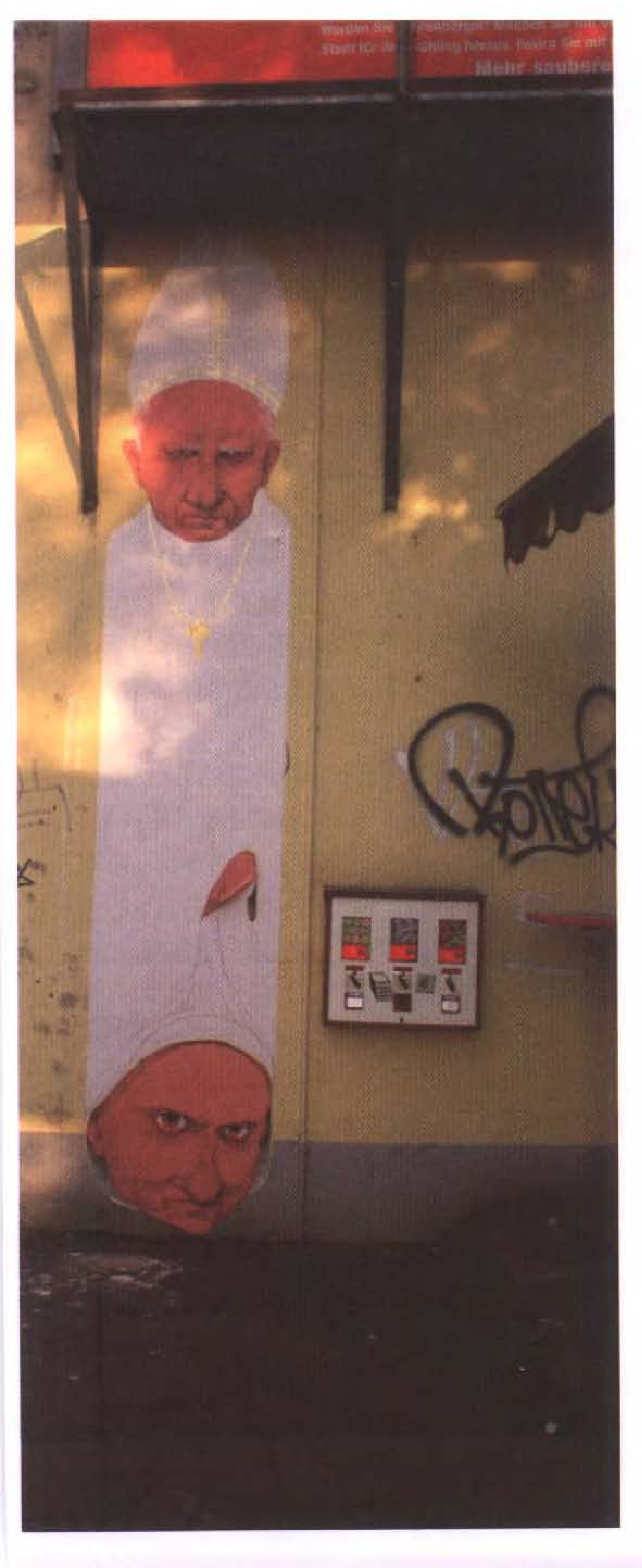




些东西充满热情。对很多涂鸦艺术家而言，这些东西将是他们创作的最初的视觉符号，并将很快成为代表个人风格的视觉语言。

几乎所有的街头涂鸦的艺术家，或多或少都忠实于涂鸦的最初精神，那就是反叛。这种反叛最初来自于西方社会中的黑人文化以及正值青春期的帮派少年。他们通过使用直露的视觉语言来与主流文化抗衡，表达自己的所想。随着最近二十多年来涂鸦运动的国际化，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创作者加入进来，带来了各式各样的表达方式，使得涂鸦运动本身也发生了观念上的转变：从简单地争取社会边缘人群的话语权利，向国际化的公共艺术方向发展；同时，涂鸦运动本身的反主流文化、不合作的原则，也在慢慢和商业耦合，不同层次的画廊和美术馆的介入也让"涂鸦究竟是不是艺术？"这样的问题，变得没有讨论的必要。

然而，涂鸦的合法性却一直受到质疑。在英国，政府当局和涂鸦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猫和老鼠"的关系。英国新修订的打压涂鸦的条款比起以前更严厉，甚至可以使用监禁的惩罚方式。但同时，政府在城市的某些位置划定了一些合法的涂鸦区域，来显示政府对自由表达的宽容。一边严厉打压涂鸦，另一边却划分合法区域让大家去涂鸦。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反映了当权者的话语权力，划分涂鸦区域就是政府展现权利和影响力的一种结果。所以社会学家认为涂鸦问题不是纯粹的美学问题，而是权力与吸引注意力的问题。当局可以定义涂鸦是文化破坏，而商业广告是美观的和可接受的。或许这种打压反而给了涂鸦艺术家们反叛的现实理由，所以高质量的涂鸦作品，往往出现在非法涂鸦的街区。非法性造就了涂鸦无与伦比的吸引力，他们当中很多人为此而上瘾，在月黑风高的街头神秘出现，逃避警察冒险创作，满足了个人的冒险欲，也满足了涂鸦社群对传奇英雄的期待。



对于涂鸦地点的选择，真正的涂鸦艺术家宣称，他们不会破坏私有房产和一些历史古迹。甚至涂鸦艺术家认为的漂亮的建筑，他们也不会去沾染。我们在Brick Lane附近小巷里发现的一幢黑色的酷建筑，就是这样的例子。周围的建筑几乎都遭受涂鸦的攻击，而它却干干净净，但这幢建筑的名字却叫“脏房子”(Dirty House)。

涂鸦艺术家几乎都很在意在何处创作。通常说来，时尚的城区，会成为涂鸦比较集中的地区。伦敦的East End由于成功地聚集了画廊、设计公司和各种个性商店，所以成为涂鸦最集中的一个区。时尚的城区之所以为纸模涂鸦者所青睐，是因为在那里会被更多的年轻人、媒体、还有画廊所关注到。另外涂鸦艺术家也倾向于选择他们自己团队的地方作为创作地点。比如，Blek在巴黎歌手Gingsburg 的公寓外墙创作，他们本来就是彼此交好的朋友。比较激进的涂鸦者想与更广泛的人群交流，所以他们也会选择商业区或者政府建筑。Arofish就是一个例子。他的一件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纸模涂鸦作品被喷在伦敦塔桥附近。那里每天都充满了外国游客，并且离伦敦市政府大楼仅有百步之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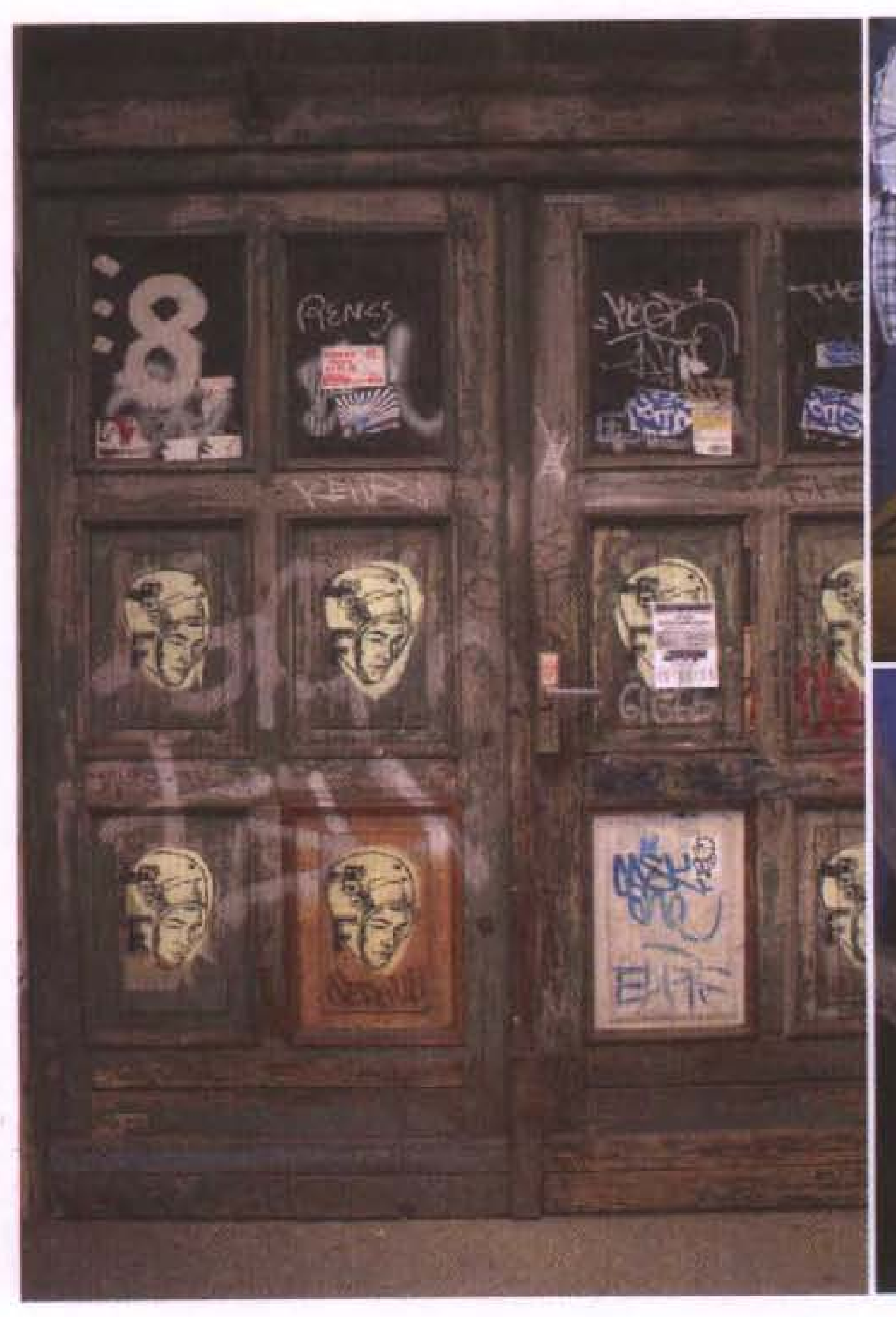
涂鸦艺术家们在做完作品之后，会回来悄悄观察行人的反应，看他们是否注意到自己的涂鸦，是否停下来看看。一个涂鸦艺术家发现一个新的位置，比如一个废弃的建筑，喷上自己的作品，往往接下来几天很快就有新的涂鸦作品加入进来。新的涂鸦和老的涂鸦发生交流，共同丰富着墙面的构图，吸引着行人的注意。有时候，这些图案也会相互覆盖，或者用新的涂鸦更改前一个涂鸦的画面，制造出新的信息和感觉。成功的位置，会吸引很多各自独立的涂鸦艺术家加入进来，汇集几十上百个涂鸦图案。这时候，第一个在此喷制

涂鸦的人，就会有莫大的满足感。他们最伤心的就是自己的涂鸦孤零零地在一个地方，而没有别的艺术家的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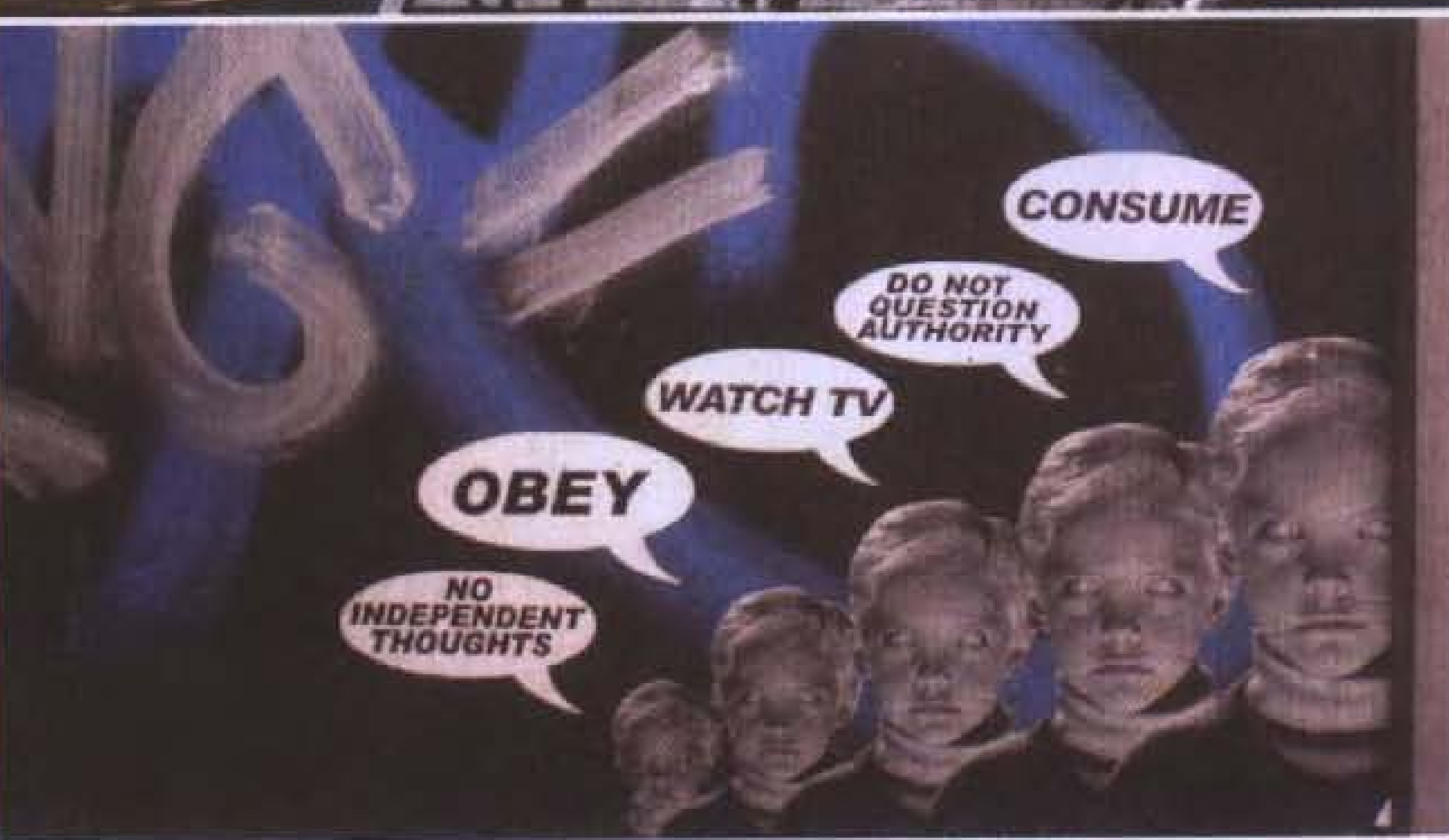
电话亭、路灯、Bus站的候车厅、停车计费器和一些公共设施的外箱，最容易受到涂鸦的袭击。道路指示牌也常常会遭遇涂鸦的覆盖。涂鸦和贴纸往往出现在牌子的背后，或者是正面的边边角角，高度是在人的视线最容易看到的地方，而且方便喷涂。

也有一些涂鸦艺术家选择含蓄的地点来创作。典型的选择是一扇废弃的门，上面的油漆已经脱落。观众的数量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会变得很少，但是他们一旦看见，便会有一种发现珍宝的感觉。有些艺术家会故意选择一些难以发现的角落，以期给人惊喜。

另外一种是选择平常人难以接近但展示效果很好的地方，比如很高的位置、铁路桥的侧面、桥墩接近水面的地方。这类位置都需要诸如梯子或者其他工具，否则便很难完成。比如Banksy在布里斯托的一艘船的侧面喷制的骷髅以及在一幢建筑物的侧面喷制的塔伦蒂诺电影《低级小说》里的电影画面。再比如Faile在Old Street铁路桥侧面做的恶犬。虽然这些地方很难接近，但由于位置较高，有很好的展示效果，就像商业广告牌要做的又高又大一样，而且保存的时间会比较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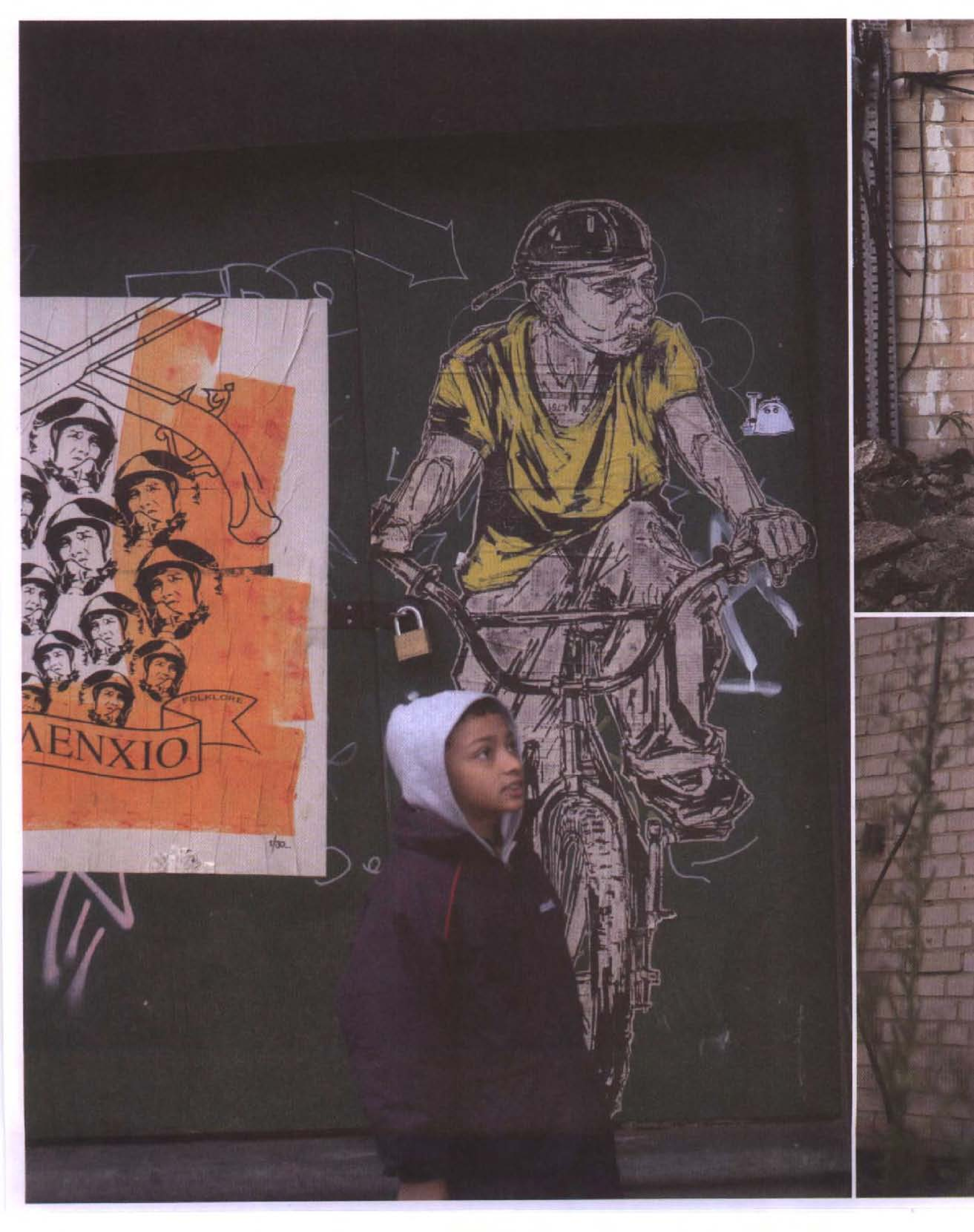









SEHEN
UND
GESEHEN WERDEN


FOLKLORE
ENXI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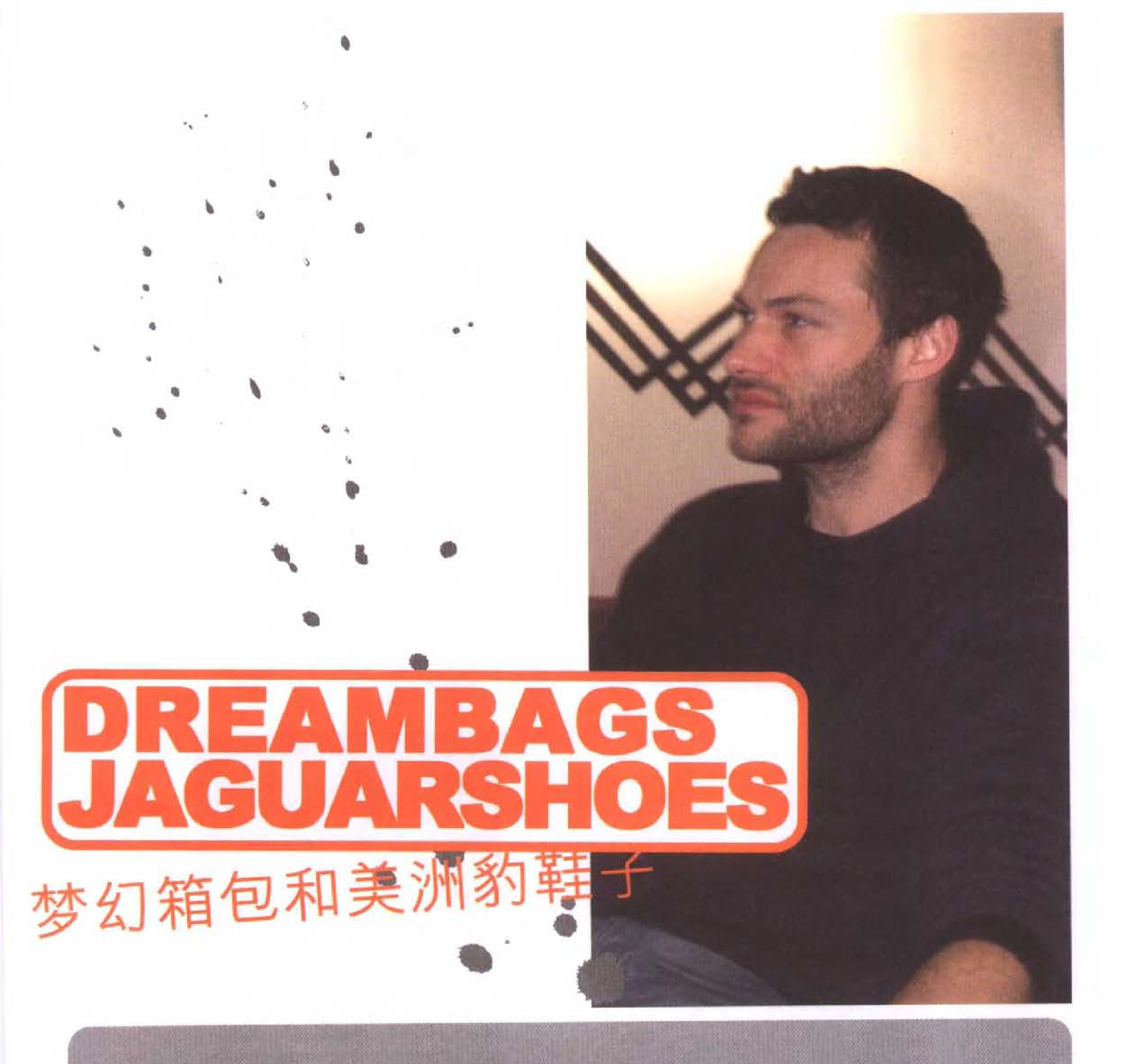
颠覆与时尚玩游戏


STOKED


Carbon Indust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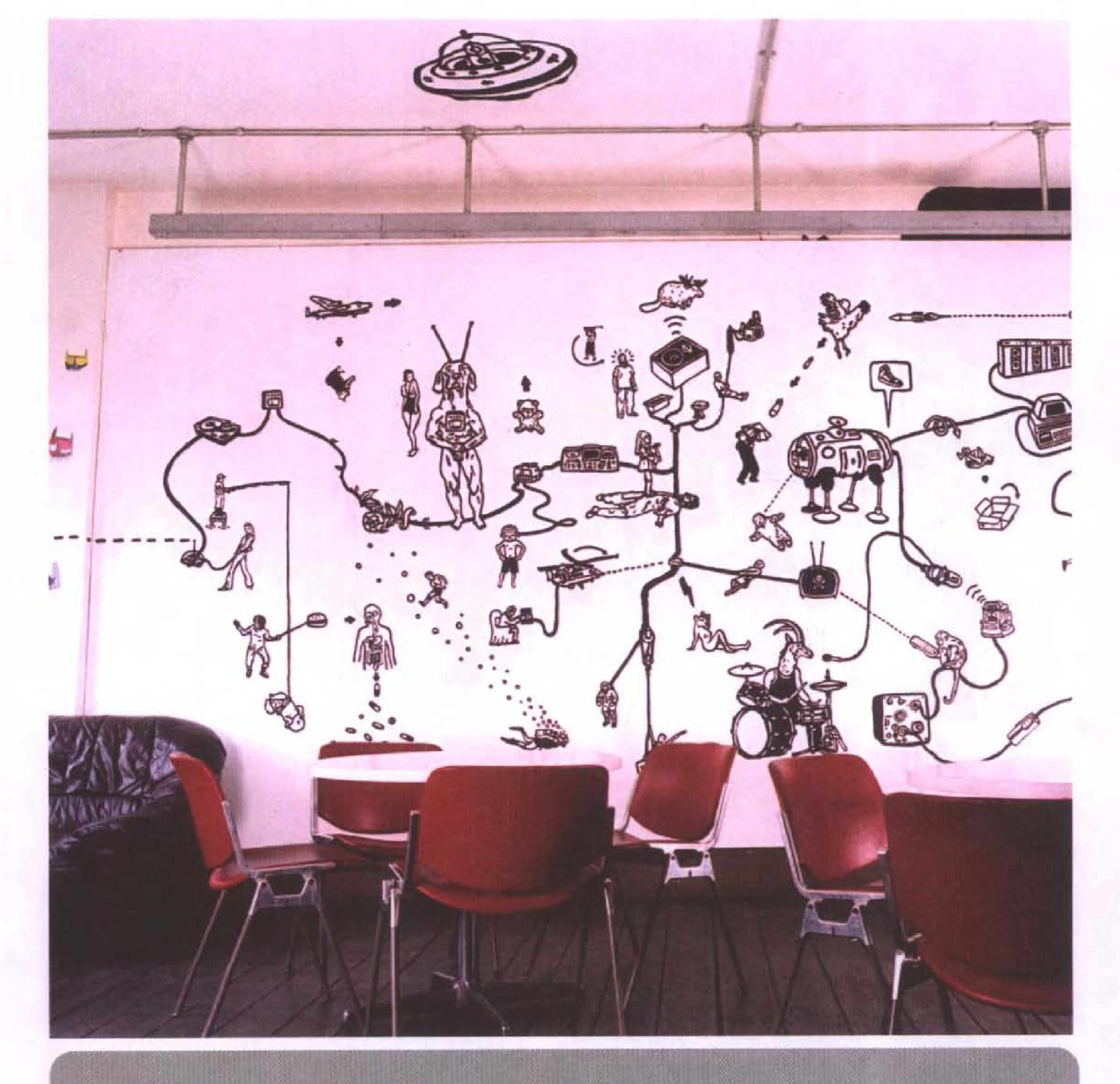




DREAMBAGS JAGUARSHO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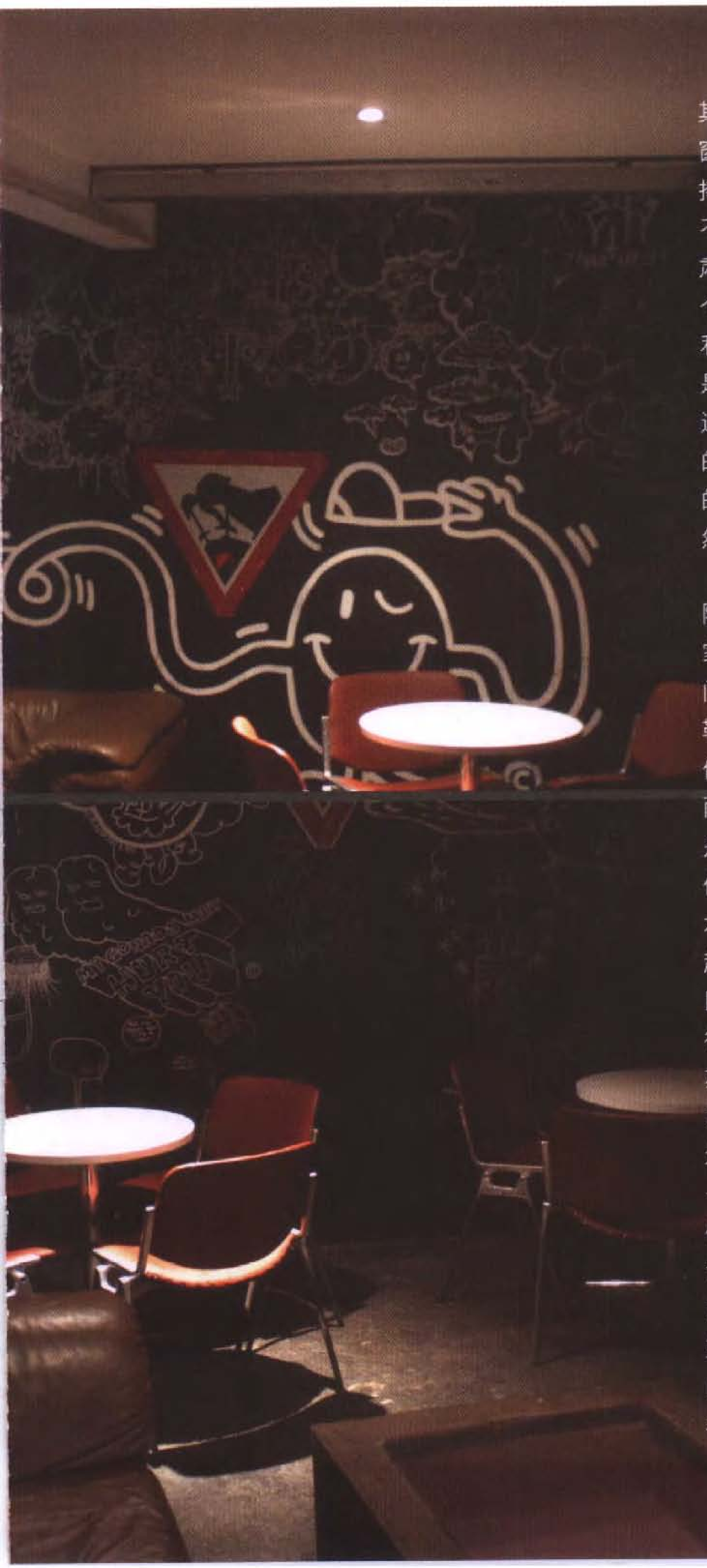
梦幻箱包和美洲豹鞋子

在肯仕兰路（Kingsland Road）上，有一家非常独特的酒吧。我们注意到它，是在伦敦刚刚上映完塔伦蒂诺的电影《杀死比尔》后，整个酒吧里里外外画满了电影里血腥的杀戮场面。很明显，这不是在做电影宣传，因为看不到任何关于电影本身的文字说明，而是满墙的壁画。就连这家酒吧的招牌我们都没有看到，只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招牌挂在店面的上方。一个是"梦幻箱包"（Dream Bags），另一个是"美洲豹鞋子"（Jaguar Shoes），是那种地地道道的卖便宜货的小商店的招牌。大约一个月以后，《杀死比尔》的壁画消失了，新的壁画又绘满了整个空间。除了那两个不协调的招牌，整个酒吧就像一个定期发行的图画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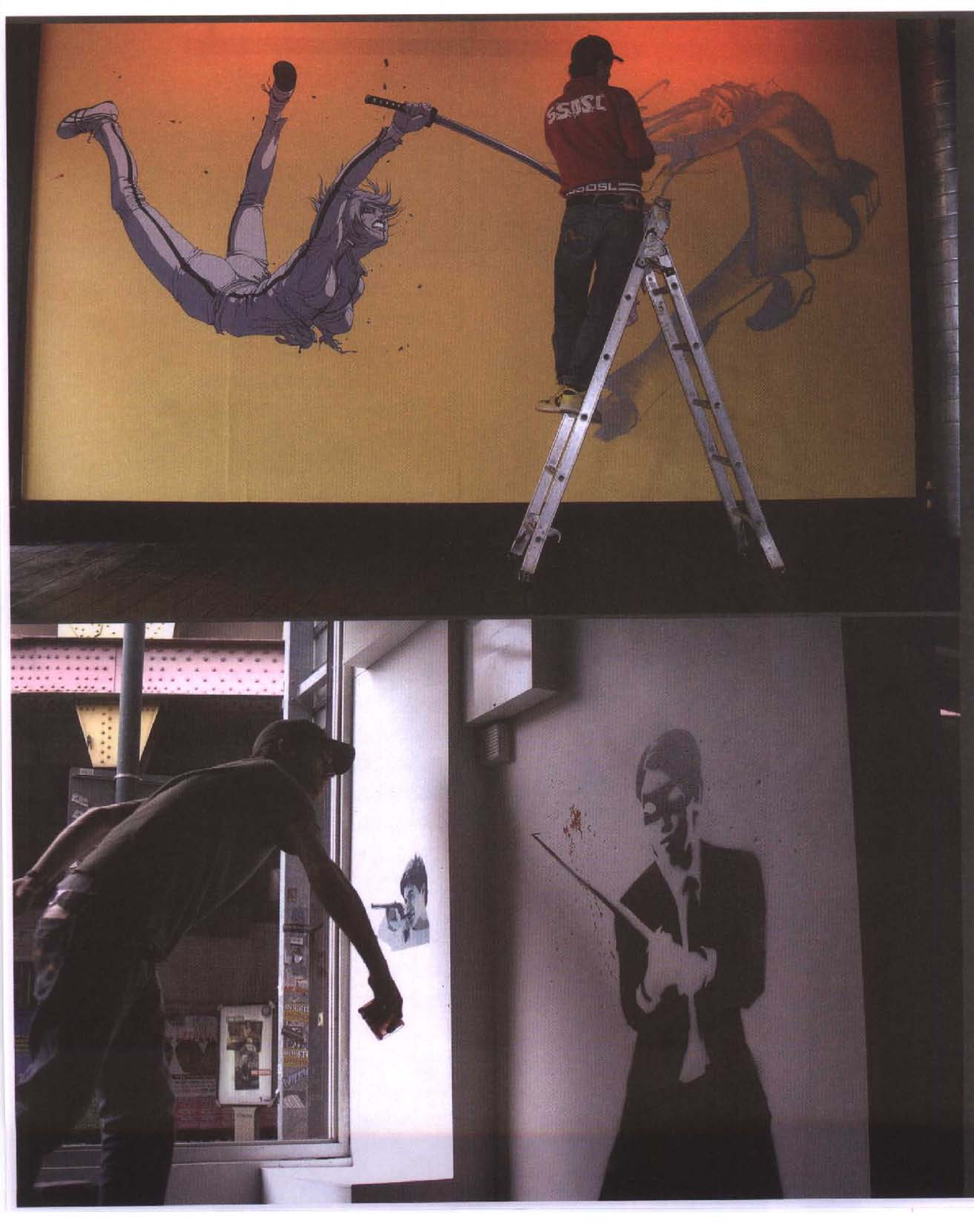
当我们见到这家酒吧主人尼克，是在临近圣诞节前的一个忙碌的晚上。酒吧里挤满了穿着时尚的年轻人，尼克站在吧台后面，高瘦身材，眼神冷峻，显得并不友善。不过他还是答应了接受我们访谈的预约。第二次的见面，是个星期六的上午。当我们如约到了酒吧门口，看到的却是一张轻飘飘的字条和紧闭的店门，上面写着“很抱歉，尼克将会迟到一会，你们要不要先到No-One等他一下，他随后就到”。我们猜想，这大概又是个典型的酒店老板，也许下午1点的约访可能对夜猫子来说还是太早。No-One是另外一家有咖啡屋的时尚商店，离酒吧不远。12月的伦敦街上已经寒风瑟瑟，我们心想尼克倒是考虑周到，那就不妨去No-One喝杯热热的咖啡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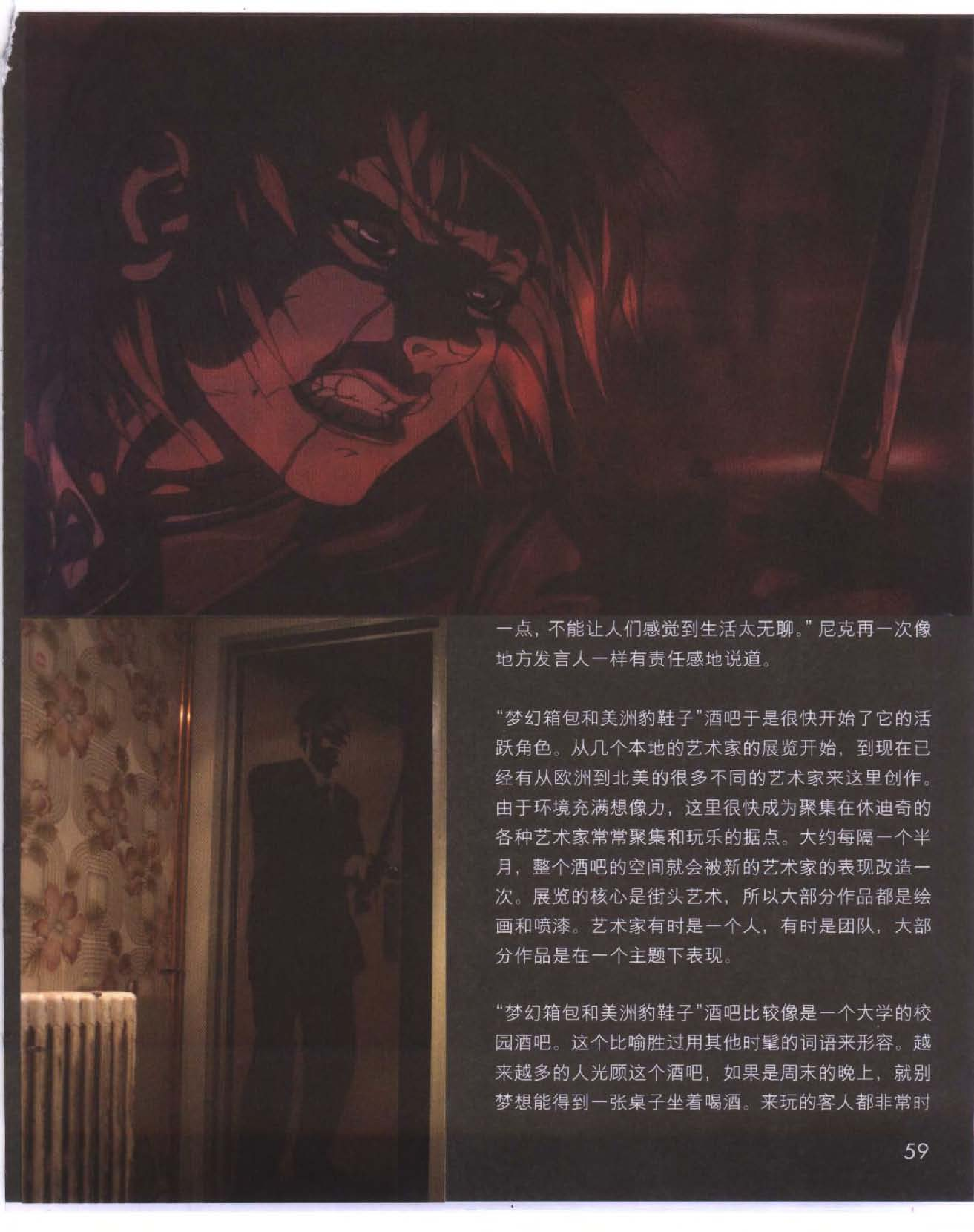

No Smoking
No bunny
the Dilly!
the Dilly



其实当我们走到指定的地方，发现尼克已经坐在窗口边，正在听一个女孩子说话。那个女孩子手捧一本厚厚的作品集，一页页地展示给尼克，并不时挥舞着手臂讲解着自己的东西。尼克表情严肃，完全显不出周末假日该有的轻松。忙完和那个女孩的谈话，尼克迅速来到我们面前，开始了和我们的访谈。“圣诞节在休迪奇（Shoreditch）是一个很奇怪节日，因为很多人并没有真正住在这儿。所以在圣诞期间，有的回家，有的回国，有的去乡下，这个地方会变得空空的。所以12月初的这段时间，我忙得都快疯掉了。”尼克说道，俨然是休迪奇的地方发言人。

随着尼克的介绍，我们知道，这家No-One和那家酒吧原来都属于尼克和他的妹妹特尼萨。而那间酒吧，的确是两个不折不扣的小商店，一家卖鞋，一家卖包。尼克和特尼萨租下这两家店面，推倒两个空间的隔墙，将之改造成一家酒吧，并将两家店名合在一起作为酒吧的名称。特尼萨原本是一本时装杂志的编辑，尼克的背景是插画家。他们在六年前回到伦敦的Soreditch，看到街头艺术在这里的苏醒，也遇到很多有意思的人。随着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设计师、音乐人涌入这个地区，整个东伦敦也在开始重新发展，新的投资使得很多地方随时都在变化和改造，一些他们和朋友常去的场所也慢慢地消失了。于是他们决定为自己、也为他们的朋友做一个可以聚会的地方，这便是做这个酒吧的最初想法。“休迪奇是这样一个地方，它能容纳来自世界任何地方的人，他们可能有相似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他们来这里认识新的朋友，希望找到合适的人来表达他们自己。我做这个酒吧，是让这些人相互建立联系，希望保持住休迪奇的艺术气氛，就像一个艺术家社区。由于休迪奇非常接近市中心，环境和氛围很容易被大的投资项目而改变。所以，我很留意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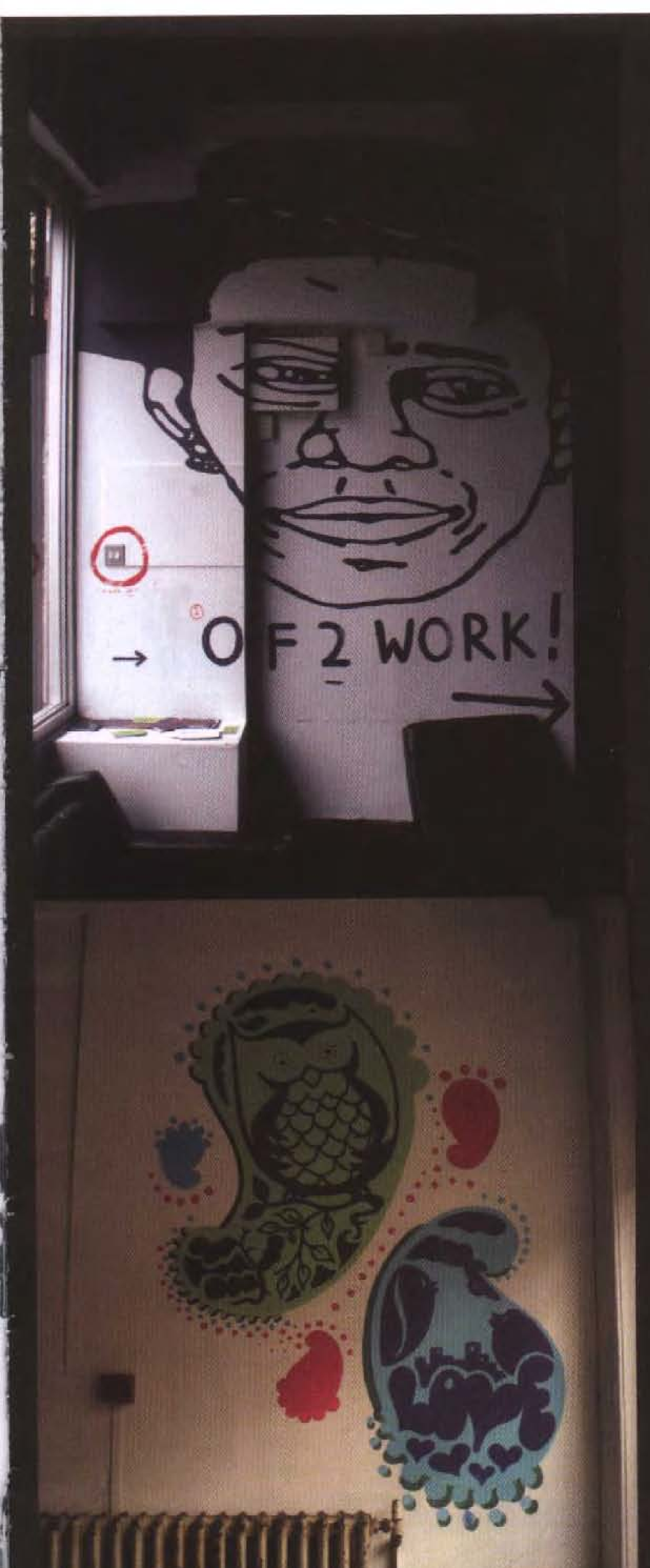


一点，不能让人们感觉到生活太无聊。”尼克再一次像地方发言人一样有责任感地说道。

“梦幻箱包和美洲豹鞋子”酒吧于是很快开始了它的活跃角色。从几个本地的艺术家的展览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从欧洲到北美的很多不同的艺术家来这里创作。由于环境充满想像力，这里很快成为聚集在休迪奇的各种艺术家常常聚集和玩乐的据点。大约每隔一个半月，整个酒吧的空间就会被新的艺术家的表现改造一次。展览的核心是街头艺术，所以大部分作品都是绘画和喷漆。艺术家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团队，大部分作品是在一个主题下表现。

“梦幻箱包和美洲豹鞋子”酒吧比较像是一个大学的校园酒吧。这个比喻胜过用其他时髦的词语来形容。越来越多的人光顾这个酒吧，如果是周末的晚上，就别梦想能得到一张桌子坐着喝酒。来玩的客人都非常时





尚，打扮彰显个人风格。这里的音乐，通常也是玩得很疯且很诡异的实验音乐。由于很多涂鸦艺术家都有和音乐人合作，所以变换的音乐也和图画一起改变着这里的调性。DJ的节目单都摆放在店面的角落供人随时取阅。尼克开玩笑地警告我们说："如果有机会带朋友到这里来，当心别被里面的那些漂亮的人和图画给吓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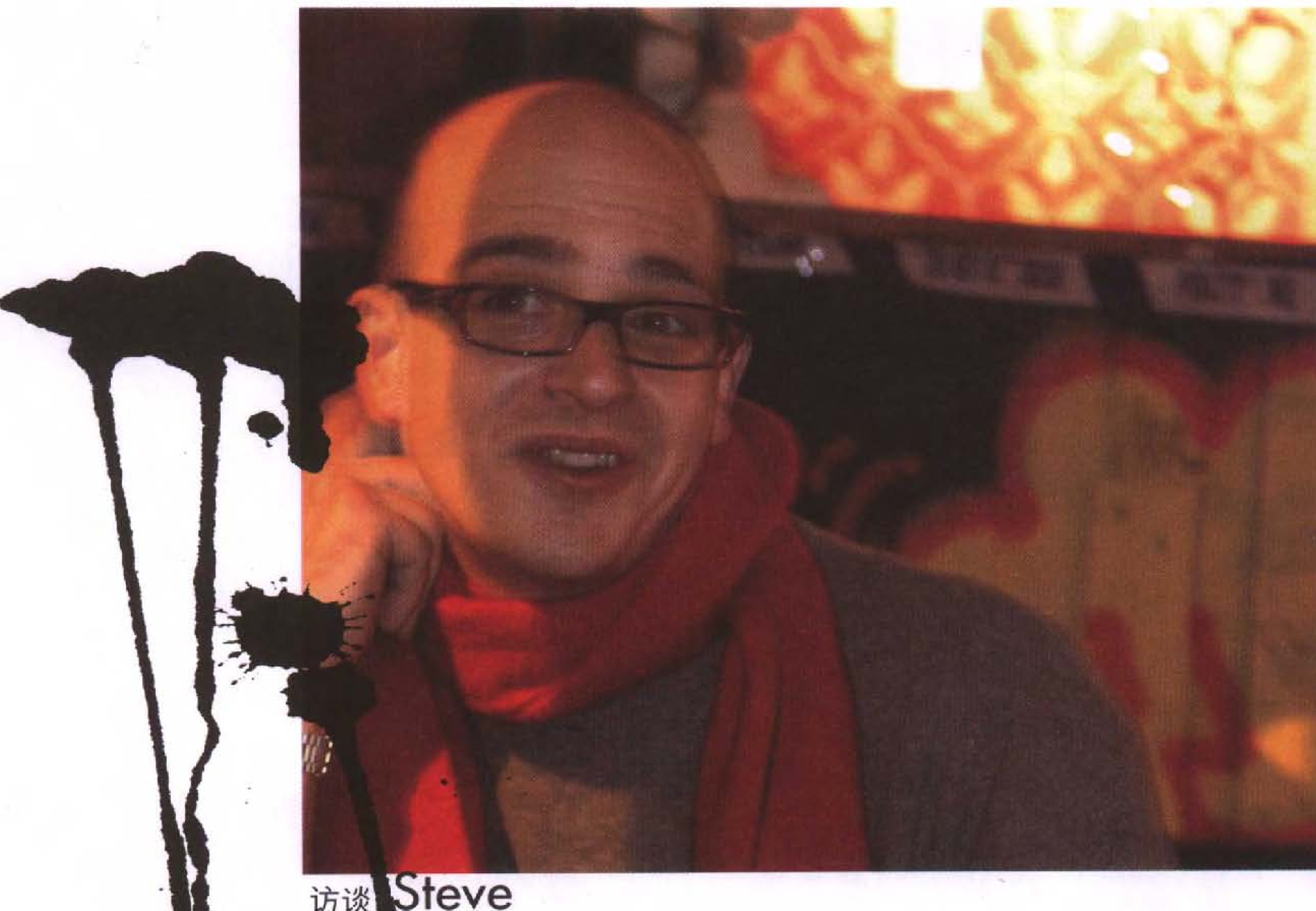
尼克和妹妹的经营重点是鼓励他们的艺术家去尝试新的东西，去超越一支画笔和画板能给人的另一种类别的视觉经验。"整个空间的重点就是要提升到另一个层次，"尼克说，"我们并不想要一个只是把墙壁转为画布的酒吧，而是一个关于空间的东西，一个让不管是谁在举办展览的人，都可以随性地将自己的内心外放的地方。"他以他们合作过的涂鸦组合"野性呼唤"（Call of the Wild）为例："他们到了店里并告诉我说他们打算将这个空间涂成粉红色，连天花板和地板都不放过。当时我心想：天啊，这要花多久的时间啊？……这大约需要多少预算？……谁会愿意来到整个粉红的空间里喝酒？……"

"不过，我还是觉得很酷。就算是一个展览造成没有人坐在酒吧里，我认为这还是很棒的，因为它不同于一般。'改变'对于经营一个酒吧的其他事项来说同样重要，而且，对这里的环境也是好事。"

尼克本人是个热爱街头艺术和插画的狂热分子。当问及他对涂鸦和街头艺术的未来时，他感触颇深地觉得，这种当初的非法地下艺术，已经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消费主义，变得越来越商业化，街头艺术本身也在不断演变，因为整体文化也在发展。涂鸦从最初的原生状态，到如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从大街上进入工作室和画廊以及其他形式的艺术空间，就像他现在做的酒吧一样。当然这有好也有坏，比如说已经开始有艺术家要求版权了，这和街头涂鸦艺术的初衷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不过，这就是事情发展的规律，有好就有坏。


243
-FAGS
6
F.K.





访谈 Steve

史蒂夫：平民艺术运动

Santa's Ghetto and P.O.W

进入十二月的伦敦，大街上已经满是圣诞气息。查凌十字街（Charing Cross）的老书街也不例外，店家们纷纷挂起了彩灯，装点起圣诞树。不过，突然间冒出来的一家店，与这条街华丽高雅的书香气完全格格不入。入口的墙壁和门窗布满了粗野的喷漆，橱窗里展示的也不见慈祥可爱的圣诞老人，而是一个手持镰刀身披黑色长袍的骷髅。如此夸张的气氛，即便是见惯不怪的伦敦本地人，看到此景，也会驻足留步，一探究竟。



这家名叫“圣诞戈特”（Santa's Ghetto）的圣诞酷店，每年只在圣诞节期间营业，历时一个月。这是一家真正的圣诞礼品店，不同的是店里售卖的都是近年来颇有名气的涂鸦艺术家的作品。从班克斯（Banksy）最新的街头涂鸦照片，到纽约涂鸦组合菲欧（Faile）精致漂亮的版画，这里的每一件商品都显示出店家不俗的鉴赏力。与其说这里是一家商店，还不如说这里更是一个画廊，每一件展品都在其合适的位置，乱中有序。除了大幅照片和版画作品，还有涂鸦艺术家创作的雕塑、现成品艺术，以及他们出版的一些书籍。这里完全呈现了最前沿的街头艺术影响下的艺术和文化，而且是第一手的，因为每一件商品都有艺术家的亲笔签名和印数。对熟悉当代涂鸦艺术的人来说，这里面的艺术家都是近年来名气不俗的人。如此突出的个性的确吸引了很多顾客，两层的营业空间总是挤满了人。有趣的是，如果你在店内拍照的话，不但没有人出来阻止你，而且还会有人主动鼓励你多拍，并宣扬他们反版权的宗旨，他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分享这里的艺术品。

这家宣扬廉价艺术革命的圣诞礼品店，其发起者叫作史蒂夫，和班克斯（Banksy）同样来自英格兰南部的港口城市布里斯托——一个有着涂鸦传统的英国城市。经过几番波折的电话预约，我们终于见到这家诡异商店的主人。史蒂夫看上去精力充沛，个子不高，待人热情。在布里斯托的成长岁月里，他很早就意识到街头涂鸦的价值，不同的是他是用相机来记录这些街头图像，对于80年代中期的布里斯托青年文化做了重要的摄影记录。随后，他在一家叫做《幻灯王国》的杂志社找到一份编辑的工作，也就是在那时侯，他开始计划成立自己的网络图片画廊，展示他积累的不断增加的涂鸦图片。



当他遇到班克斯（Banksy）之后，史蒂夫开始特意地记录这位才华横溢的涂鸦青年的创作活动。班克斯（Banksy）同时也做很多丝网版画，于是他们又想到开一家店来销售他们的作品。这是史蒂夫的第一家店的由来。店名叫作“戈特之星”（Ghetto Star），Ghetto在英文里有“平民区”的意思。随着新店的开张，抱以同样想法的其他涂鸦艺术家也慢慢找到史蒂夫，希望由戈特之星来销售他们的艺术作品，而不是由传统的画廊来代理，因为他们觉得史蒂夫的店代表了他们反精英、反主流的创作立场。



史蒂夫谈到，戈特商店的目的，是要提供一种普通人买得起的艺术。他说：“如果你想要买一件好的丝网版画，你会花到五六百英镑。而在我这里，只需几十英镑就可以买到像班克斯这样高质量的东西。”史蒂夫有策略地经营圣诞戈特店，这家店每年只在圣诞节前开放一个月，地点每年都不固定，但都是在伦敦最繁华的闹市区，届时史蒂夫会将所有艺术家的





作品精心组织并展示出来，让人们在圣诞节前真正有机会接触到，并能买到低价格高质量的艺术作品。

在圣诞戈特店一年一度的经营过程中，史蒂夫看到了普通大众积极正面的回应，人们喜欢这一类型的作品。于是他成立了“墙上的图画”(Picture on walls) 网络商店，常年销售他的艺术收藏品。除了涂鸦作品，其他以流行文化为创作主题的作品也被收录进来。为了让更多的人能买得起艺术家的作品，史蒂夫在出售原版的丝网版画的同时，也将作品印制成海报，以更低的价格在网上出售，这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当问及涂鸦和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史蒂夫说，他的戈特商店并没有像真正的商号那样去打广告和市场运作，却反而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这说明，他推行的廉价艺术革命的主张获得了正面回应，人们需要这样的艺术，班克斯（Banksy）的海报和版画已经卖出去逾千张了。通常人们不会在意这类东西究竟是艺术，还是涂鸦，还是某种口号，对很多人而言，他们看到好的东西，想要的就是买回家挂在自己墙上。从这个角度讲，街头涂鸦也有其独特性。如果你幸运地住在有涂鸦出现的街区，你可以直接把它带走作为自己的收藏，而其他人就没法接触到。戈特商店代理的艺术家，都倾向于和普通人交流。他们在街头创作，也希望通过其他渠道分享他们的艺术。史蒂夫觉得这才是最有趣的地方。

在涂鸦的发展进程中，新的涂鸦者努力打破传统涂鸦的屏障，将其推进到另一个平台，但又保持了其内在的纯粹。史蒂夫说：“涂鸦就好比你父亲当年爱听的一首歌，你现在觉得还是很好听，但有了新的味道。一般来讲，人们热爱视觉上的愉悦，相对于传统的画廊，我提供一个地方会让人们更舒服地欣赏这一类艺术，这就是我目前所做的事。”






18
KILL CUNTS!
offspr




Fire exit
Keep clear
SICKBOY


DO NOT GET CROSS
POLITE LINE
MARKS &
STENCI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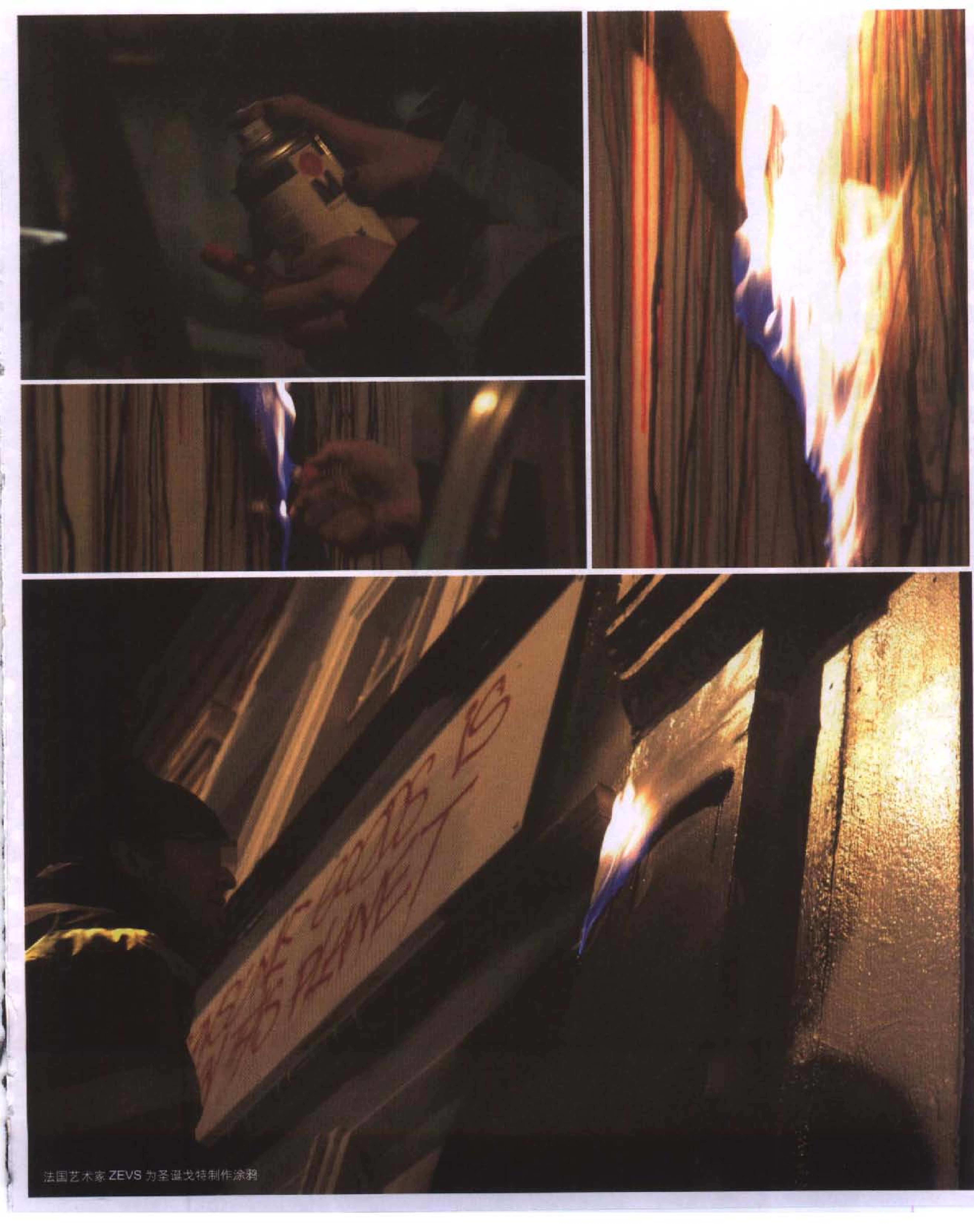


JECT FALSE IC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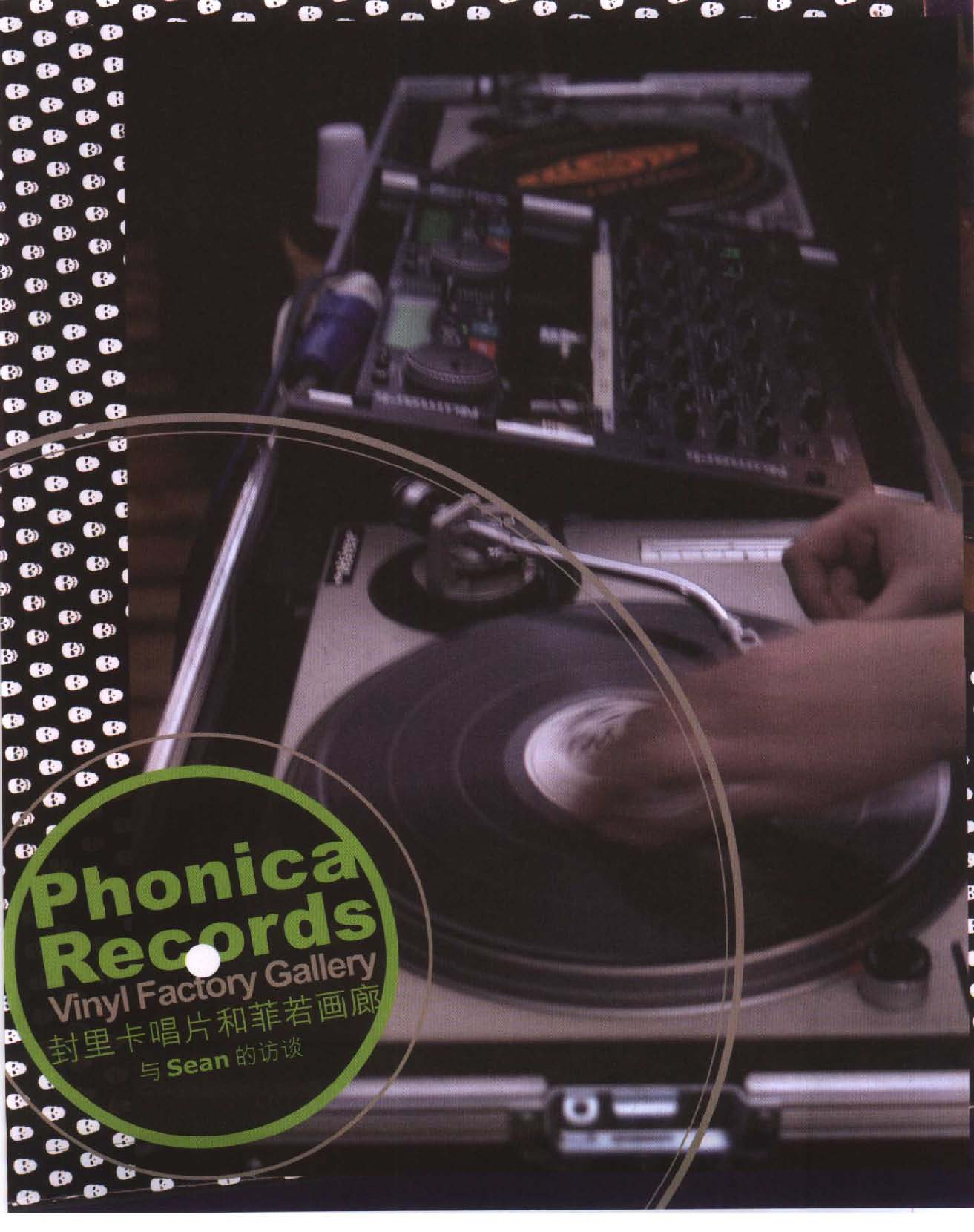
SA:NT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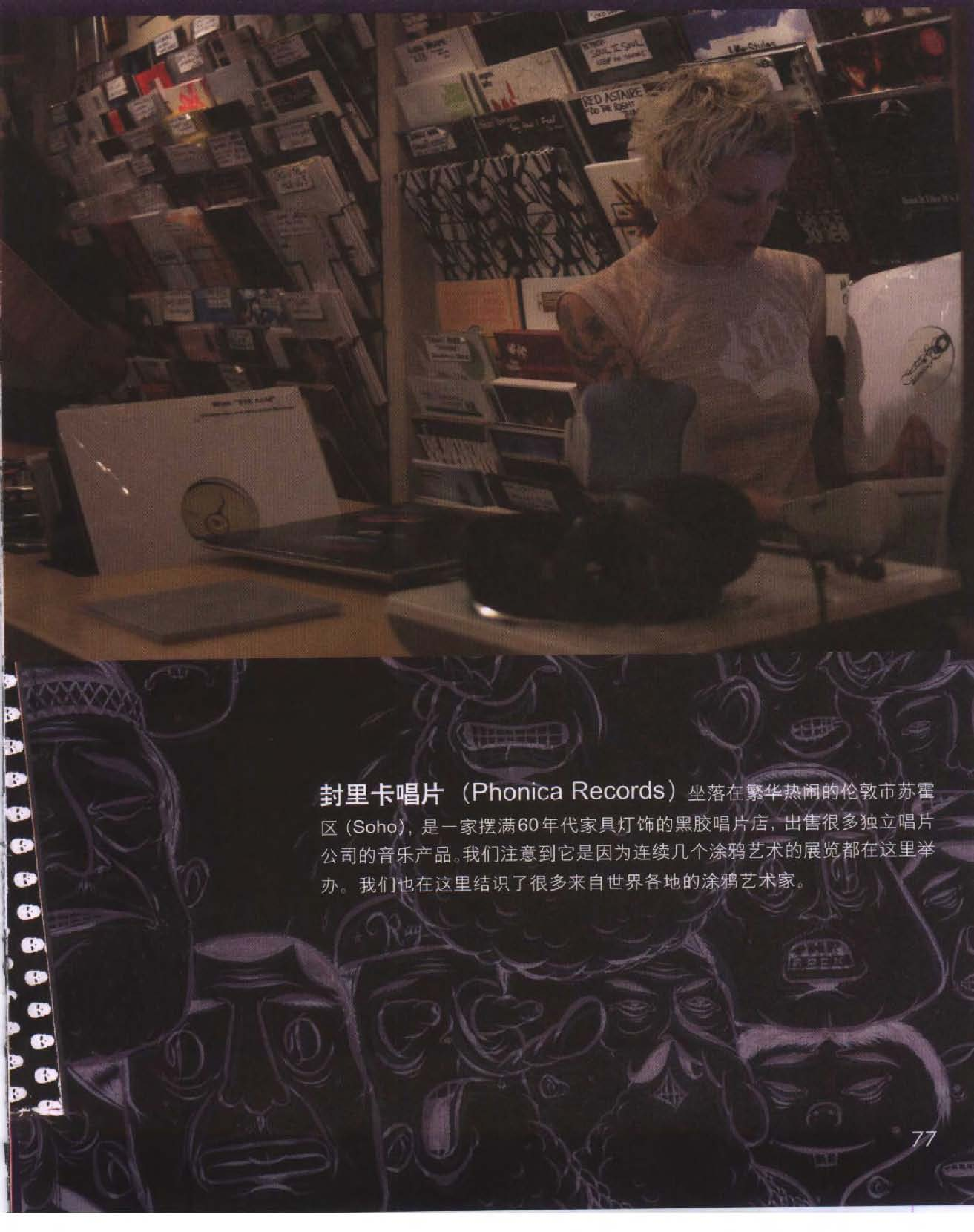
ART GALLERY

GHETT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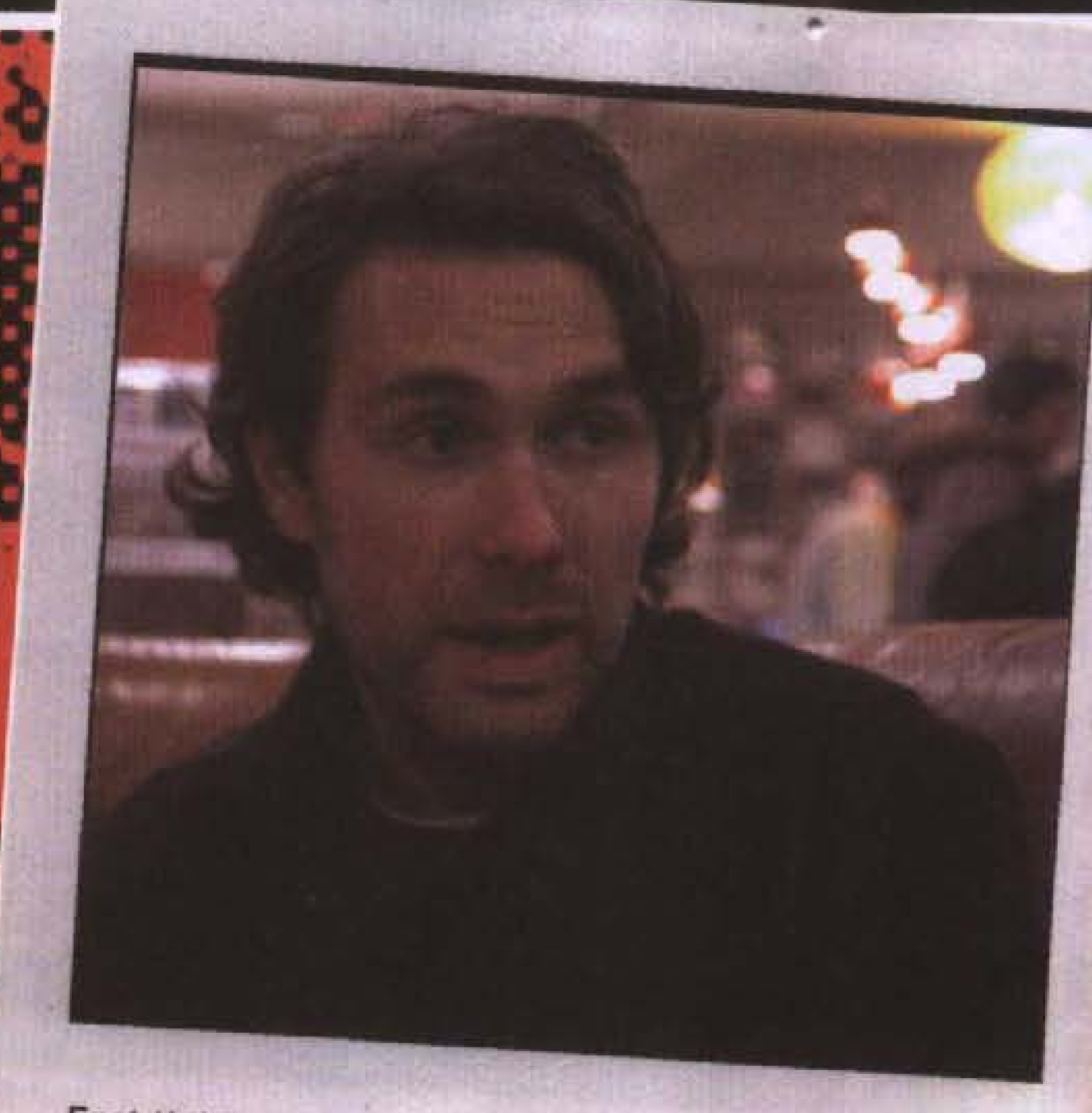
法国艺术家 ZEVS 为圣诞戈特制作涂鸦


Phonica Records
Vinyl Factory Gallery
封里卡唱片和菲若画廊
与 Sean 的访谈



封里卡唱片 (Phonica Records) 坐落在繁华热闹的伦敦市苏霍区 (Soho)，是一家摆满60年代家具灯饰的黑胶唱片店，出售很多独立唱片公司的音乐产品。我们注意到它是因为连续几个涂鸦艺术的展览都在这里举办。我们也在这里结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涂鸦艺术家。

唱片店本身并不大，但它连接着一个巨大的地下室，一个被称为菲若工厂（Vinyl Factory）的地方，这里曾经是英国老牌轿车制造商罗浮轿车(Rover)的汽车展场。能够在苏霍区找到如此大的一个闲置空间是非常让人吃惊的，因为这里是伦敦最繁华的商业娱乐区。但最终和涂鸦的联姻是起因于一本杂志：《事实》(Fact)。杂志是由一名伦敦乐评人肖彼德及其朋友安东尼一起创办的，主要介绍地下音乐和街头文化。巨大的汽车展场给予了他们很多想法，于是，一个唱片店，一个汽车展场，两个乐评人，一本杂志，便开始了和街头艺术结合的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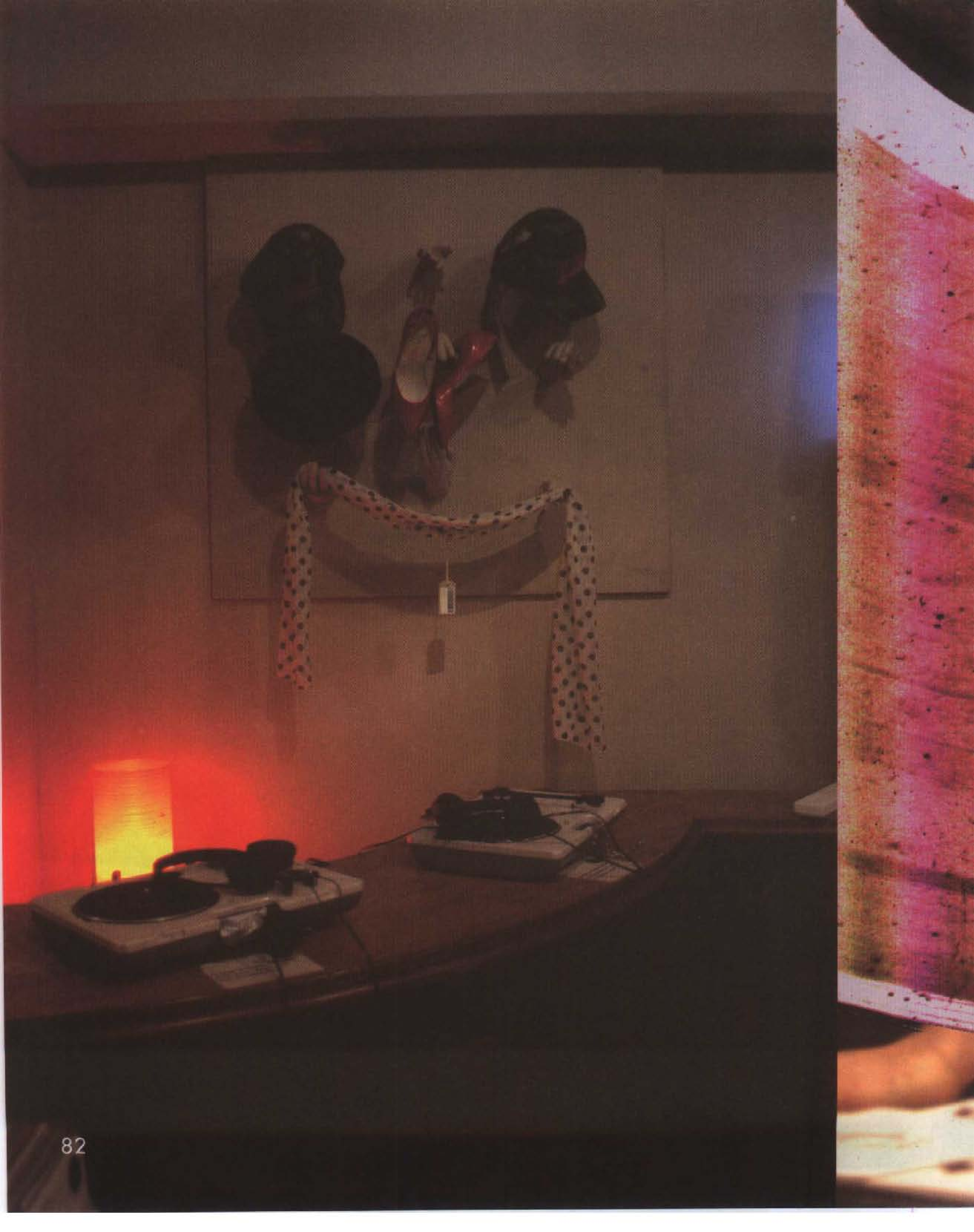
Fact 的编辑肖彼德





在我们的访谈中，《事实》的编辑肖彼德说道："对于这个空间，最初并没有很明确的倾向。我们既做艺术展览，也出租给公司作为商业用途。《事实》杂志本身是以介绍音乐为主，但随着我们在这里组织的活动越来越多，我们慢慢意识到这些各自独立的东西之间的联系。它们都在反映出一种DIY (Do It Yourself) 文化，支持个人经验，鼓励独立制作，宣扬创造性。这和街头艺术的精神很相似。《事实》杂志、菲若工厂画廊和封里卡唱片各自独立，相互影响，但它们都在创造一种鼓励试验性的文化。"

菲若工厂宣称自己是一家比较保守的画廊。不过连续的与街头艺术相关的展览都在这里举办，并显示不出其保守的格调。肖彼得向我们谈了他的想法："当初的纽约风格的涂鸦和Hip-pop明星的确也很令人兴奋，比如地铁艺术，激励了大量的青少年，甚至改变了纽约的青年文化。不过在五六年前，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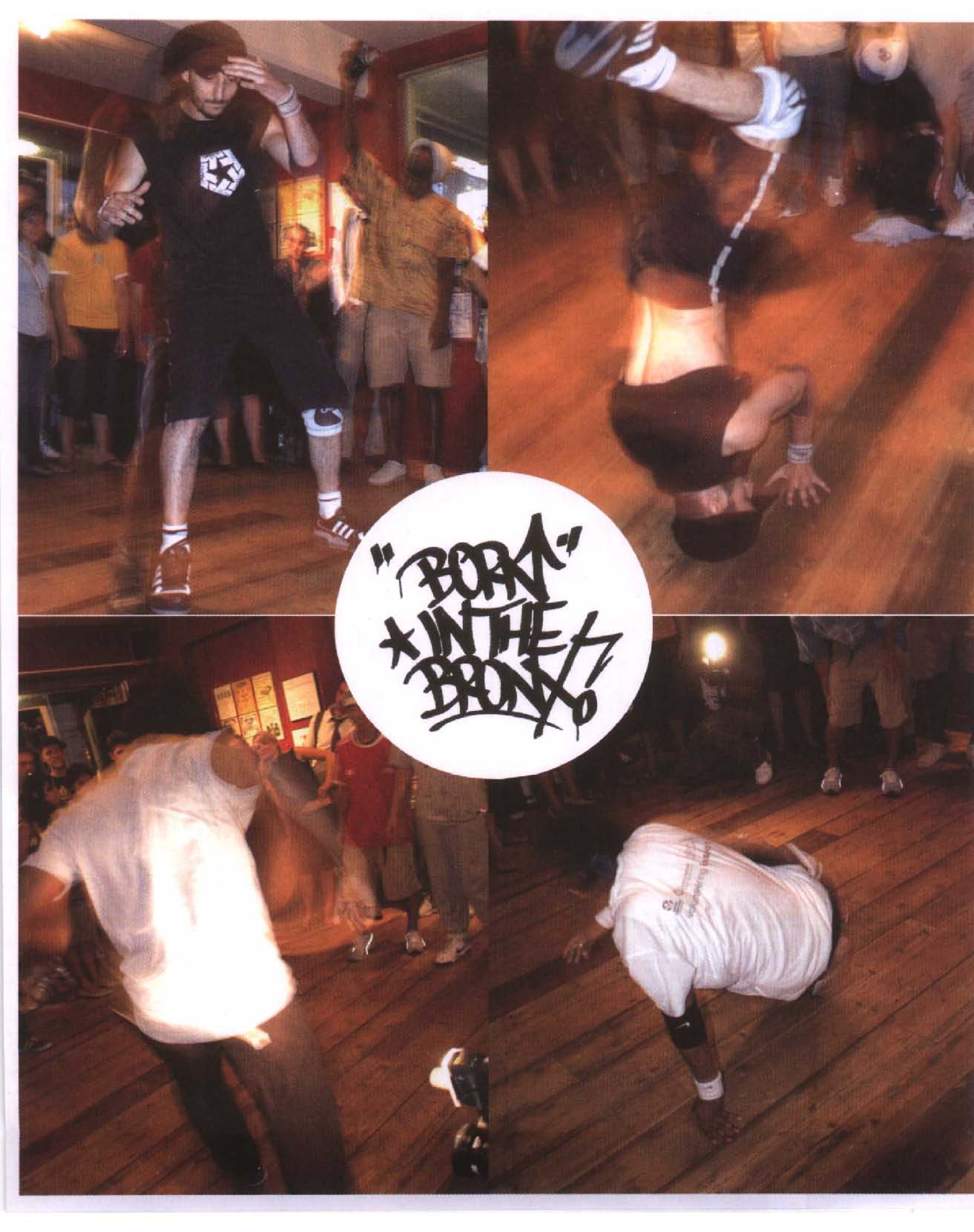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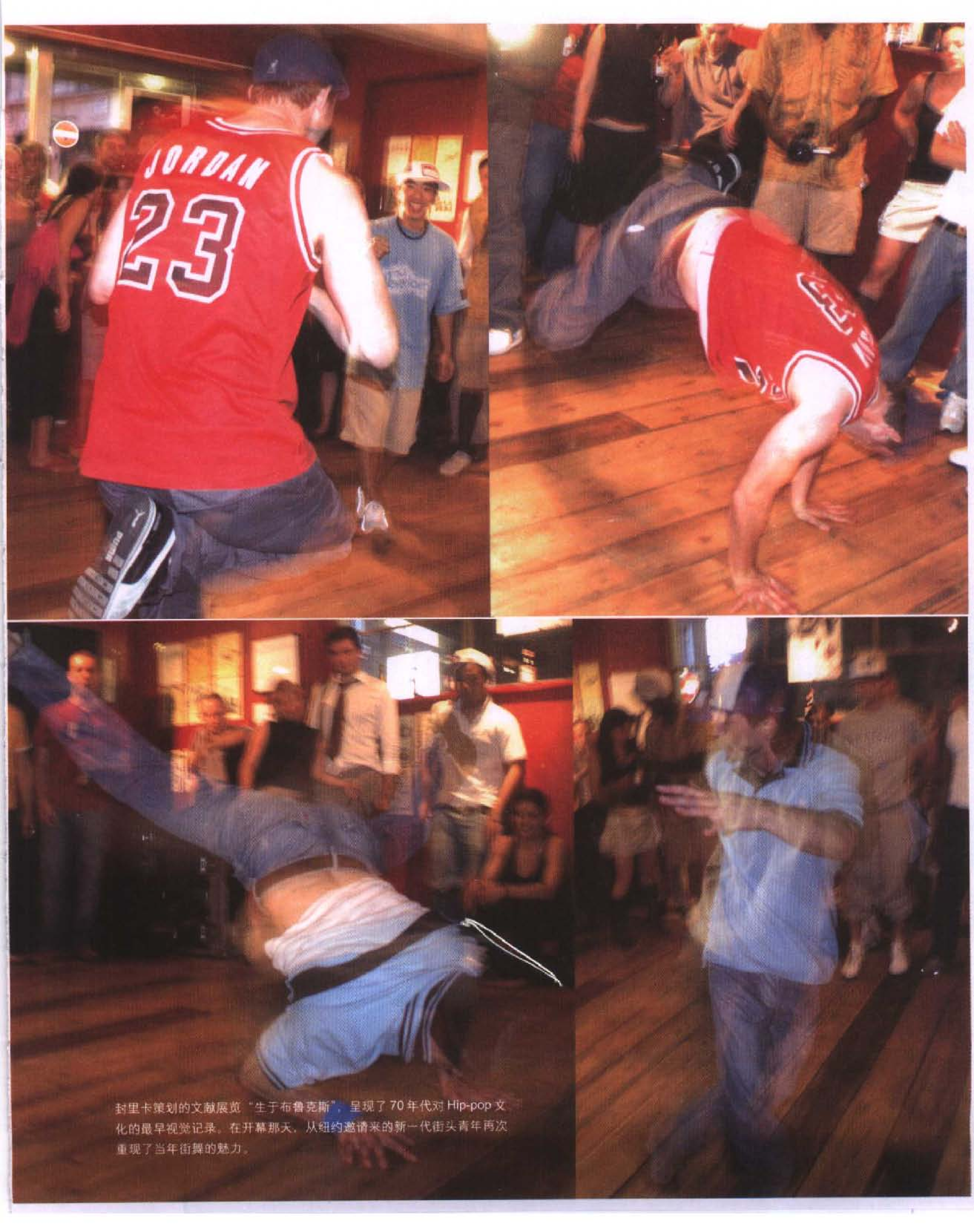
种东西渐渐丧失了吸引力，人们渐渐厌倦了那种青春期式的简单宣泄。很多新一代的年轻的涂鸦者转向了现代艺术、波普艺术来寻求新的方向。伦敦是一个在金钱崇拜和名人崇拜的文化盛行的同时，还要找寻刺激的城市。最近几年来，突然间出现了数量巨大的涂鸦和涂鸦艺术家，其中很多作品的确非常不错，非常不同于以前涂鸦的方式。如果你坐公车在伦敦城里穿行，你会看到真正高质量的涂鸦，会给你很多灵感。所以，整个伦敦的涂鸦环境已经改变了，这里面就有伦敦人需要的刺激。而且很多涂鸦艺术家有明确的策略和主张，其作品也有了相当的质量。像“牧羊人菲里”(Shepard Fairey）和班克斯（Banksy)，他们创造的图像就非常有意思。如果你看过他们的作品，你也会同意他们更像艺术家，而不是涂鸦者。我们在做Street Art 展览的时候，也看到了人们对这些作品很正面的反应。去年，街头艺术或者涂鸦给了唱片界无数的灵感，可以说，去年是涂鸦很风光的一年。

“街头艺术已经超越了只在街上出现的状态，大量的涂鸦艺术家，不只做街头涂鸦，也参与广告设计，参加艺术展览，创立自己的品牌。牧羊人菲里在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商店。当初他只是一个艺术学院的学生，在街头到处贴贴纸，而如今，他在洛杉矶有很大的商店，有了自己的商业。他确切地说是一个自我创造品牌的成功例子。

“有些人对此持批评态度，认为涂鸦艺术家朝向商业化的方向工作是不对的。但我觉得问题的关键是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尽管这些艺术家有了自己的生意，他们同时还在街上扩散涂鸦作品。所以我认为，对于他们贩卖产品，没有任何值得羞愧的地方。就像某些艺术家、音乐家、作家，通过售卖自己的东西而获得成功，没有人会指责这是可耻的。我觉得成功的艺术家，无论音乐家还是作家，他们都具备一种能力去维持他们在公众面前的曝光度，保持自己的知名度。

“街头艺术最可贵的地方是，涂鸦艺术家在街上工作完全是免费的。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很少有人会给予，通常是索取或者劝说人们去买产品。在今天，街头艺术已经跨入了一种多元状态，涂鸦艺术家有的在街上工作，有的进入了商业领域，有的进入了画廊。但几乎所有的涂鸦艺术家，他们的野心并不是进入画廊，而是希望他们的作品能给一般人带来愉悦，给那些小孩、老年人和那些在街上经过的人带来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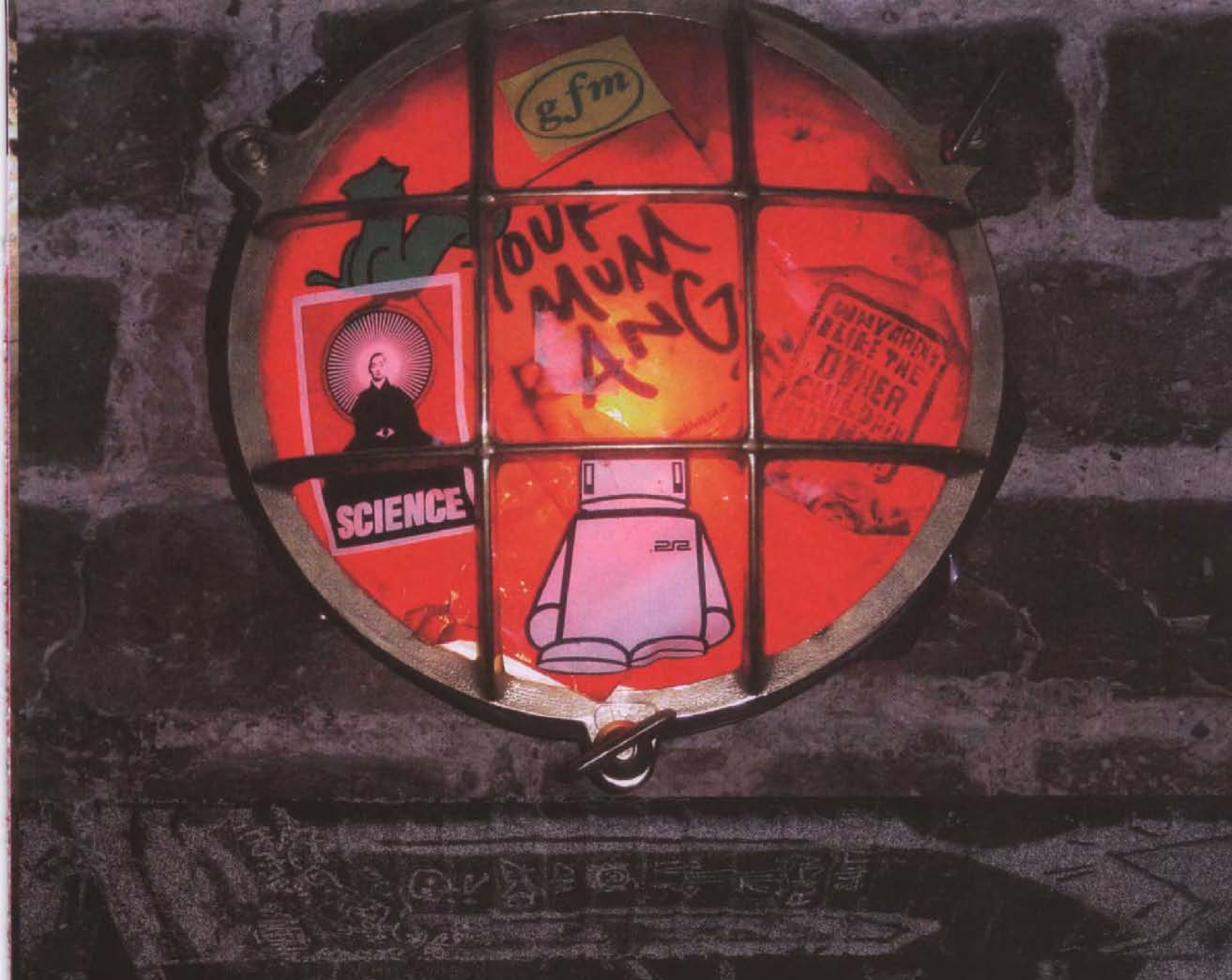

"BORN"
*IN THE
BRONX!



封里卡策划的文献展览“生于布鲁克斯”，呈现了 70 年代对 Hip-pop 文化的最早视觉记录。在开幕那天，从纽约邀请来的新一代街头青年再次重现了当年街舞的魅力。



龙吧 街头艺术酒吧
Dragon Bar



"艺术就是毒品！"这是我们在休迪奇看到的一张展览海报，上面没有任何的图案，只有这样一行醒目的句子。如此生猛的宣言，一扫含蓄优雅或者故弄玄虚的常规套路，我们当然被吸引，决定前往探听详细，看看伦敦的艺术家是如何被"毒品"折磨的。

原来，"艺术就是毒品！"是一个关于街头艺术的系列展览，大约有十个涂鸦艺术家和团队被邀请参加，历时整整半年，而所有的展览都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举行，这个在圈内享有声誉的展览场所就是我们下面要介绍的龙吧（Dragon Bar）。

坐落在老街（Old Street）的艺术圈和不带感情的伦敦商业中心之间，罗纳德街是一条不起眼的小巷。附近的高楼进驻了许多企业商家，而高楼下夹杂着一些低矮房子，这里面有些四面窗户封闭，有些则敞着大玻璃让你看到里面工作的状况。路面来往走动的人大都是西装革履、手提公事包的形象。若没有特别注意的状况下，龙吧(Dragon Bar)很容易就被忽视掉。它的建筑外观瘦窄，深色的油漆模糊掉它维多利亚式的外墙，酒吧的旁边是一条让垃圾车通过的小马路，夜晚时分，黄色的路灯常把地面的污水照得闪耀。这样的街景其实是典型的东伦敦的景致，混合着新与旧以及随时闪现的暗藏着的活力。





merlin
gsm
gsm
ADDICT
DAVE
YOUR MUM RANG
RESENSITIZE
RESENSITIZE
RESENSITIZE


REVOLUCION DE PAPEL
REVOLUCION DE PAPEL
BAST
INSTAMATIC
BAST



虽然这间酒吧叫龙吧（Dragon Bar），大家不免把它冠上中国色彩，但事实上，这家酒吧是一家非常道地的本土酒吧，且鲜少看到亚洲面孔。

不过，第一次来到这间没有醒目招牌的酒吧，却有一种误入帮派据点的感觉，神秘的气氛环绕整个空间。我们平时在街上看到的涂鸦的贴纸，乱中有序地贴满了窗户和酒架旁的墙壁。猩红色的旧皮沙发隐藏在一棵高耸的植物中间，突出墙面的鹿头标本，旁边挂着一个大型亚克里画的流血的牛……而位于地下室的洗手间，完全被涂鸦和贴纸充满，从中你可以清楚地找出每天在街头经过时看到的那些涂鸦形象。它们集中地出现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密密麻麻的感觉几乎会让人呼吸暂停。酒吧的楼上是画廊，每一次展览，整个空间都会被完全重新粉刷，或是贴上不同的墙纸，就像一个不断变换的涂鸦盒子，漂亮的艺术毒品就在这里上演。

这里曾经也是一个废弃的旧仓库，经过店主加斯汀的整修之后，如今已成为有着纽约1981年代loft风格的建筑空间。粗糙简单的装饰，流露出一种没有伪装的个性。而涂鸦的重量级介入，使其带上了浓浓的东伦敦特质。龙吧历经短暂的经营之后，已经与休迪奇的艺术家和艺术活动融合在一起了。定期的策划和展览，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慕名而来的访客，让龙吧是如此的出名，以至酒吧的外面都不用挂上醒目的招牌，只是在进门的台阶上刻着小小的龙（Dragon）字样。

龙吧具备真正的东伦敦时尚：舒适的二手皮沙发，DJ播放着有70年代风格的黑胶唱盘音乐，烟草啤酒的香味四处弥漫，周围是一些穿着各异的人，艺术家、音乐人、设计师，甚至酒保都有一股特殊气质。尽管龙吧努力宣扬反商业、反主流的东伦敦姿态，但由于地理位置离伦敦的金融银行区太近，所以很多西装革履的上班族，也常常光顾此地，暂时逃避一下现实的烦恼。以至于门口一个写着“着西服者不准进入”告示牌，变成了一个尴尬的笑话。





传奇与明星

欧洲当代纸模涂鸦先驱

Blek Le Rat



Blek le Rat

“涂鸦是一种叛逆的艺术！”Blek很乐于和我们分享他的故事。60年代他在巴黎的Ecole Des Beaux-Arts 主修建筑学。那时侯Blek沉迷于当时巴黎的政治运动。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左翼艺术青年，曾经试着用他擅长的版画功力为“五月风暴”制作海报。学习建筑让他了解到城市空间的人为性，而学习版画训练了他的美学感知能力。

1971年，Blek随父亲一起到纽约旅行。他第一次看到了纽约的街头涂鸦：消防栓上潦草的皇冠图形，地铁里勾边的涂鸦字母，以及街角喷涂的一些莫名其妙的颜色。这些给Blek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什么样的人做的这些涂鸦，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些，而且这又有什么含义呢？”带着这些疑问，Blek又度过了近十年的光阴。“我那时候的热情还是参加政治运动。”Blek解释道。

直到1980年，Blek的一个朋友Gérard找到他，希望他帮忙，为《探险乐园》做编辑。探险乐园是一种当时法国青少年游戏的场所，小孩们在那里相互结识，玩耍，并用在空间胡乱图画以显示对地点

的占有。其中一个探险乐园位于一家超市的后面，里面有很多小孩丢弃的成桶的颜色漆。当Blek和他的朋友看到这些非法的涂抹的时候，再一次触发了他对纽约涂鸦的记忆，他和Gérard决定利用这些丢弃的颜色漆来做点什么。他们找到一幢废弃的房子，准备简单地模仿一个纽约的涂鸦。这时候，碰撞的火花出现了。Blek想到了小时候在意大利旅行时看到墙上的墨索里尼的头像，那是用纸模绘制而成的，于是他们开始尝试古老的纸模技术来制作与纽约涂鸦完全不同的东西。

在最初的一段创作时期，Blek 和朋友 Gérard 用纸模复制了上千只老鼠的图案，喷制在巴黎各处的街道和地铁通道里。Blek说："我觉得老鼠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巴黎的老鼠甚至懂得乘坐地铁。它们坐地铁在城里找食物，然后乘坐最后一班地铁回到自己家里。" Blek 用涂鸦老鼠来唤醒巴黎人在现实生活里对童话的想像。80年代初的巴黎，政府对政治很敏感，但对艺术比较宽容，而且也没有人知道涂鸦是什么。尽管Blek他们四处喷制涂鸦，但很少碰到麻烦，整个城市都是他们创作的画布，有太多的地方可以随心所欲地练习。如果有警察报以好奇的询问，只要他们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在创作艺术！"警察便会放心地离开。

1981年的新年前夜，Blek袭击了巴黎的现代艺术馆——蓬皮杜艺术中心。他们在那里喷制了很多老鼠和坦克。其实，他们想要试探合法的艺术体











系对他们的行为的反应。结果回应的只有美术馆保安不解的询问："你们在干什么？""艺术！"这个词从他们冻僵的嘴唇里冒出来。这是他们开创的艺术在完全不被认知的状态下，与合法的艺术体系的第一次遭遇，但没有人能够理解这种东西的意义。

度过了那个寒冷的冬季之后，Blek 的朋友 Gérard 决定放弃涂鸦而另谋他途，Blek得到了这个名字的使用权。他开始一个人独自创作，并改名为Blek Le Rat，法语意思为"老鼠 Blek"。那是 Blek 涂鸦生涯的一个冰河期。

接下来的几年里，Blek 完全沉迷在他的涂鸦世界里。白天睡觉，夜晚出门，在整个巴黎城里不停地绘制。他彻底放弃了做建筑师的职业选择，开始全身心地投入这样一种纯粹的、不被人理解的地下艺术。Blek 描述他的早年经验道："我一个人穿行在城市里，整个城市像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当我在晚上完成一件涂鸦之后，我会在第二天白天回去看，看街上人们对我的图像的反应。有时候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甚至对我作品最不经意的匆匆一瞥都会让我高兴好久。"这位彻底的独行侠也尽量避开巴黎的艺术主流，回避和人们讨论"这个算不算艺术？"之类的问题。Blek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的纸模形象为他说出一切。

随着Blek的纸模涂鸦越练越精通，在1983年，Blek开始采用真人大小的人物形象来制作涂鸦。他创作了一个老人的纸模涂鸦形象，并在法国的十个不同城市留下了这个记号。这个纸模老人被拍成照片，慢慢地在报纸和媒体上出现了。人们喜欢这个莫名涂鸦，开始讨论它的意义。接下来，Blek 制作了一系列的纸模人物：奔跑的男人，抱小孩的母亲，站岗的俄国士兵，摇滚歌手，哲学家……这些涂鸦由于尺寸和真人接近，再加上Blek精心挑选的街头环

境，所以常常被人误以为真的有人站在路边。"这些我创造的人物形象，其实都和我自己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他们在世界各个城市介绍我，就像人们向另外一个人介绍他自己。" Blek说道。他觉得那些人物就像是他自己的替身一样，存在于城市的各个角落。

到了 1984 年，新的纸模涂鸦开始在街头出现了，其他的涂鸦艺术家慢慢加入进来。他们互不相识，只是用涂鸦在大街上分享他们的表达，这或许是Blek梦想的东西之一。不过，全新的、针对涂鸦的法律也颁布出来，巴黎的警察开始有针对性地管制街头涂鸦。Blek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带到了警察局。审讯他的警官是个漫画迷，他对Blek说："让我怎么说呢，你的东西太漂亮了。"结果这个案子自然就不了了之。但从此以后，Blek不得不开始躲避警察，研究警察的态度，了解他们巡逻的路线，开始玩"捉迷藏"的游戏。这或许是涂鸦如此吸引人的缘由。很多后来的涂鸦青年越是在政府的打压之下，做得越起劲。Blek 也说道："这个世界上最让我激动的就是，在寒冷的冬夜里躲过警察的查询，用快要冻僵的双手来完成一件作品。"也许，反叛才真正激发涂鸦的不断产生。1984 年以后，越来越多的纸模涂鸦出现在巴黎、柏林、巴塞罗那和其他欧洲城市。Blek点燃了整体的涂鸦运动。

这是我们了解到的Blek的故事，他在伦敦只有短短三天的停留。我们暗自庆幸与这位涂鸦大师的邂逅。

在伦敦的第二天，他被邀请到 Brick Lane 的 Factory 做涂鸦。Blek在那幢废弃的建筑里留下了他最新创作的人物涂鸦。这一次，这个人物形象是他自己，一个手提行李箱的旅行者。Blek 对我们说："看看他，那就是我。我在找地方睡觉，找地方停留。"黑白两色纸模清晰地勾勒出Blek的脸，疲惫而充满期待。丰富的动态和简洁的表达，让整个废弃的建筑空间顿时弥漫出一种诗意。那是一种能够让人感动的形象，直接且没有任何掩饰。




STATIONNEMENT
GÊNANT
6e Arrt
RUE
VISCONTI






RUE
DE L'ABBAYE
AU SOUS.SOL
Collections
de Poche


VILLE contraste
VILLE contraste
VILLE contraste

BROCANTE
VENTE
aux marchands
Sale for dealers

75
1903
FAHRRÄDER

NO COMMENT

16e Arrt
QUAI
SAINT-EXUPÉRY
1900 – 1944
ÉCRIVAIN ET AVIATEUR



Blek le Rat
MEMOIRE
FOREVER




SALAIRES LEGERS
CHARS LOURDS
PEACECORE
POSTE
PUCES
de
FOIRE
TOTAL RESPECT
Pour
BLEK
VNDENK



英国当今最有影响力的涂鸦者

Banksy



Banksy算得上是英国当今最有影响力的涂鸦艺术家。如果说到伦敦的涂鸦，几乎没有不提及他的。他的黑白色的纸模涂鸦看起来非常漂亮，风格突出，机智，诙谐，富有颠覆性。在他的作品里，有面带微笑的警察，拿着照相机的老鼠，挥舞武器的猴子，紧紧抱着炸弹的小女孩，威严的警官牵着女人气十足的狮子狗……当你看到这些涂鸦形象出现在大街上，你会获得一种意外的幽默，那种幽默既属于你自己，又属于界上所有的人。

英国的媒体称他是英国艺术界最神秘人物。尽管他有很多仰慕者，有很多关于他的故事和传闻，但是，几乎从来没有人见过Banksy本人，所有关于他的网站和书籍，有关艺术家本人的图片，不是背影，就是面带米老鼠面具的自拍照。甚至他自己的画廊个人展览的开幕酒会，也没有人能确切的指出谁是真正的Banksy。我们造访过Banksy的故乡布里斯托，我们遇到的当地人几乎都知道他，从旅游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摄影器材店的老板，讲到Banksy，大家都是津津乐道地说出一两件他们所知道的故事，他已经算是布里斯托的名人了。而我们在Banksy的故乡所收集到的他早期的纸模涂鸦，同样保持了他特有的幽默和质量。

在最近几年里，Banksy以惊人的数量创作街头艺术。从东伦敦涂鸦中心Shoreditch到市中心的特拉法拉广场，从西边的洛汀山，Banksy的作品四处出现。有人说Banksy在个性化装点这座城市，让伦敦一点一点变成他自己的。Banksy的涂鸦已经慢慢从伦敦扩散到世界的其他城市。





Banksy 是我们非常想采访而最终都没能见到的涂鸦艺术家。在一番无任何回应的电子邮件联系后，我们思考如何找到这位只见作品不见人的艺术家的线索。最终，我们抓到了Santa's Ghetto的 Steve，他在Banksy还未成名之前边就以摄影师的身份记录Banksy的创作，后来成为Banksy的好友兼代理人。从与Steve 的交谈当中，我们才得以进一步地了解这位活跃的涂鸦艺术家的点点滴滴。据 Steve 声称，Banksy 至今只做过两次面对面访谈，并刻意地经营着自己在主流媒体前的缺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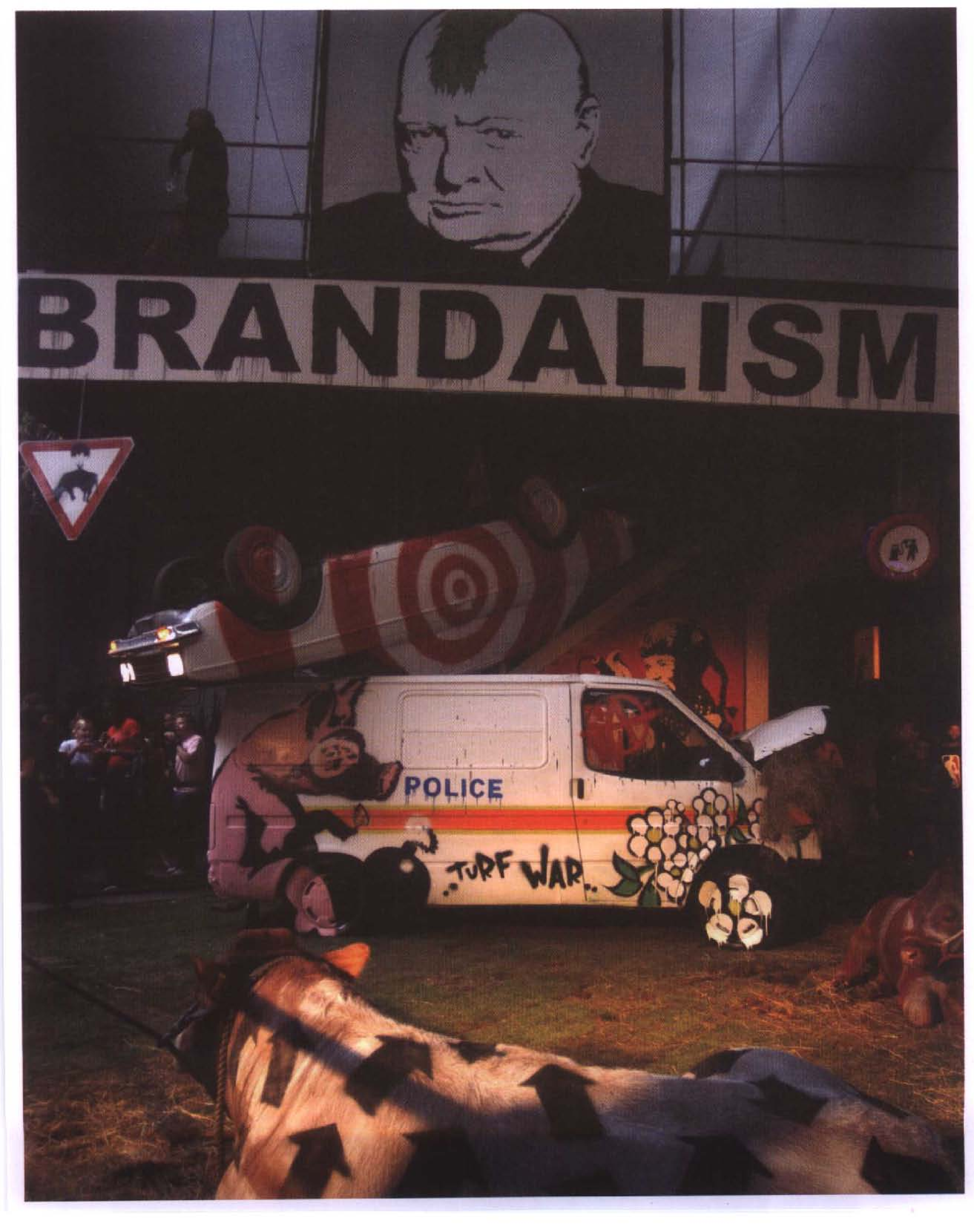
Banksy出生于1974年，在英国的布里斯托长大，父亲是一个复印机工程师。学校教育从来没有给他任何的启发，他很快被学校开除。在凄凉的 14 岁那年，他开始拿起了喷漆罐玩涂鸦。布里斯托市一直以来涌动着旺盛的涂鸦激情，所以 Banksy 迅速卷入了 80 年代的布里斯托的涂鸦运动，从此正式开始了他闪闪发光的涂鸦艺术生涯。

和当时的其他涂鸦青年一样，刚出道的 Banksy 爱听 Hip-pop 音乐，喷涂纽约风格的泡泡字和壁画。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并不在行徒手喷绘，转而尝试使用纸模。当他完成了第一个纸模图之后，他感觉到了纸模比传统喷涂更加有效，随即放弃了纽约风格。Banksy 发觉纸模是一种完美的媒介，并意识到直接使用图像的潜力，以及使用线条的重要。它能强化和迷惑观者的直觉。从那以后的数年时间里，Banksy 提炼出一套独特的、图形化的个人风格，并很快将其复制到城市各处，建筑物、路灯、桥梁、汽车、人行通道。Banksy 的涂鸦形象很容易让人读懂，即便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能被他那种风趣的图画引得开心地一笑。

Banksy 喜欢边缘政治。他很早就注意到，纸模被用在政治抗议、反战运动的海报和标语的制作中。这种视觉风格一看上去就有政治意味，而且城市里的警告牌、道路指示牌都采用和纸模近似的视觉风格。Banksy 迅速领悟了纸模的这种视觉特质，创造出一系列的文字涂鸦。他故意模仿社区官方的告示牌风格，在一面干净的白墙上喷上“ This Wall is a Designated Graffiti Area”（合法的涂鸦区域）。由于这件作品如此真实地模仿了社区告示牌的视觉效果，以至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伦敦新刷白的墙壁果然都被喷上了涂鸦。最近Banksy在东伦敦的一些步行街区的地面上喷制了很多诗句，并划出一条长达几英里的白线将这些诗句联在一起。如果你顺着这条白线走下去，你会经过街头市集、教堂，甚至大楼后面的垃圾处理厂……这是一件号称英国最长的街头涂鸦作品。

Banksey以他对荒诞的敏感、善于制造滑稽的形象而闻名。他在伦敦动物园的大象和企鹅馆的围墙上喷涂巨大的手写体的涂鸦句子：“我要出去！ 这里太冷，管理员浑身臭味，实在是无聊!”看起来就像是动物们自己写上去的一样。Banksy 也常常使用动物形象作为他作品的角色：大象、猴子，还有老鼠。Banksy 的老鼠很有意思，他的每一个纸模涂鸦老鼠都在忙于自己的事情：拍照片，锯门锁，玩




BRANDALISM
POLICE
TURF WAR







DJ，搞电焊，喷涂鸦，搞破坏……老鼠似乎是Banksy的最爱。2004年，Bansky准备了一只老鼠的标本，把它穿戴成地下文化青年的模样，手持微型喷漆罐和麦克风，头上带着墨镜。然后Banksy将其放在一个玻璃盒子里，潜入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悄悄放在陈列大厅里，展览了数小时，直到被保安察觉出来而取走。Banksy在这个盒子里面还附上了文字说明，提到这种新品种的下水道老鼠由于吃了太多的快餐食品，因而具有了新的生物特质。在这之前，Banksy已经设法把自己画的一幅涂鸦猴子，悄悄挂到了英国泰特美术馆展览大厅的墙上，和那些经典的大师作品放在一起展出。不过，那次不太走运，Banksy使用的粘胶不太牢固，涂鸦猴子几分钟之后就从墙上掉下来了。这之后，Banksy又得到一个新的绰号："文化匪徒"。

Banksy玩的是一种反的观念，他反主流，反品牌。然而在这样的方式中，他却建立起了自己的一套品牌。他这种高调的反商业涂鸦行为却吸引了真正的商业品牌来和他谈判。Nike就是一个例子，他们邀请Banksy为Nike新一季的产品设计广告，但被断然拒绝，因为"这违背了一个涂鸦者的原则"，他在网上发言道。不过，虽然高举反商业大旗，Banksy却接受了Puma的付薪委托，他也为英国流行乐队Blur的最新专辑Think Tank设计唱片封面，而他的单幅油画作品的价格已经接近1万英镑。



Banksy的文化匪徒行为包括：

■ 2000年罗马天主教大庆典，制作黑猩猩头戴皇冠的女王肖像；

■ 1999年透纳奖颁布前夜，在泰特当代美术馆喷制"当心台阶"的涂鸦文字；

右边是Banksy在泰特不列颠美术馆安放他的涂鸦油画。名流文化常常成为他调侃的对象。Banksy在2005年以类似的行径袭击了纽约的大都会美术馆和纽约现代美术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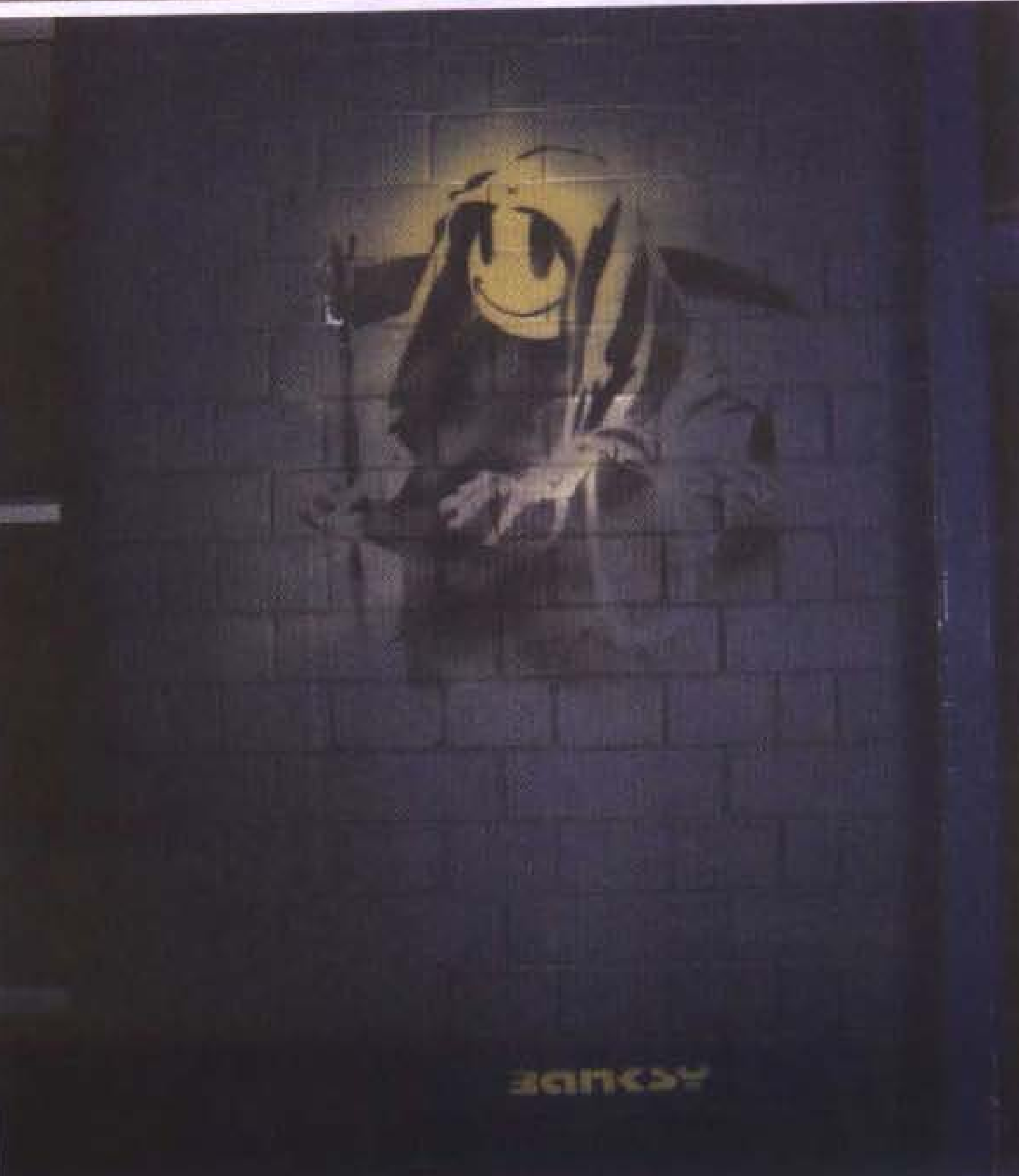


2003年，Banksy的个人展览首次在伦敦展出。这个名叫“草地战争”（Turf War）的展览在Shoreditch的一间巨大的旧仓库里展出。展览的具体地点一直是一个秘密，直到展览开始的前几天才通过电子邮件传播开来。这一次，Banksy带来了真正的动物，包括喷有安迪·沃霍尔纸模头像的牛、喷有监狱铁条图案的羊，以及警察图案的猪。Banksy在展览正式开始之前几小时就溜走了，伦敦文化界的另一个名流为他的展览开了场，兴奋的观众惊喜于这种表达方式。Banksy在展览的介绍文字里谈道：“我来自的城市没有地铁，只有牛和羊，所以我只好在它们身上喷涂鸦。”又一个Banksy式的幽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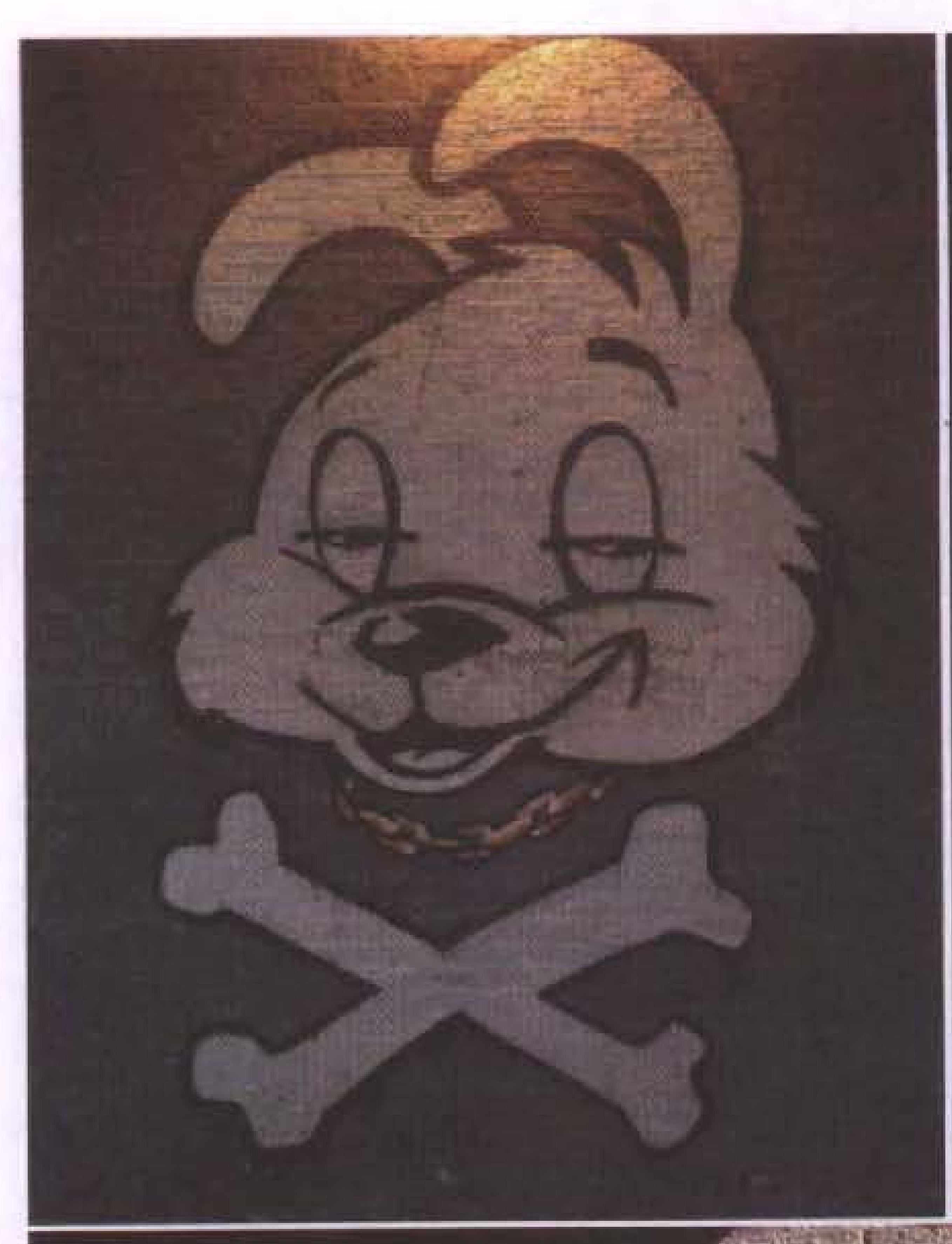
Steve谈到Banksy的个人印象说：“Banksy是我见到的最敬业的人，他从来不给自己一天的休息。他总是在不停地做作品：涂鸦，版画，油画，雕塑。他始终都在创作。”Steve和Banksy都来自于同一个城市，他和Banksy一起经历了最近几年涂鸦在英国的又一次崛起。在Steve的店里，我们看到了Banksy出版的第三本小画册：第一本《用头撞墙》收录了他的坏老鼠系列，第二本《存在主义者》迅速加强了他的声誉，而这第三本《把它剪出来》讲述了Banksy不断扩大的对于街头艺术的概念。Banksy曾经说过：“在街上喷涂涂鸦不是对城市愚蠢的破坏，它是城市生活实实在在的一部分。”他说：“涂鸦不是街头表演。”


Keep
it
real




BANKSY


Welcome
to
hell!






DANCE DIVERS
PRESENTS
BROKEN MI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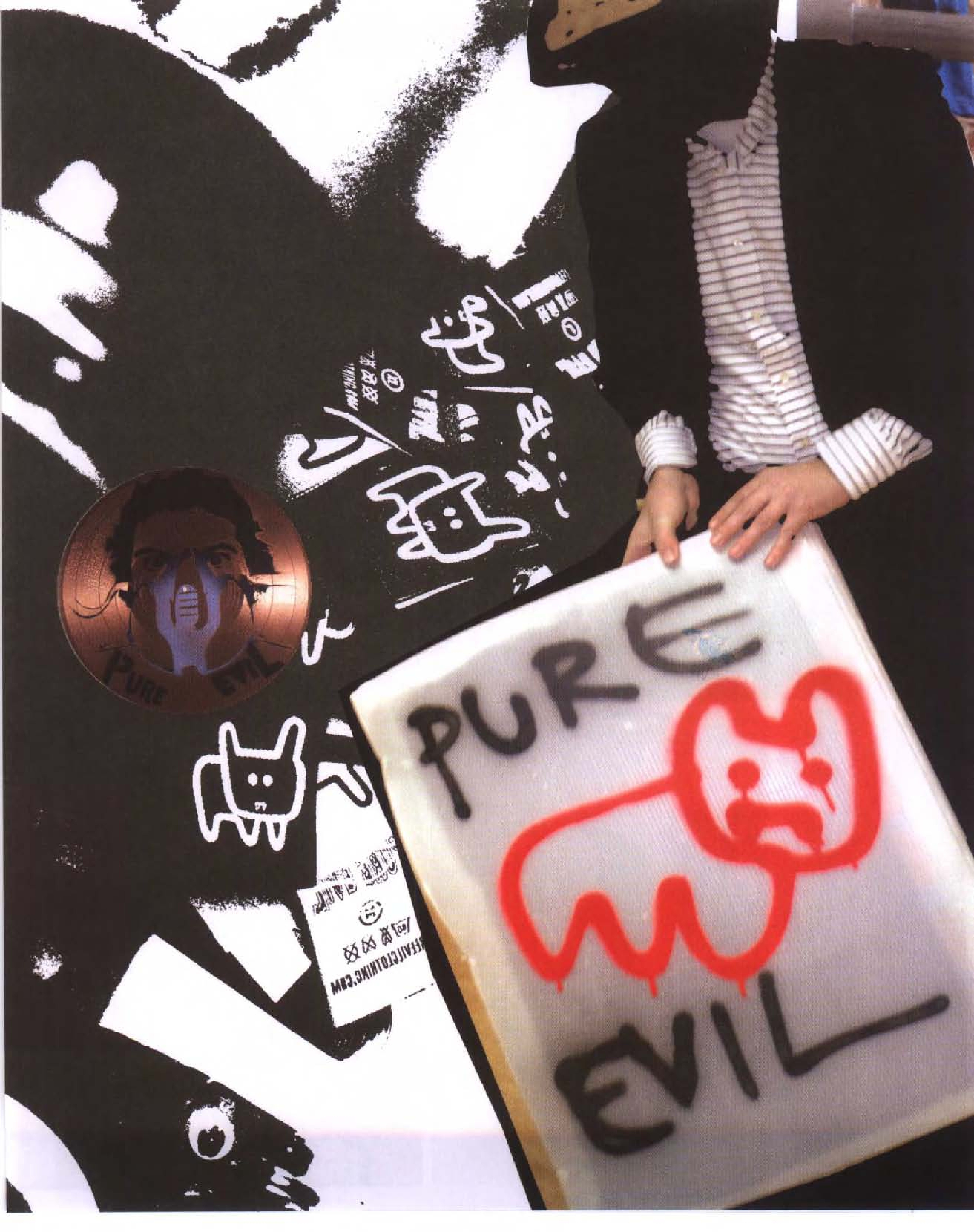

V.I.P. ONLY


Police
enforcement
cameras
JOHNS

HAVE A NICE DAY
FRANCO'S FISH & CHIPS
G
Tel 0171- 253 7764
TAKEAWAY
Ring road (W)
(A1, A400, A41)
The City
West End
Holborn


Surely no one would accept such an awful
crime as it is not safe any longer to walk
in our streets.
If you have any
31454 31762




PURE EVIL
PURE EVIL



Pure Evil
邦尼时尚

“你知道为什么有人做涂鸦吗？这些人不在家里看电视，不去喝酒，不去吸毒，是什么促使他们甚至在周末的晚上悄悄出门？”Pure Evil 敲了敲自己的脑袋说，“因为有东西在他们脑子里。”

这是和Pure Evil初次见面时，他对我们说的话。关于他提到的“脑子里的东西”，对大多数涂鸦艺术家来讲，或许是自我表达的愿望，或许是反文化强权的叛逆，也或许是个人信条，甚至是在深夜喷涂鸦的刺激。但在Pure Evil 的脑子里，很可能是关于兔子邦尼的想像。

和其他的模板涂鸦的风格不同，Pure Evil的涂鸦形象显得非常童稚。他用单色的喷漆在墙上勾勒出一个动物形象，胖胖矮矮的，既像狗，又像猫。但Pure Evil 自己说，那是只名叫邦尼的兔子。这只看起来单纯可爱的兔子，正在东伦敦的街头巷尾扩张自己的

领地，建立自己的声誉。它几乎出现在所有有涂鸦的街区，像一个小幽灵一样，在这个城市里游荡。

Pure Evil创造了兔子邦尼，一个他精心刻画的涂鸦角色。邦尼的形象不只是出现在街上，而且也出现在Pure Evil的服装以及玩具设计上。这位精力旺盛的伦敦涂鸦青年，正在用心地经营着邦尼在时尚界的影响力。Pure Evil玩图形设计和一些杂志的设计，玩音乐。他有自己的服装品牌，设计T-shirt，制造兔子邦尼的玩具。他甚至在计划制作一部关于兔子邦尼的电影。街头涂鸦、设计、绘画以及音乐和电影对他来讲是一个承载创造的整体舞台，他灵活地游走于这些门类之间。不过，街头涂鸦似乎才是最让他着迷的部分。

Pure Evil原名叫Chu，是一个开心幽默的人。他曾经在美国的旧金山居住了大约十年，看僵尸电影，玩滑板，在那里度过他的青春期。旧金山一直有很强的涂鸦传统，街头涂鸦随处可见，但大多是帮派涂鸦，比如墨西哥帮的涂鸦、意大利帮的涂鸦。Chu开始注意这些东西，并目睹了旧金山涂鸦运动的发展和变化。不过他自己真正开始做涂鸦，是在他迁回到伦敦之后，以Pure Evil的签名出现在伦敦的涂鸦世界里，其时间也就短短的四年。

Pure Evil喜欢在一些荒废的建筑和街区环境进行喷制他的兔子邦尼，因为他觉得那种空间带有一种“地下”的感觉。Pure Evil着迷于“地下”。他说：“这个‘地下’不只是物理空间的地下，而是城市空间的某些场所，在人的心理上造成的地下感。铁路桥底下的桥洞，行人隧道，地铁站的入口，还有




LET
DO
PURE

STATE OF CALIFORNIA
DEATH CERTIFICATE
California State Board of Health



那些因种种原因而废弃的建筑，都是有地下感觉的空间。" Pure Evil 在东伦敦发现了一幢废弃的工厂，Pure Evil称之为"神秘房子"，那里是他和兔子邦尼的秘密基地。他喷制了无数的邦尼涂鸦，散布在那些残破的墙壁、楼梯和斑驳的天花板上。那个工厂同时也吸引了别的涂鸦艺术家，尽管他们互不往来，甚至互不相识，但他们都用自己的涂鸦在那里交流。每个星期，都会有新的涂鸦出现，所以，Pure Evil很认真地定期造访他的"神秘房子"，为兔子邦尼争得一席之地，因为旧的涂鸦往往被新的涂鸦覆盖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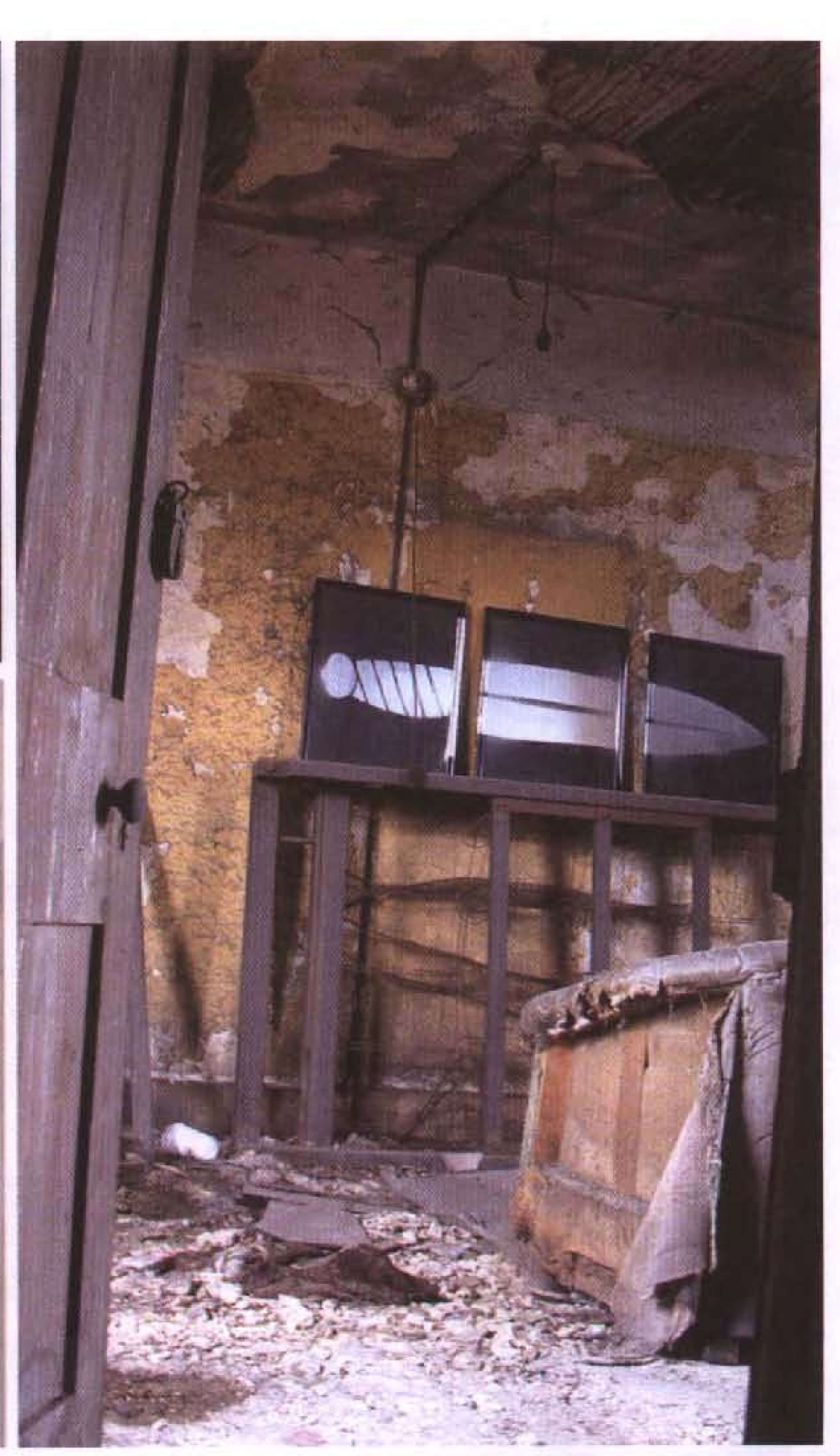
那天，我们造访了Pure Evil在东伦敦肯仕兰路的工作室。随着越来越接近他家，附近建筑和街道墙上的兔子邦尼明显开始多起来。看来Pure Evil是个凡事从自己家门口开始的人。他的工作室并没有想像中的杂乱，相反却是非常地整洁和有趣。墙上悬挂着他收藏的艺术品，其中有60年代波普艺术大师汉弥尔顿的摄影原作。洗手间门口有美国国旗灯箱，窗户挂着奇特图案的窗帘，据Pure Evil说那是瑞士军队用来罩坦克的雪地迷彩布。很多有趣的东西都是他的收藏品。Pure Evil 受过很好的艺术教育，他的父亲是一位画家，至今影响着Pure Evil对绘画的热爱。在他的工作室里，也有他自己创作的大尺寸的油画。他对60年代波普艺术运动和摇滚乐尤其痴迷。"还有在旧金山的生活，其实对我影响也很大。" Pure Evil 对我们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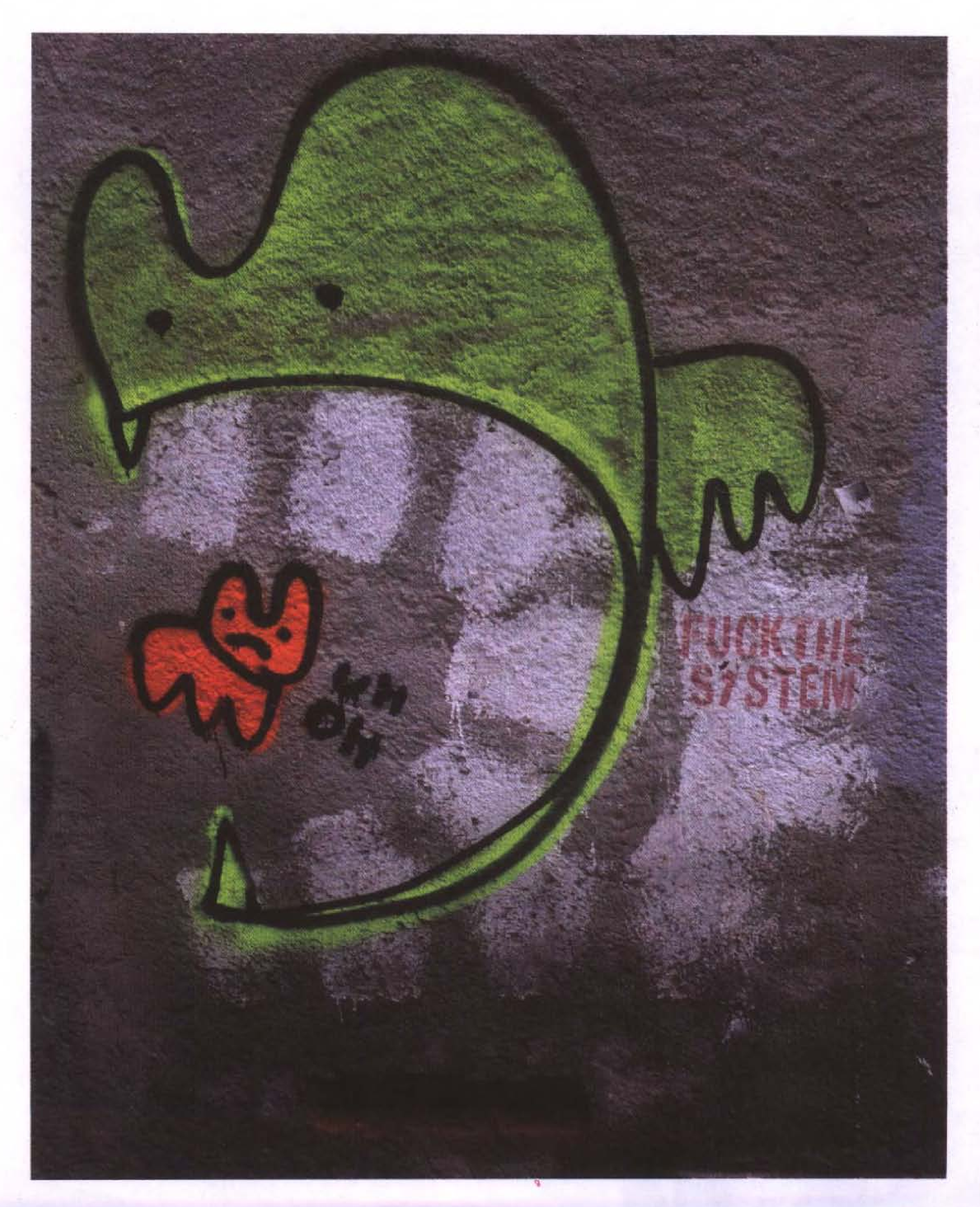
说到要做专访，Pure Evil 很爽快就答应了，并迅速去隔壁房间换上了他的兔子邦尼的造型装，很认真的哦。黑黑的面具和衣服，红红的眼睛和牙齿。在回答关于所有兔子邦尼的问题的时候，他都手持一把长长的利剑，就像是真的邦尼在和我们交谈。看来，这个轻松幽默的Pure Evil也有他严肃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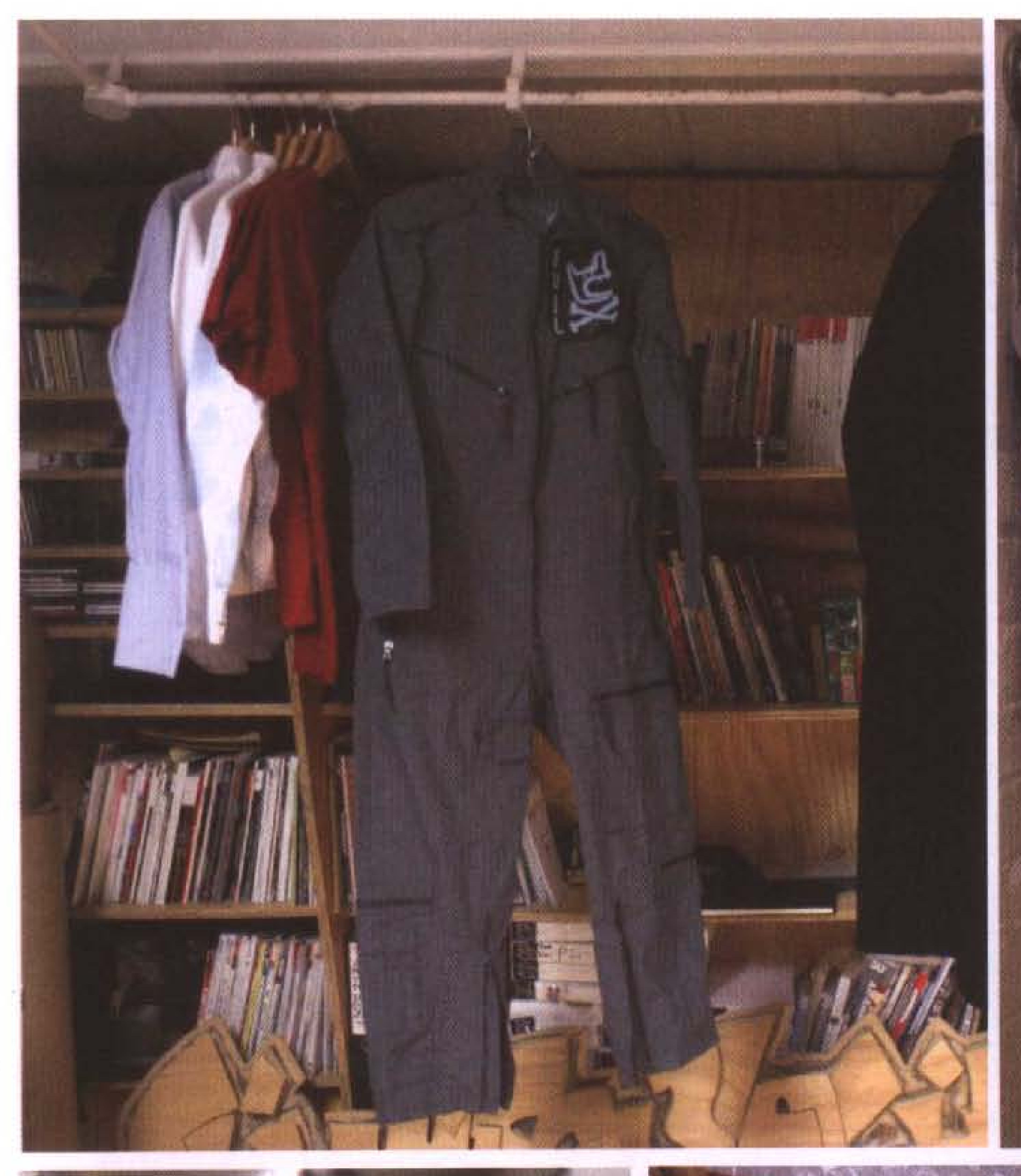
从 Pure Evil 家出来，我们感触良多，这些艺术家真的在很认真地生活，而且保持着自己的童心和想像。想到这里，我们环顾周围的建筑和街道，在夜晚的黑暗中，感觉都充满了灵气，那些涂鸦的角色把这个现实世界带进了想像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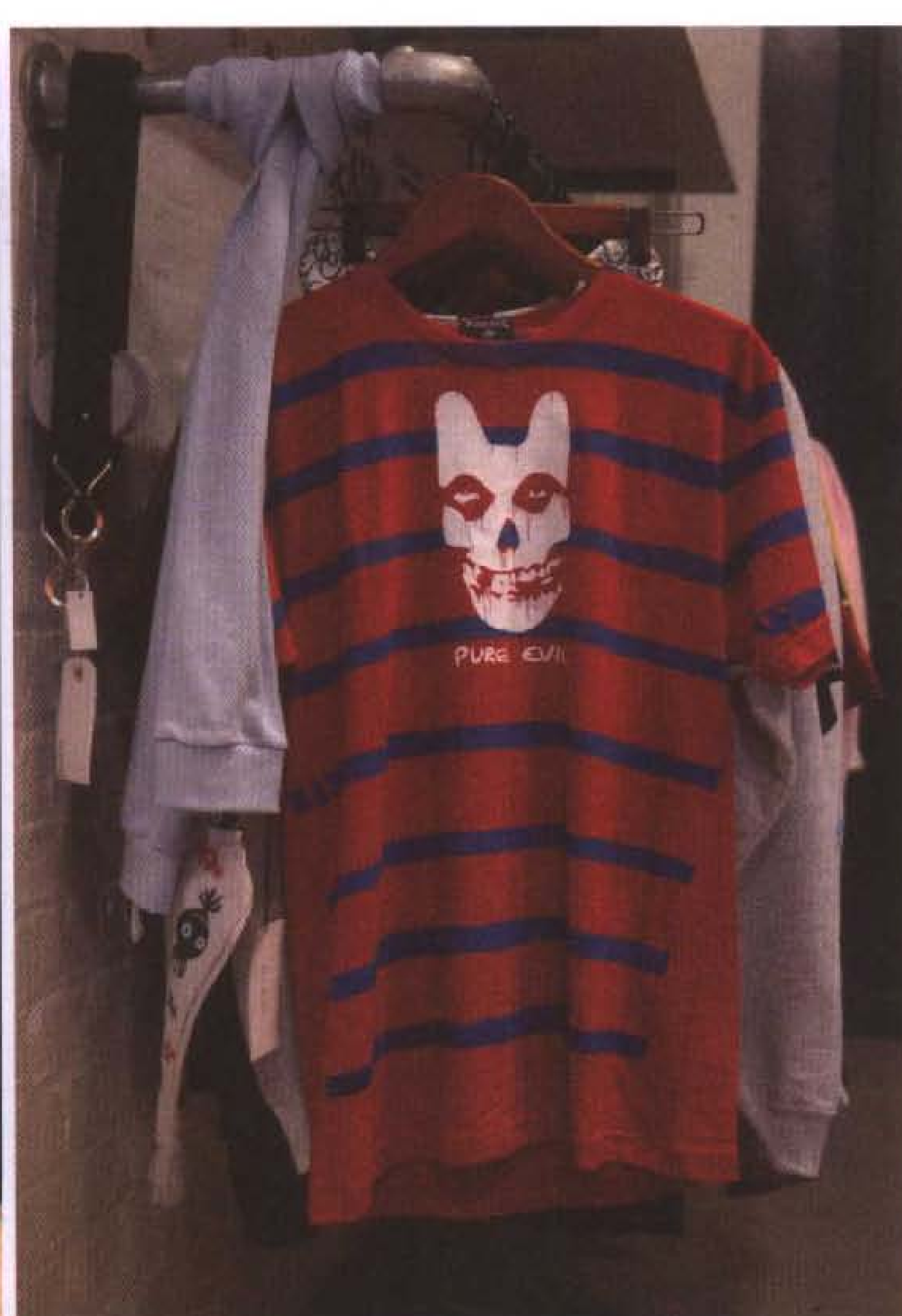







FUCK THE
SYSTEM




PURE EVIL







*Pure Evil*讲述兔子邦尼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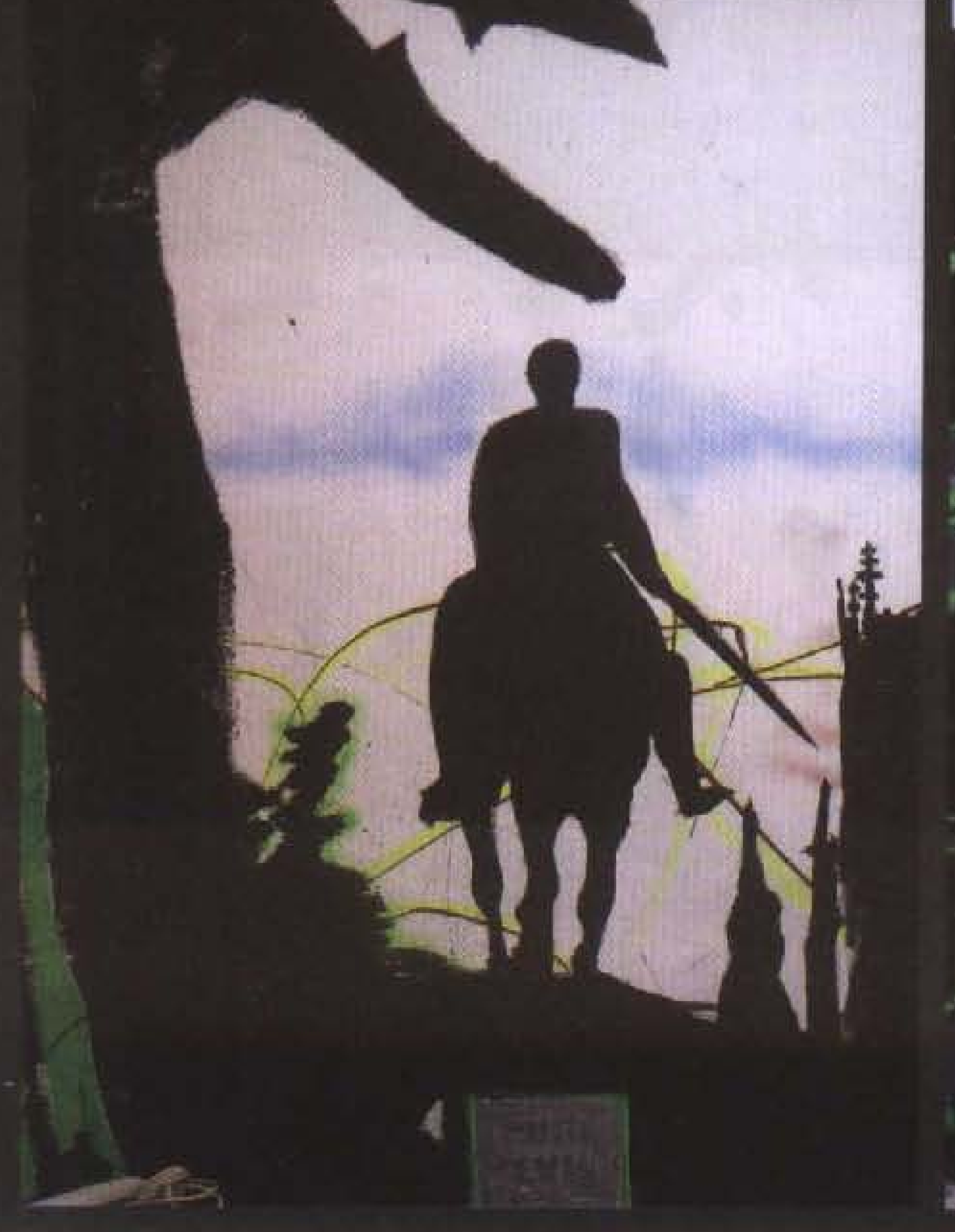
"简单说来，邦尼想要过一种简单、快活的生活，可是在他身边不断发生的暴力以及复杂的现实环境，却和它的梦想对立。其实，邦尼的故事对应着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他们只想要一份简单快活的生活，但真正得到却很不容易。不过，*Pure Evil*还赋予了兔子邦尼更戏剧化的悲惨的故事：它曾经和家人一起生活在西伦敦靠近西汉穆斯特（那里是*Pure Evil*的另一个工作室所在地）一个山上，但后来吸血鬼出现了，并且传播一种让兔子致死的疾病，它的家人很快全都死去了。兔子邦尼由此展开了和吸血鬼之间的战争。它必须使自己成为一个残暴的杀手，一个它自己无从选择的凶残角色。


PURE
EVIL
ZONE
LABRONA


TK 316
TOO MUCH JOY
PURE EVIL
LAW OF THE JUNGLE


UH OH!

PURE
EVIL
LONDON JULY 7
NO TERRORISM
THE DOLLS
LADY SINTHIA
WOOLF-WAVES
TIGER TIGER
BOREDOM
SUSAN 602 2509
RUBBER
NEVER WORK
HENDRIX
ANGRY
BRIGA
ALEX TROCCHI
BUENOVENTURA DURUTTI
BRAZIL
ED ALBEE
SAO PAOLO
MUHAMMED ALI
KING MOB
ANARCHIST BALLET
RAW POWER
MY MONSTER IN BLACK TIGHTS
PACHUCOS
KING TUBBYS
SOUS LES PAVES LA PLAGE
BAD ART
HENDRIX
ART PRINCE
COBRA
DEWEY REDMAN
RUBBER
HOUSE SLAVES
KEBAB SHOPS THAT SELL STELLA
FLANEUR
GOFER FROM SHEPHERDS BUSH
VALLE AMPS
SPUNKY J.B.
EXECUTIONS
EXPERIMENT




ON VOUS INTOXIQUE!
DRUGS
RADIO
WWW
TELEVISION
SEX
MOUTON
RELIGION



纸模乌托邦

Arofish



在我们最早收集到的纸模涂鸦图片里，有一个无头英国警察的形象。他的左手握着一把钩子，右手托着自己的头，脚下拖着一个铁链球。这个形象让人联想到惩戒和法律。这件涂鸦的尺寸很小，精致而富有美感。我们注意到它的签名是：Arofish。



后来在杜鲁门酿造厂秘密涂鸦的那天，聚集了好几个我们不认识的涂鸦艺术家(其实我们也无从认识，涂鸦艺术家往往特意地不去暴露自己)。其中一个穿着黑黑的长外套的年轻人，在一面杂草丛生的墙上，喷制了一个十字架上的基督形象，充满了无人膜拜的荒芜气息。当他喷完自己的签名后，我们发现原来他就是Arofish。那天他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手上沾满了黑色的喷漆，因为作为用喷漆创作的涂鸦艺术家，竟然忘了准备手套。我们能感觉到，他是那种只对自己的涂鸦感兴趣，而不去理会其他事情的人，一种很纯粹的人。他叫Jim，带有一种英国年轻人的爽朗。在那天道别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他的联系电话，并以右手捂心，作了一个阿拉伯人的道别方式。后来我们了解到，Jim在今年的4月，一个人自费旅行到中东，在冲突不断的巴勒斯坦和战乱的伊拉克冒险穿行了三个月，沿途即兴创作模板涂鸦，那些动荡的城市的墙上留下了很多纸模涂鸦作品。那个捂心的告别姿势，是他在旅行当中学会的。

这些图片后来在他给我们的网站上都能看到，还可以读到他沿途记下的日记文字。Arofish的涂鸦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常常使用政治事件中的人物作为他创作的形象，甚至直接使用政府首脑的头像。我们在Brick Lane找到的一件他的涂鸦，里面有小布什和布莱尔的头像，以及时事新闻照片里受虐待的伊拉克战俘的形象。他的大多数作品像政治漫画的街头涂鸦版，但也有少数作品非常地个人化，比如，一个小女孩吹泡泡的涂鸦，伤感而且浪漫。“我从来不做浪漫的东西，那不是我的风格。”Arofish后来否认道。

一个月以后，我们约到了Arofish，在他家附近的一个地铁站见面了。Jim说从火车站走到他的Studio会看到他的一些新作，我们的胃口早就被调起来了，于是兴奋地与他前往。那是南伦敦的一个老城区，有木质地板的火车站，以及大量的维多利亚式连排住宅。我们很快走到了一个公路隧道，隧道墙壁上有一些零散的泡泡字涂鸦。当走到隧道的尽头，Arofish的涂鸦出现了，Jim放慢了脚步，神色泰然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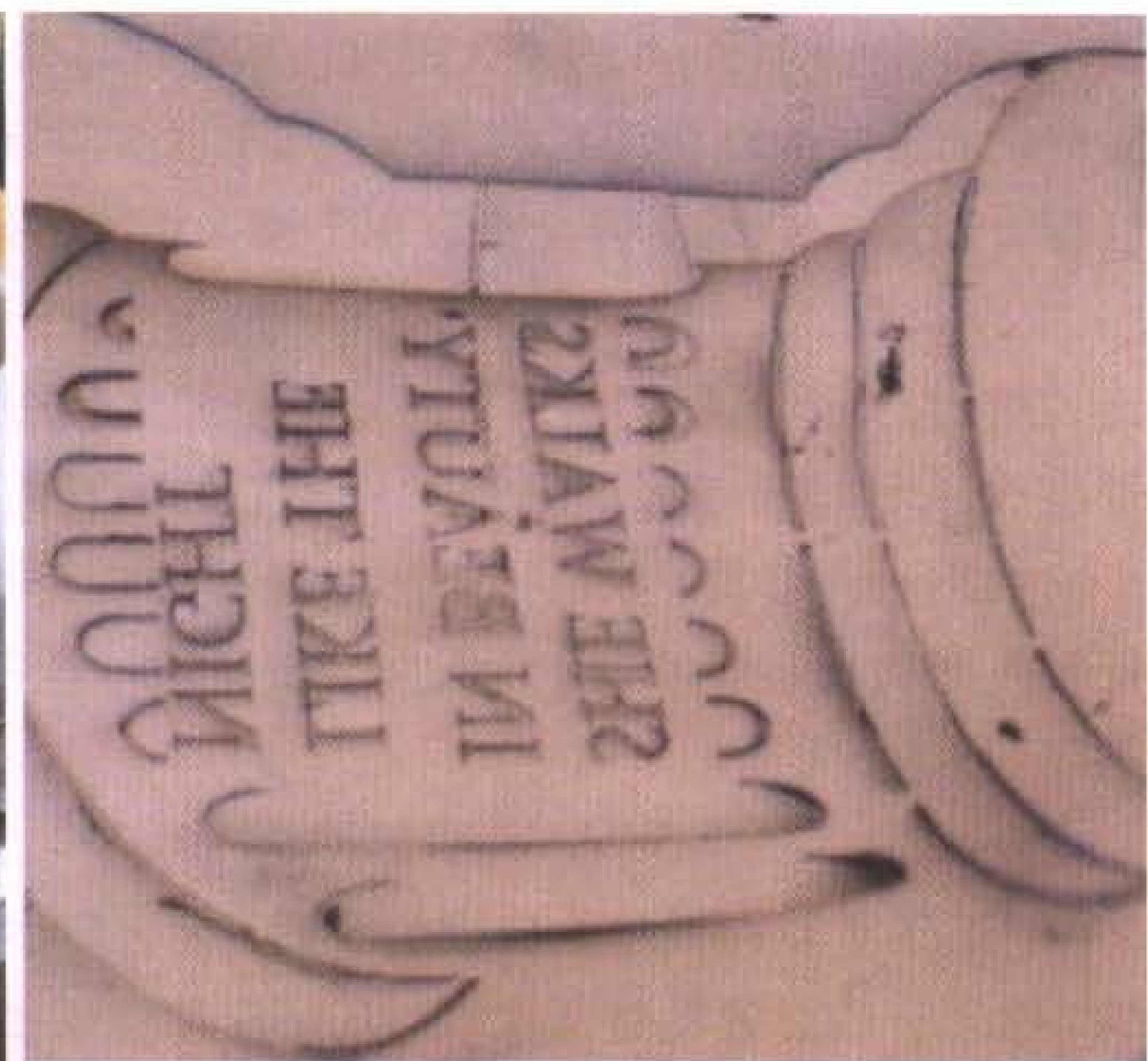
说：欢迎来到 Arofish 的个人画廊。从受难基督、无头警察，到他新创作的捕猎的大鸟……隧道灰暗安静，除了时而飞驰而过的汽车，几乎很少有行人。这些涂鸦沉默地浮现在墙上，显得尤其地神秘和庄重。隧道，公路，甚至路边一个被人扔掉的破电视，似乎都和墙上的涂鸦融为一体。

走过隧道，Jim 带我们进入公路边的一幢连排公寓，房子四周种满了各种植物，在冬天的伦敦依然绿意盎然。Jim 告诉我们：这是政府建立的福利住宅，只需非常便宜的租金就可以住进来，他和另外六个人共用一套公寓。我说这听起来很社会主义的感觉，Jim 说应该是无政府主义吧，因为里面居住的年轻人都有反政府倾向，他们做地下音乐、非法艺术，或者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并以反叛作为他们的存在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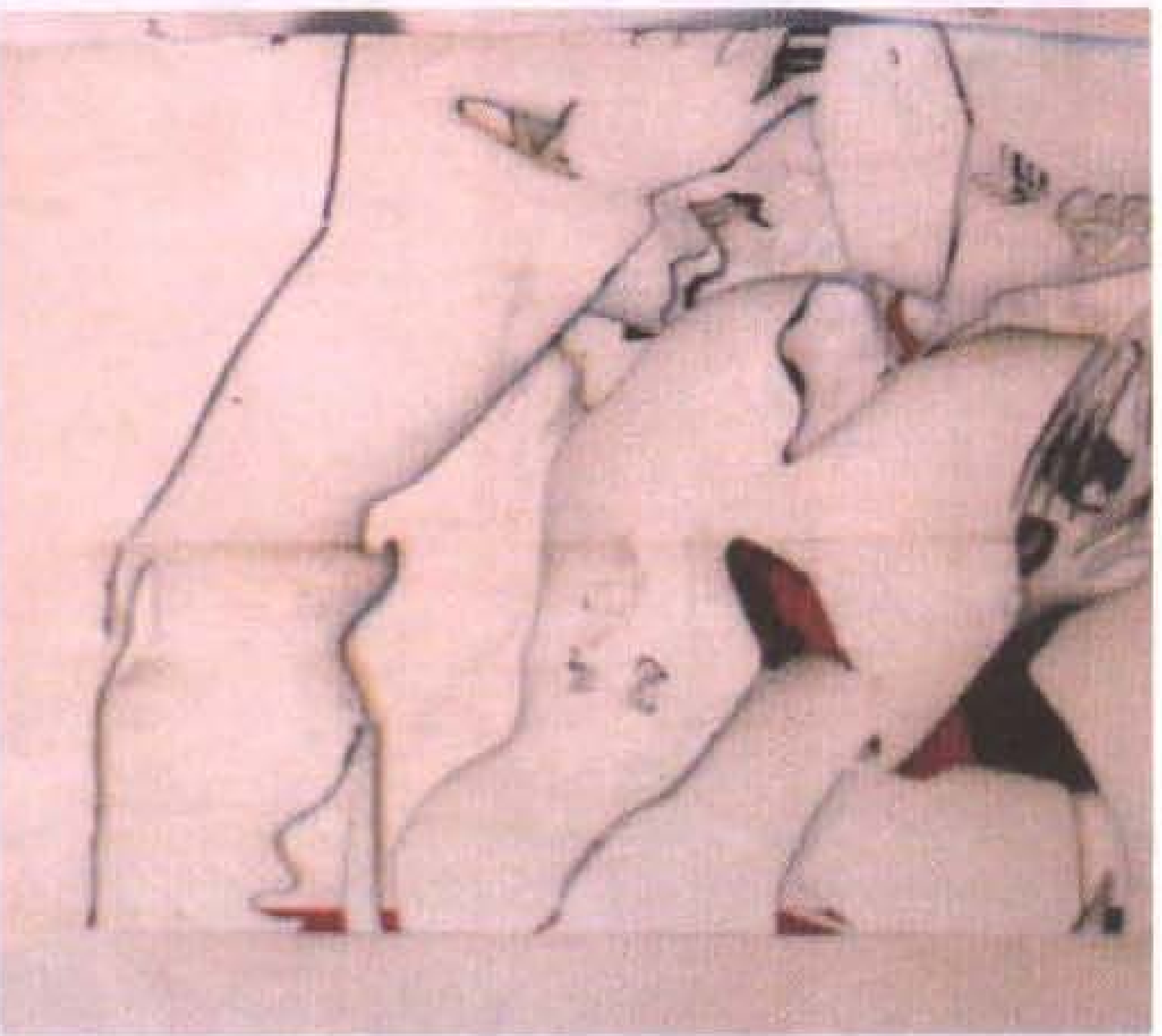
Jim 的工作室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卧室，在公寓的二楼，虽然房间很小，但宽大的窗户带进来很好的光线。除了一些必备的生活家具，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墙上贴满了 Jim 创作的手稿和一些涂鸦模板，窗台上摆满了书籍，墙角堆放着大大小小的喷漆罐。那是下午的 2 点，整个公寓安静极了，我们坐在这伙无政府主义者的家里喝茶聊天，有一种回到 70 年代嬉皮时期的感觉。这时候，窗外也开始下起了小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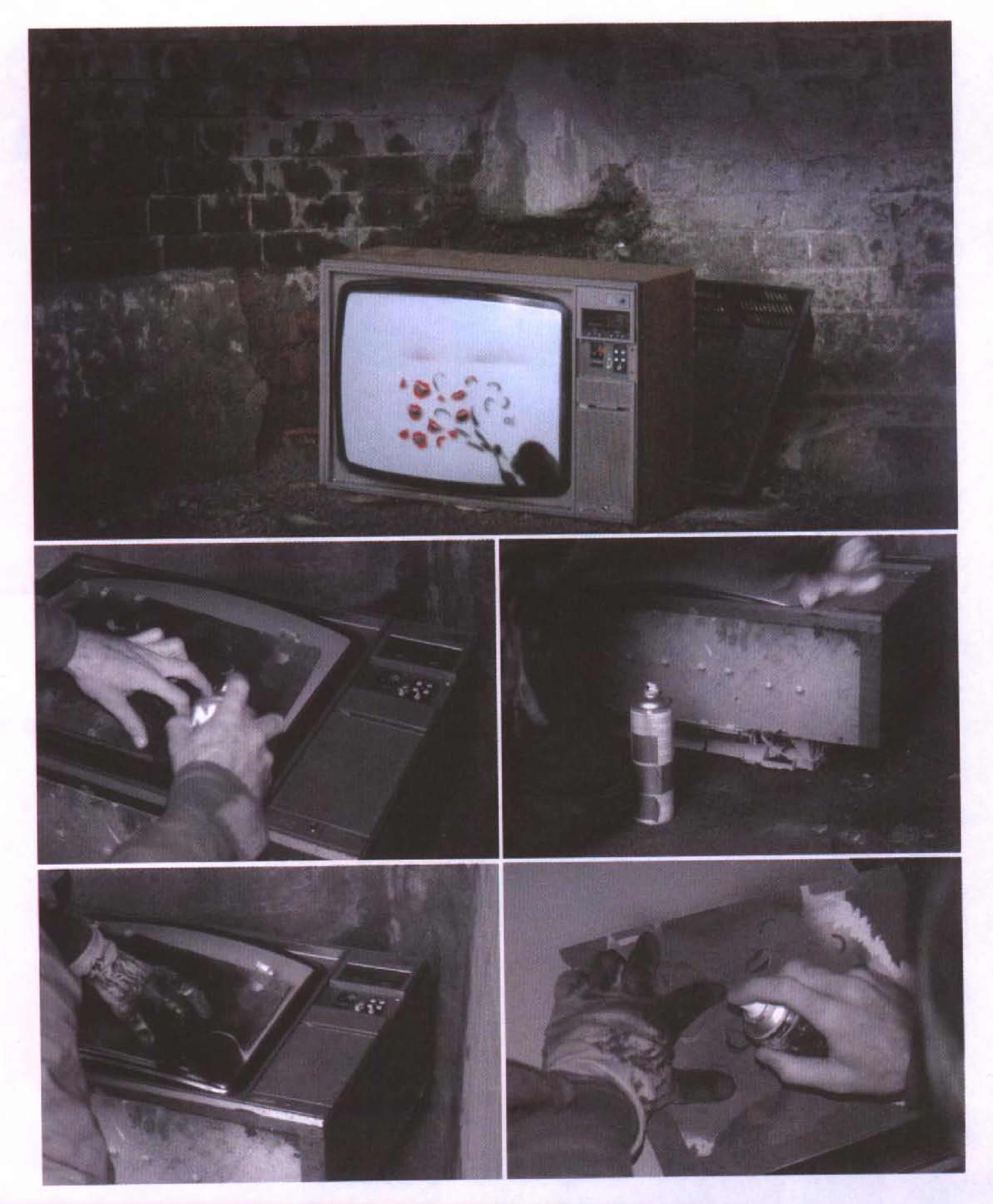
采访完毕，Jim 提议说大家一起回到隧道，他想要现场做一个涂鸦给我们看，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那台电视。Jim 准备起他的喷漆工具和几片刻好的纸模，我们一起来到隧道口。Jim 敏捷地将他吹泡泡的小女孩形象喷在了电视机屏幕上，看得出这是他精心选择过的。而从整个不到五分钟的制作过程可以看出，Jim 已经有相当的经验在最短的时间里制作作品。尽管 Jim 不承认他的作品有浪漫主义的成分，但这张在电视机上的涂鸦，却是那么自然地传达出浪漫的气息。











与 Arofish 的访谈：

■你为什么叫做 Arofish?

首先我不喜欢一般涂鸦艺术家的名字，我想找一个和那些都不同的名字，我喜欢一种生活在丛林和亚马逊河流的生物，是一种大约一米长的鱼，形状像箭头，常常跳出水面来捕捉昆虫，非常不寻常。我相当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就用 Arofish 作为我的名字。其实，很多很好的名字，是因为当人们看到一些好的作品，并联想到它的名字，就开始觉得名字也是个好名字了。

■你是怎样开始成为一个涂鸦艺术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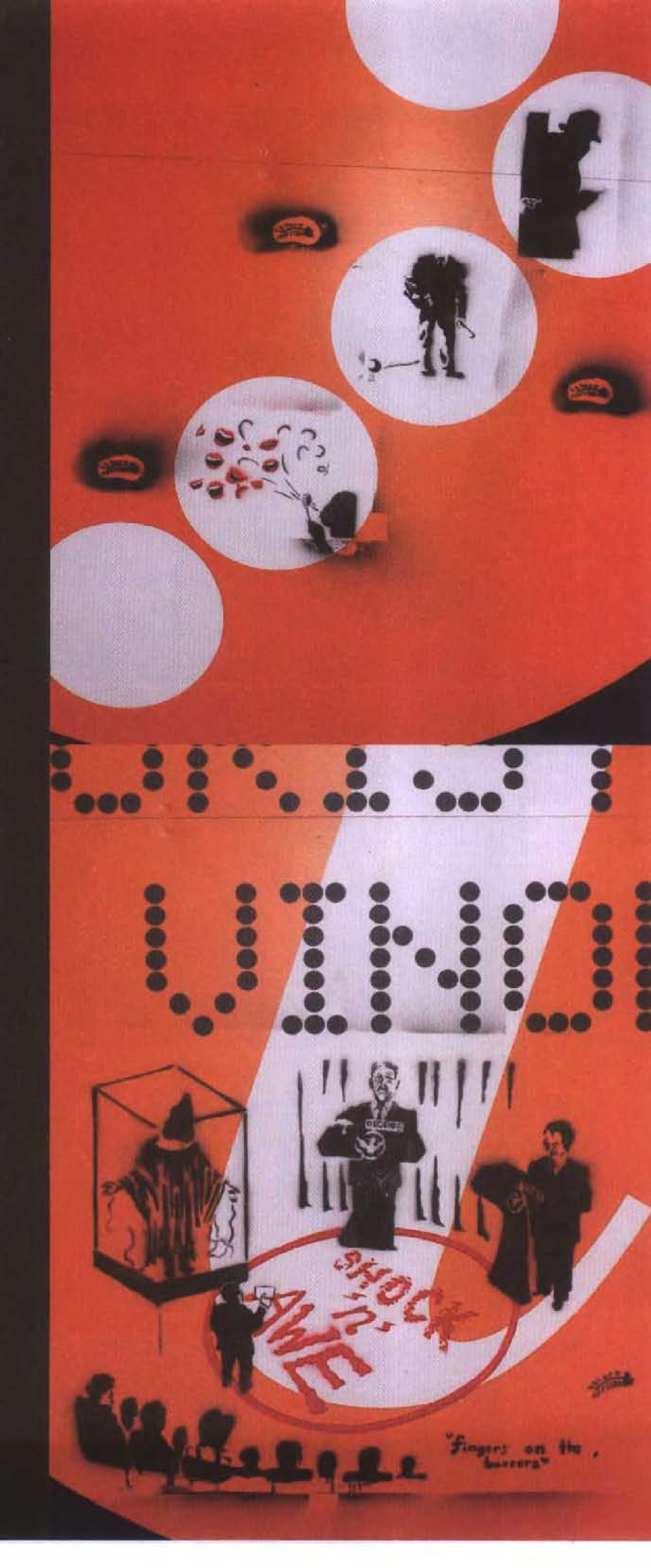
我一直都很喜欢画画，但从来没有真的在那方面发展。几年前，当我来到伦敦，看到墙上的一些涂鸦，我意识到这或许是我想要做的事，是我喜欢做的东西，于是我就开始做涂鸦了。但开始几年之后，我又停下来了，因为我觉得最初的一些作品不是太好。直到我去了巴勒斯坦和伊拉克，我又重新开始了。从加沙到耶路撒冷，我做了一件又一件的涂鸦作品。当越来越多的作品出来时，它就变成了一个大的作品。我就接着做更多来支撑这个大的作品。

■你是否受过专业的艺术或者设计的训练?

没有。

■为什么选择纸模涂鸦作为你的创作媒介?

因为我喜欢的涂鸦绝大部分是纸模涂鸦，而且制作纸模涂鸦有很多明显的优势。比如你花了八个小时得到一张图像，然后做成纸模拿到街上，那个图像也就几分钟就完成了。你不用再去花八个小时在街上制作，而等着被警察给逮住，这就是纸模涂鸦的方便之处。





■作为一个涂鸦艺术家，你有没有遇到过麻烦，然后又发生了什么？

幸运的是，我还从来没有被警察抓住过。不过前几天当我正在创作一个作品的时候，有四个警察走过来，问我在干什么。我当时穿着社区工人的外套，我说我在清理墙壁，结果他们就走开了，我又一次逃掉了，呵呵。不过在伊拉克，在有些时候我遇到了一些麻烦，你可以在我的网站上读到这些故事。

■你对涂鸦的未来有什么看法？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做这个。当然，也会变得越来越混乱，因为有很多其他的商业行业和资本主义介入进来。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付钱给涂鸦艺术家，来帮助公司的推销活动。可以说，涂鸦正在变得越来越主流，越来越出名。总的来讲是好的，但我个人只希望做好的涂鸦作品，做一个好的涂鸦艺术家。就像Blek，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还在做。我想我也不会在中途放弃，我会一直做下去。

■你的下一个作品计划是什么呢？

呃……让我想想……我有好几个展览的计划即将开始，还有一个叫 puma 的活动邀请我参与，但我不太在行做……你也看到，我正在为滑板设计几个图案，还有一些衣服图案的设计。但最主要的事情还是做涂鸦，做好的纸模作品在大街上，非法的涂鸦作品……如果做涂鸦不非法，那它也就不会那么有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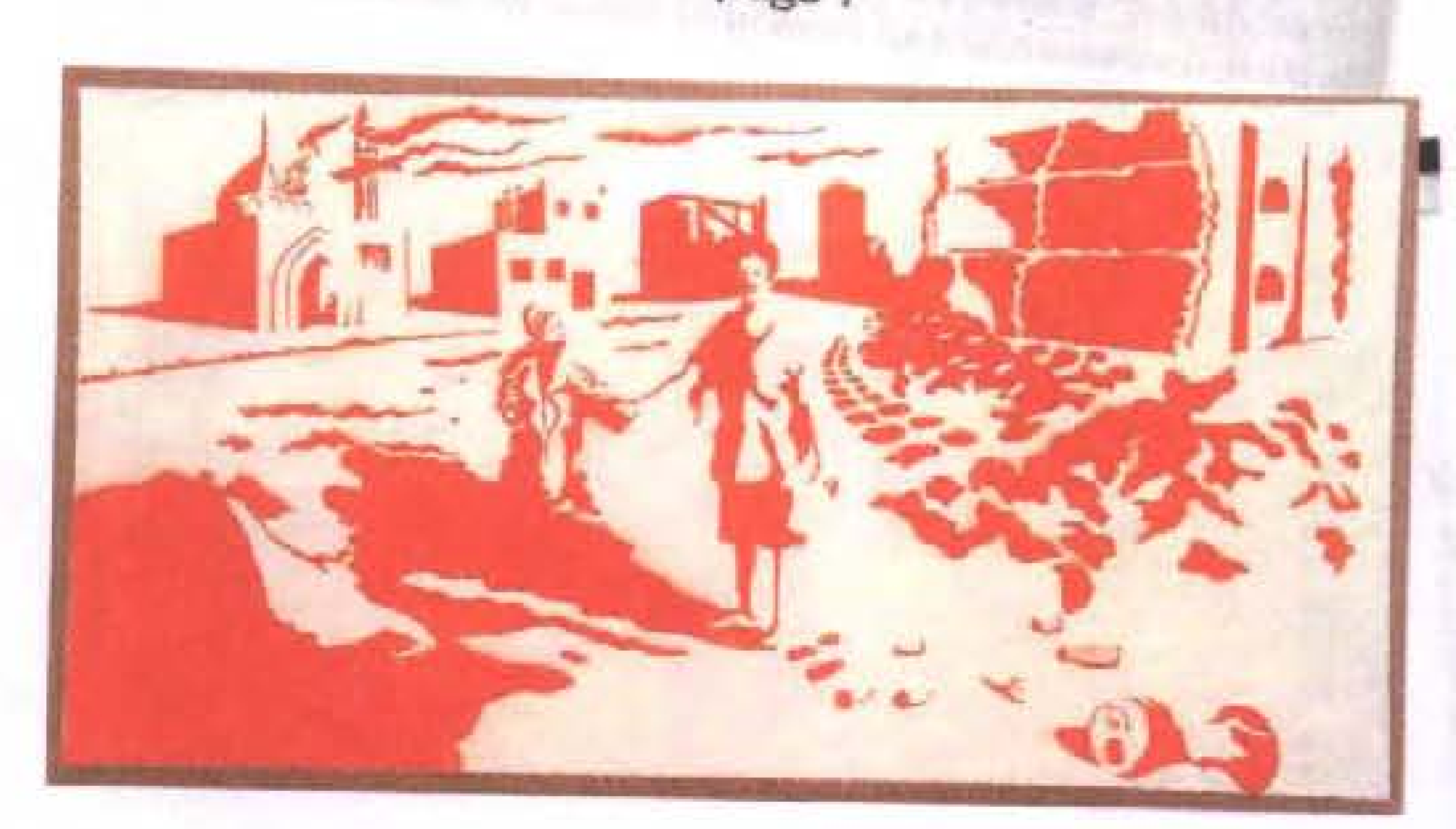
■什么样的空间或者地方是你最想用你的涂鸦去探寻的？

我并没有想过在什么特别的地方做涂鸦……也许就是一般的单纯的场所。我的东西往往来自于一些大的主题，而且做得太过精细，人们反而看不明白。我想，我会朝着更简单的方向发展吧……


a view
to
"Peace"
Freedom

FREEDOM
ANARCHIST NEWS AND VIEWS
edompress.org.uk
19 FEBRUARY 2005





EVIEW

fiti by Arofish often succeeds in transcending formula and é, according to Tom Jennings

ofish is a London-based encil graffiti artist whose utput ranges from slogans nd cartoons to more bstract and opaque designs nd imagery. Diverse raditions of political art d – from satire, surrealism rn tweaking of mainstream l discourse and iconography Banksy) – whereas more istential subject matter Paris work of Blek le Rat) t of the Situationist critique life. Throughout, the limits the political and visual ch can be achieved using , given the constraints on its unofficial decoration of

lon graffiti includes anti-war e solidarity graphics, plus act' – masquerading as a nachine (i.e. of the Fortress ple-bank) with instructions eekers highlighting the rveillance spreading through

The device of portraying single or small groups of figures in subdued intimate relationships with neighbourhoods proved especially fruitful in the winter of 2003/4 when the artist was involved in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ctivities in Palestine and Baghdad. The straightforward agitprop images mobilising elements of local customs (and their Western connotations) would work equally well as posters or cartoons, with punchlines stressing the venality of Israeli/US imperialism. So 'Ali Baba' (Iraqi slang for thief) deploys enjoyable irony in the Arabic caption, 'Hey American, take your oil!' (in the story the oil was used to kill the forty thieves and save Ali). All well and good. But there are much more moving pieces combining personal empathy (concerning the calculated horror and madness of military occupation) with a precision of location – each effectively conveying the predicament of that place, and the anguished experience of being in it.

Arofish starts from his own responses to particular sites and situations. If t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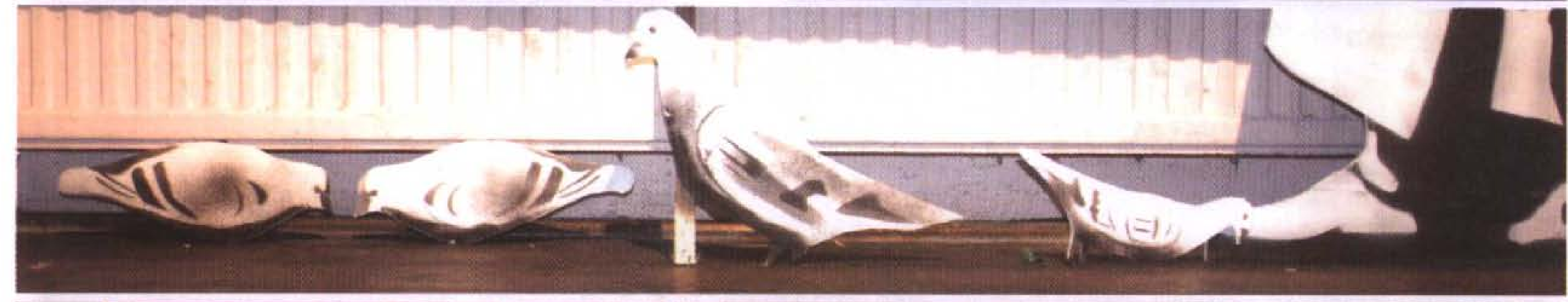





holy
WAR


Feed the birds
2d a bag








FAILE
FAILE
CALIPER BOY



街头波普

Faile

Faile 有很强的图像制作能力和很好的 pop 艺术的触觉。他们的作品漂亮精致，充满细节，带有 60 年代美国流行插画的气质。在伦敦所有时尚的街区，都不难发现 Faile 的作品。他们善于使用一些流行杂志里的图像，通过重新的拼贴，唤起多重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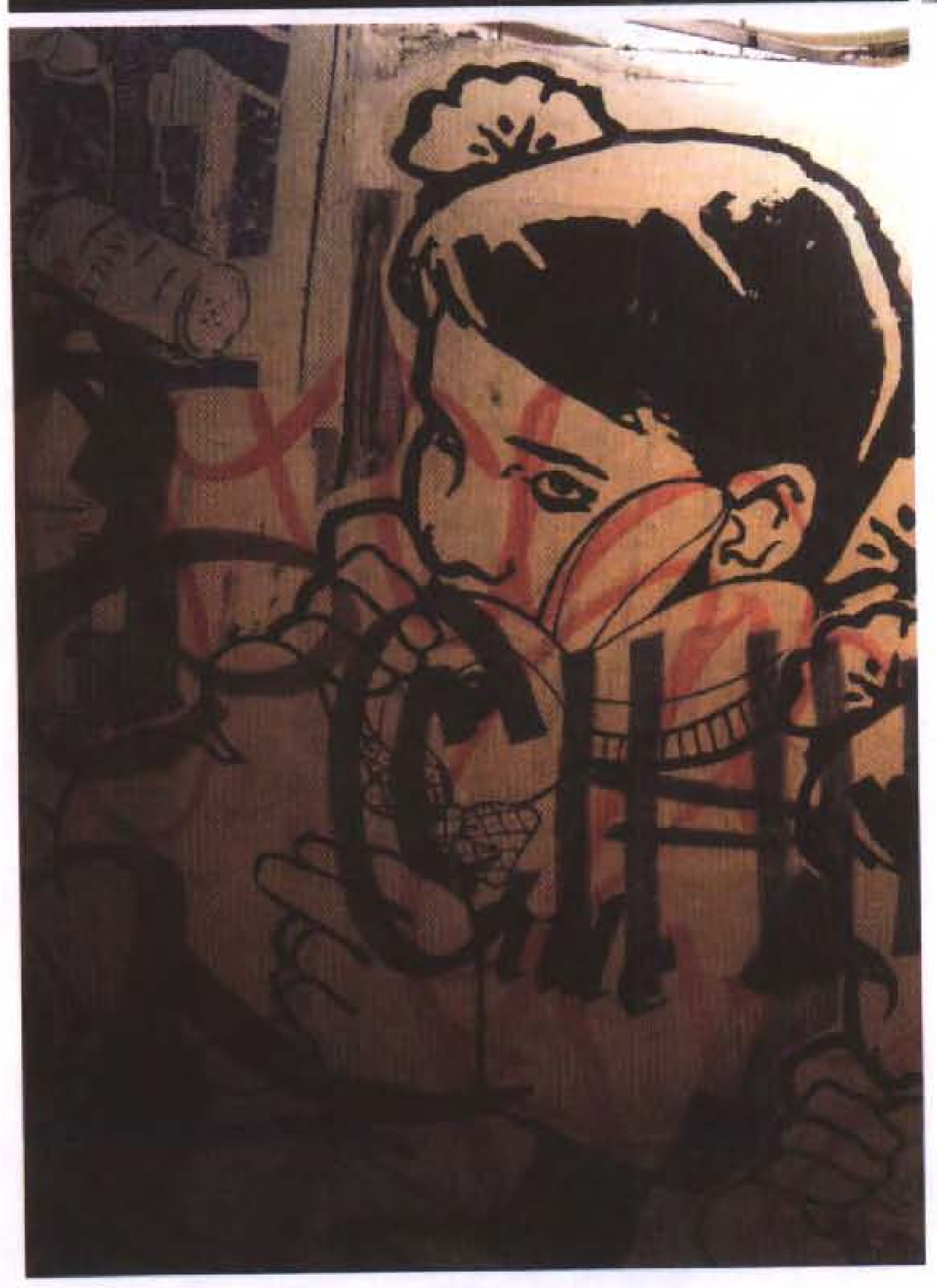
来自涂鸦传统最悠久的纽约，Faile 成员是两个美国男孩和一个日本女孩，活跃在几个当今最热点的艺术之都，像纽约、伦敦和东京。Faile 在 2003 年旅行到英国，在伦敦很多地方留下了他们的街头涂鸦作品。由于对喷涂地点和材料的考究，Faile 的涂鸦作品大多保存完好，尤其是在东伦敦，躲过了英国日趋严格的涂鸦大清洁和其他涂鸦艺术家的覆盖。

在他们还是艺术学院学生的时候，Street Art 已经开始迅速发展和渗透其影响力了。像 Obey the Giant 的贴纸，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开始玩纸模涂鸦，并计划创作一些更为严肃的涂鸦。

他们的第一个大规模的街头涂鸦行动，是将四个女性人体的涂鸦形象喷涂到纽约各处。他们给自己取名为 “A Life”，想着 “什么是一个人更好的 Life”，并且不想重复涂鸦艺术一贯的粗野和暴力的主张，而是希望把传统的艺术主题（比如，人体艺术）应用到大街上去。不过，他们很快发现纽约的一家商店也叫 “A Life”，为了区别开来，他们调换了字母的顺序，改名为 Falie。由于成员们都来自于艺术和设计背景，Faile 的涂鸦有很好的视觉质量。Falie 一开始就很注重规模化，大量地复制，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Faile 逐渐成功地建立起他们的涂鸦王国。







Faile 既在街头创作，也在工作室创作，其作品频频在伦敦和纽约的画廊里展出。他们顺利地将街头艺术和传统画廊对立的元素结合起来。他们同时也编撰杂志，并邀请其他的艺术家一起出画册。Faile 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就像 Banksy, Obey Giant，以及很多其他新一代的涂鸦艺术家，他们转换传统的艺术行销方式、在地下和非法的涂鸦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你们当初是如何碰在一起的?

Faile 真正组成是两次。Patrick McNeil 和 Patrick Miller,从我们在阿若桑读高中的时候就是好朋友了。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何时正式在一起的,但我们在一起玩滑板,一起做一些有意思的作品。我们保持了这样的合作状态并开始了我们的大学时光,然后分别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一直保持着友谊,我们一直在想着一起做工作室。现在,我们依然觉得一起工作是件很兴奋的事情。

这对朋友后来分别就读于Minneapolis和纽约的艺术学校,但他们一直保持联系。在那段时间,McNeil和Aiko(当时还在 Grad School 念书)在纽约的一家俱乐部认识了。Aiko 为那家俱乐部做动画,而 McNeil 当时在那里展览他的绘画作品。McNeil 向 Aiko 介绍了 Street Art 的新世界,让 Aiko 感受到俱乐部工作的有限,一种新的热情正在聚集。她爱上了那时候街头艺术家的作品质量和他们的艺术家圈子。

随着第三个基本成员慢慢地参与我们试验性的想法,并制作大尺寸的丝网版画和插画,最终在 2000 年初逐渐组合在一起了。我们一直都有组成团队的想法,就像乐队组合,只是我们做的是视觉。有些东西真的能够通过合作发挥出每个人不同的效果。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能够迅速相互启发、相互影响的能力。这是伴随我和 Pat 一起成长的体验,然后,Aiko 加入,开始一起工作,一切看起来都有了意义。

■什么是你们作品后面的含义和概念?

我们想要在每一个空间创造对话和交流。我们用松散的方式去尽量捕捉一个固定的主题或者信息,带领观者进入多样化的路径,然后使他们足够开放地去得到他们自己的结论。





街头艺术和我们的作品，使我们得以专注于最新的艺术。我们曾经只是把城市当做画布，四处创作，而现在我们更加关心地点和作品之间的关系，让作品找到它真正的位置，就像回到它自己的家。

我们希望每一个图像都有自己的叙述，挑起人们的一些好奇心：这是在哪儿？这里发生了什么？就这些主题来讲，我们想要在作品里采用二元论，找寻现实中事物矛盾和对立的两面性，就像我们自己世界里的爱与恨、恐惧与幸福、和平与战争。

■你们的艺术有没有受到某些特定的人，或者某些特定的事情的影响？

所有的朋友，所有的街道，所有我们了解到的艺术史。有太多的人影响了我们，如果我提供每个人的姓名，你们读一整天都读不完。

■谁是你们特别喜欢的涂鸦艺术家？

我们尤其喜欢Banksy、Shepard Fairy、The London Police和WK Interact。

■你们的下一个作品计划是什么？

我们目前为Asics Onitsuka Tiger做鞋子设计，应该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也在为我们自己的服装设计和生产工作，同时，我们在为Bast出版一本书。一本叫作“Love Sour Love”的新书也已经开始了，这是Faile和其他艺术家合作的一本书，计划在2005年出版。还有，我们会在2005年初开始制作一个高度机密的作品。所以有很多事情在忙着。

■作为一个涂鸦艺术家，你们有没有遇到过麻烦，然后又发生了什么？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至少一次的逃跑经历……每当遇到这种事，我只能说：倒霉事来了！(Shit happened!)

■作为一个三人的涂鸦组合，你们是如何一起工作的？

一起工作真的很棒，可以互相学到很多东西。一个人也许会将事情推到一个新方向，但也会阻碍事情的发生，这种个人的反复实际上让步伐变得很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技术，但我们加在一起就变成了更多，就像变形金刚 （Transformers）。这是 Faile 产生的关键，我们一起享受美好时光，创作我们喜爱的作品。

■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让失败助长你的强度，你会在未来的努力当中获得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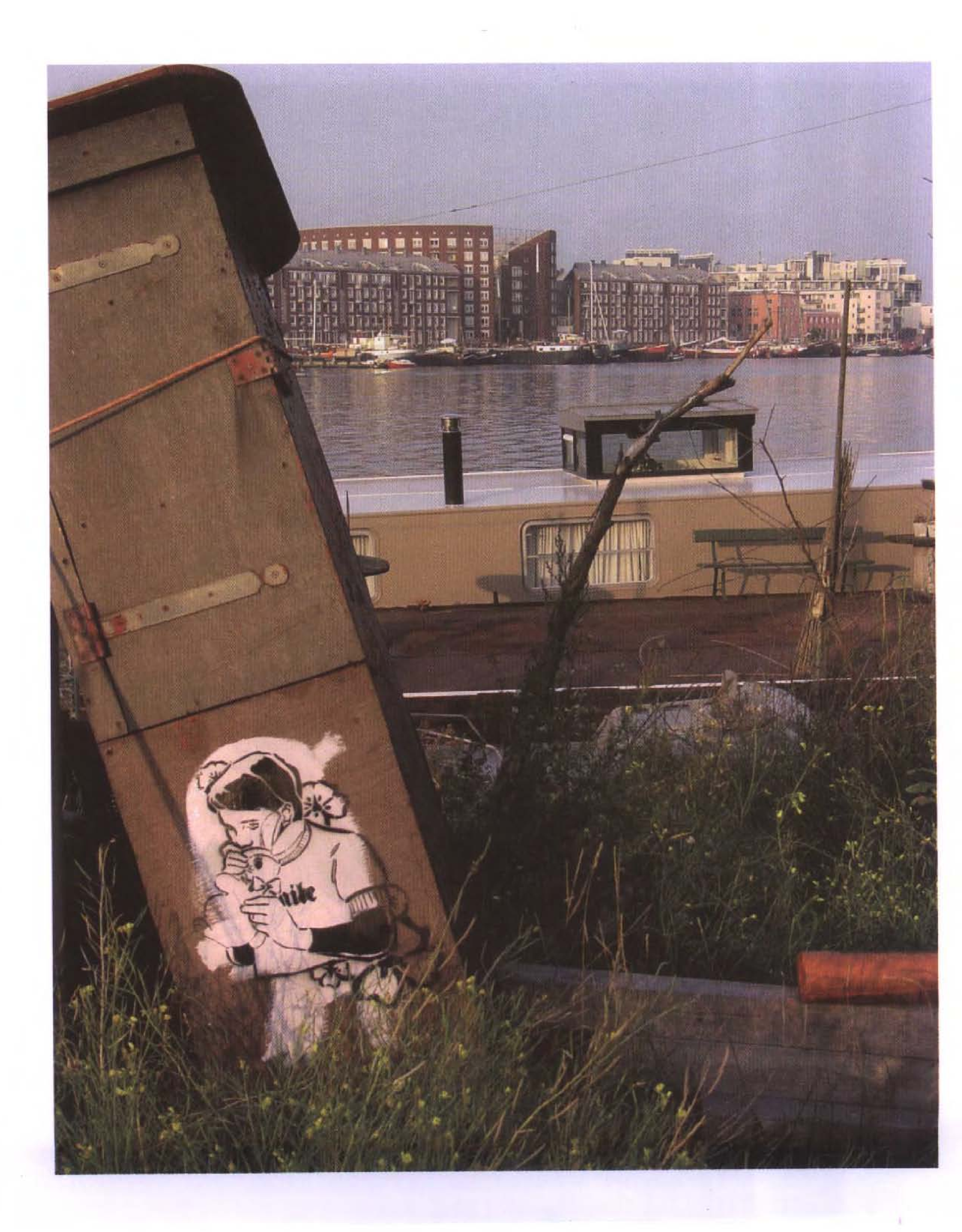



FAILE
ビクトリー
New Yo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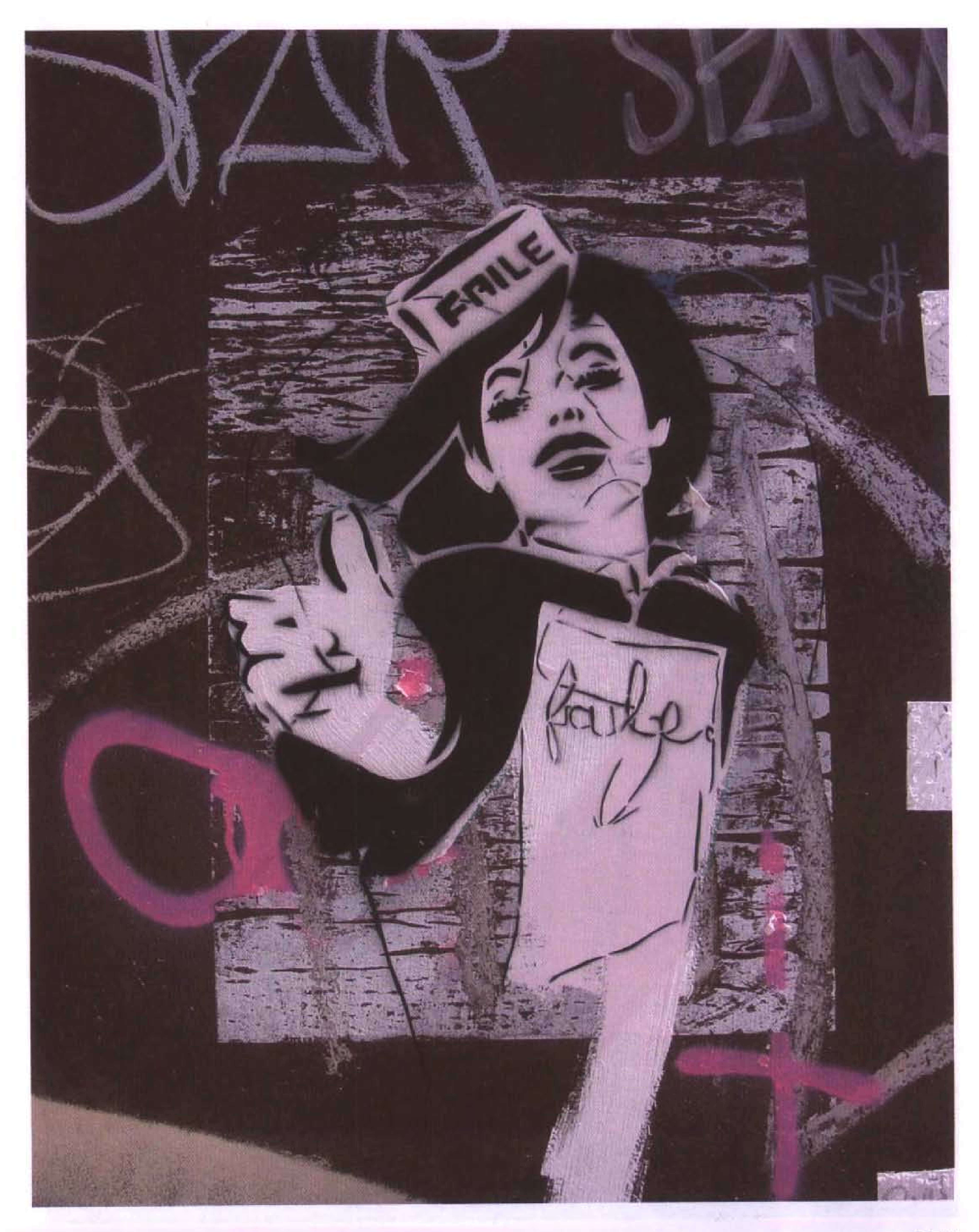
FAILE
FAILE
superclub presents rome superclub
FAILE
FAILE
faile



NUR ZU






FAILE
faile


MEA# 067-00-M
Lufthansa
Faile
vanit y
Faile
vanit y
BAST
BAST
BAST
BAST
HELLO
Faile
vanit y
Faile
vanit y


Faile
Faile
Faile
Faile


aile
FAIL


MEA# 067-00-M
Lufthansa
MEA# 067-00-M
Lufthansa



涂鸦词汇表

3D: 立体字风格，由涂鸦艺术家 Phase 2 最先使用

All City: 将你的涂鸦画在城市各处。在纽约专门指把涂鸦喷到城市的主要地铁线

Back to Back: 一个同样的图案被反复喷绘在墙的正反面，直到覆盖住整个墙面

Battle: 集体的涂鸦行动，涂鸦艺术家或者团队之间的涂鸦竞赛

Beef: 争议

Bite: 抄袭其他涂鸦者的视觉特色或制作风格

To Bomb: 大量制作涂鸦

Bone out: 离开

Buff: 清除和销毁涂鸦，也有用于形容当有另一个图案覆盖过前一个涂鸦的情况

Burn: 打击或击败竞争者

Caps (Fat, skinny or German thin): 可替换的喷嘴，用于控制喷涂的粗细效果

Crew: 形容涂鸦团队。一般说来，一人行动的涂鸦行为是比较孤单和危险的，因此有些涂鸦者组成团队，彼此帮助或一起出去喷制涂鸦作品

Def: 很棒

Fade: 混合一种以上的颜色

Gang: 帮派，团队，或者共享意见和资源、拥有共同目的的群体

Gangsta: 非常棒

Going over: 当一个涂鸦者将自己的图像覆盖过另一个人的时候

Graffiti: 涂鸦

Hip-pop: 一种流行音乐风格，最初以黑人说唱风格为主，如今又融合了电子和迷幻风格，有极强的节奏感

Hit: 去写，去画

King: 最牛的涂鸦画家

Mad: 疯

Mural: 壁画

New School: 粗略的说法指1984年后的现代涂鸦风格

Old School: 粗略的说法指1984年之前的涂鸦风格

Outline / Sketch: 手稿画本上的图案，通常是指在执行真正的喷绘动作之前的草稿

Piece Book / Black Book / Writerís Bible: 涂鸦者的手稿画本

Slash: 在别人的涂鸦上绘制涂鸦，将原作品污损或覆盖

Sgraffiti: 另一种涂鸦手法

Stencils: 一种非常古老的图象复制方法，利用图像和文字来传递信息

Style Wars: Henry Chalfant and Tony Silver 所拍摄的 Hip-pop 纪录片的名称，也可以用来形容涂鸦者彼此竞赛、一争高下的状况

Tag: 现代涂鸦的最基本形态，可以是用喷漆或者马可笔书写的涂鸦者的签名或者代号

Top to Bottom: 整个物件从头到尾被涂鸦覆盖住，比如整面墙，或者整部车

Toy: 技术和经验还未成熟的涂鸦者

Writer: 涂鸦者


DRINK
ME
DRINK
ME
What do you
have to say?
to wish
DRINK
ME
HEHE
BECAUSE

